

文 學 叢 刊

恨 憎

端 木 蕪 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憎恨

端木蕻良

定價十元五角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五集
第十六冊

夢之名	蕭乾	長篇	草原上	劉白羽	短篇
砂丁	巴金	中篇	兒童節	羅洪	短篇
憎恨	端木蕻良	短篇	十月十五日	蕭軍	短篇
苦難	沙汀	短篇	竹刀	陸蠡	散文
牛車上	蕭紅	短篇	刻意集	何其芳	雜集
生人妻	羅淑	短篇	原野	曹禺	劇本
野鳥集	師陀	短篇	無題草	曹葆華	詩集
鹽的故事	蹇先艾	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一十七年八月四版

目 錄

鷺鷥湖的憂鬱·····	一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糧米粥·····	二一
遙遠的風砂·····	四三
萬歲錢·····	七五
雪夜·····	八九
吞蛇兒·····	一一一
渾河的急流·····	一二七
鄉愁·····	一七五
憎恨·····	二三三

被撞破了的臉孔……………二六七

後記

鶯鷺湖的憂鬱

一輪紅澄澄的月亮，像哭腫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輝的銅色的霧裏。這霧便熱鬱的閃着赤光，彷彿是透明的塵土，昏眩的籠在湖面。

一羣鷺鷥，伸長了頸，刷刷的打着翅膀，繞着田塍邊的灌木飛過，大氣裏又轉爲沉寂，便是閃着翠藍色綠玉樣小腦袋的「過天青」。白天不住的攤開不倦的翅，在水面上來來去去的打胡旋，現在也不見了。祇有紅色的水蠅，還貼在溼霉腐亂的土皮上，發出嗡嗡的聲音來……有兩個人在湖邊上。

一個個兒高高的，露着一付闊肩膀，跪下來在湖邊上開始鋪蓆子。那一個小一點兒的瘦瘦的，抱着一棵紅纓紮槍，在旁立定了向遠看，好像要在遠遠的混濁裏，發現出邊界來。

「這天氣怎麼怎樣的霉……」他微微的附加着一口嘆息。

那一個並沒打理，鋪好蓆子，把兩手抱住膝頭，身子微撼了一下，抬着頸頸來望着月亮。

「快十五了，咱們今天不在窩棚睡了，咱們在這裏打地鋪，也好看月亮。」

「這月亮狠忒忒的紅！」

「主災嘍！」

「人家說也主兵呢。」

「唔。」

兩個人都暫時靜默，湖對邊瀾漫過一陣白森森的浮氣來。在深谷裏，破稀疏疏的小紫楊圍着的小土邱上，閃動着一道游盪的燈光，鬼火似的一刻兒又不見了。

「小心罷，說不定今天晚上有「偷青」的呢，警察點，我的鼻子開得出來。」大個兒一點的說。

「那有什麼，嚇跑了就完了罷，那天沒有。」

「不成，今天得給他一頓好揍，快八月十五了呢。」

那一個諷的，「燒餅」也當不得月餅呵。」

「誰說的，至少也痛快痛快手。」

「……………」

小一點的那瘦瘦的，放倒了紅纓紮槍，脫下了腳下的濕鞋，湊到席面上來。「霧

● 與「偷青」對待的，是「看青」。東北的看青制是這樣的。有兩種：一種是，一些年老或無力的

「開工」志願的爲某一區內看守青苗，秋收之後則到區內各家討料爲酬。另一種是大地主

自家僱用看青的，因爲地面太寬，防範的制度，就不能不周密起來，不過大都是由「半工」或

年青的「長工」兼差的。而一般小農自耕農，因爲地面小，容易照顧，而且偷青的人對於他們

的命運，如有同感，所以看青的事，倒反而少了。

更大了。」口中喃喃的說，心裏像蘊着一種無名目的恐怖，在暗中沒有排解的雲閃着一雙沉淵的眼睛。

這時月亮已經升起來了，一切的物象都清晰的漸漸的化作灰塵和把握不迭的虛無。暗影在每個物什的空隙偷減着，凝視着人。那棵夜神樣的大紫楊，披下來的黑影，比樹身的體積似乎大了一倍，窒息的鋪在水面上。一塊出水尖石，在巨蔭裏蒼霉的發白。全湖面浸淫着一道無端的絕望的悲感。

「來寶哥，你今年多大了？」小的問着。

「二十三了，不小嘍。」那一個一團稚氣的答。

「我今年十六，媽說我明年就不拿「半拉子」錢了……。」

「你呀，你還是少作一點兒罷，別心貪，這年頭兒啥年頭，你身子股兒軟，累出癆病脖子一輩的事。」

「可是怎辦呢，爹老了，去年討了三副力母丸也不見好……我要講年造一年

賺一百呢就活變開了。」

「你得講得出去呢，不用說你，就我哋，這年頭兒沒有人要，誰家敢說出一百塊錢要人，到上秋糧食打出一百塊錢了嗎？……何況你又瘦瘦的……。」

「我勤儉點呵，多出點活呵。」

「哎，就別管明兒個，「到那河，脫那兒鞋」……呢，可是偷了來酒來了，你喝嗎？好酒呢！」他從褲腰底下掏摩了半天，掏出一隻「酒閉」來，又是一捲兒乾豆腐。

小的寂寞的搖了搖頭，看着他吃着。

「可是，瑪瑙，我忘記告訴了你，就要好了呢，聽說小×到×京合作去了，就要出兵了，這回是真的，不是騙傻子了，說是給義勇軍下了密令，從鞋底帶來的，所以一過關，現在身上都不檢察了，就檢察鞋底，說是讓義勇軍們先幹……。」

「來寶哥，咱們也當義勇軍去好不好？」

「那還用說，到那時誰都得去，不是中國人嗎？」

瘦一點兒的瑪瑙沉在沉思裏。

「那時我們就有地了嗎？」

「地還是歸地主的，可是糧食值錢了，人有人要了呵！」

「我都知道——」瑪瑙又嘆息，「咱們沒好，咱們不會好的！」

「你媽要給你娶媳婦了嗎？」來寶沒頭沒腦的插進來。

瑪瑙紅了紅臉沒作聲。

「你吃乾豆腐吧，我吃不了……娶個媳婦，好像買一條牲口，你爹也好「交邊」

了，享享福，剛才我在湖邊兒看見了他，哎，駝的兩頭都扣一頭了。」

「可是娶媳婦也得錢哪，我媽給兩塊布，那邊不答應，說這年頭女的值錢，要不
是從小訂的，現在都想不給了。」

「噠，這年頭，他媽糊塗，兵荒馬亂，大姑娘放在家……哼，你吃乾豆腐呵，我吃不
了。」

「我爹每天晚上咳嗽，半夜媽還得起來燒遍水，得用熱水往下壓呀……」

「哎……咱們睡吧，半夜還得起來打偷青的呢。」

來寶把兩隻紮槍放在兩人中間，便掀開一雙破棉絮來蓋了。「你不睡嗎？」來寶伸出腦袋來問。

瘦瘦的默默的不作聲，扯開來棉絮的一角也睡下了。

遠遠的村莊裏，有一下狗叫聲，旋即靜滅。

霧現在已經封合了。另有一道白色的擾混的奶氣似的霧露還一捲一捲的捲起來，繞着前邊的蘆葦，濕冷膩滯的在水面圍成幾乎看不見的水玻璃球。然後又兀自攤成一層黏霧，泛着白氣，漸漸的，又與上層的黃霧同化在一起。透着月光，閃着一廓茫無涯際的空洞洞的光。

「來寶哥，你說出兵，是有八月十五嗎？像殺韃子似的？」

「……………」

「來寶哥，你方才看見我爹了嗎……？」

「……」

「你睡着了嗎……好大覺……」

「……」那邊骨啾啾的翻了個身。

「來寶哥……」

「……」

黑暗裏一雙絕望的眼睛向空無裏張着。

霧更濃了，對面已經看不清人了。

湖邊上的兩個睡得很熟。沿着他們身後是一堆一壟的荳稽，荳葉兒早已生機殆盡，包在荳莢裏邊的荳粒兒也都成熟了，祇靜靜立在那兒，等着人去打割。「荳哥」碰着這樣的月夜，也想不起來叫，因為濕氣太重，薄紗樣的「鏡駁」都滯住了。

乾枯的荳葉，花棧花棧的響了一陣，一會兒又靜下來。

瑪瑙夢中發着嚙語，『不要打我呵……下次再不敢了……呵……不要打我的腰呵……不……』一隻帶着花白的骨針的刺蝟，盲目的在他身邊嗅着，聽見他的嚷聲，使畏縮的逃回地裏去。

荳葉響動聲一刻一刻的大起來了，方才的那隻刺蝟，已經無影無蹤。

終於有割荳稽的聲音沙沙的傳出來。

瑪瑙打個鼻嚏，醒轉來，把耳朵貼在大地上聽着，是鏟刀聲，荳稽倒地聲，放鋪聲，腳步聲……他的眼睛在暗中睜大起來，懷疑的向着月亮看了一眼，大概想看出現在是什麼時光來。

他把手向來寶一推，『有人了！』聲音幾乎低到聽不見，他又推了他一把，來寶騰頭漲臉的坐起來，向他擺手，然後把耳朵貼在地上，『在「抹牛地」那邊！』他狡猾的笑了一笑。『一陣好揍！』

「捉他？」

「捉！一定的，月餅！」

於是兩個人悄手悄脚的爬起，向抹牛地那邊包抄過來。兩人都傻佻着腰，怕讓那偷青賊看見，事先逃逸了。瑪瑙抖抖身子也鑽進叢裏去，心想：『媽的，活該這賊倒霉，大過節的一頓胖揍！』手裏使勁的握住了紅纓紮槍。

霧很沉的，兩個人都不能辨別自己的伙伴兒在那裏，祇有在荳葉的微動裏，覺察出對方來。來寶以純熟的經驗，按照一個直線，到達抹牛地了。他將拳頭抱緊，如同一隻伏在草叢裏等着他的弋獲物走來的猛獅一般，兩眼睜大，略微停一停，向着紅霧裏望去。

瑪瑙心裏十分沉陰，看着混沌的霧氣，像一塊鬱結的血餅樣的向自己擲來，不由的心頭一陣冷悸……

忽的『噢~~~~』一聲慘叫，一件東西沉重的跌倒了，來寶早已和那人扭在一

起。

「老東西，這是你家的！」來寶氣喘噓噓的一邊揪打着一邊罵着。「這回老雜毛，你再叫！」他死命的揪住那偷青賊的頸子。

「爹爹！爹爹！」瑪瑙一陣狂喊也撲滾在地上的兩人身去。

來寶怔了一怔，揩着眼睛，「呵……。」

躺在地上的老人，臉上罩着一層灰白色的慘霧，喉嚨破痰擁塞着，很粗魯的喘氣。臉上有一道污血涔涔的淌下來。

兩個青年都失措的不知道怎麼辦是好。

老人用仇視的眼光狠毒的望着他們，掙扎的站起來。雖然他的腰是駝到無可再駝了，但還可以斷定年青時他定是一個頑固而強健的農夫，至少三十年前他也是個「頭把刀」的「打頭的」。

「馬老爺，馬老爺……，」來寶吶吶的嘴裏不知道說些個什麼。

老人向前一跳，拾起來地上的鐮刀和一條麻繩，回頭用眼向他們咒視了一下，便一高一低的走了。

兩個默默的走回湖邊來。

「你睡吧，我不要睡了。」來寶生氣的說，他又抱起了膝頭。

「你看不起我爹吽？」

「胡說，你睡吧！」寬寬的肩膀動了一下。

「我……我不成喚，我要掙的多呢……」

「你掙得多又怎樣呢，能使窮人都好了嗎……？」來寶輕藐的用鼻子哼他。

「爹……咳，老了！」

「老老頭子成呢！」

「成？」

『那當然！』來寶又咕噥着說了一些什麼。

瑪瑙憂鬱的倒在席上，一種無極的哀愴淹沒了他。疲憊的腦筋開始有點麻痺，他覺着一切自主的有機的力量都從身上失去，凡是有生命的都統統失去。眼前祇是一片荒涼的所在，沒有希望，沒有拯救，從脹痛的嗚嗚的耳鳴裏，祇傳出一聲纏綿不斷的絕望的慘叫。

輾轉一會的工夫，他便破精神的疲倦，帶入一道無比的傷痛與睡眠混和的深淵裏，昏暈沉渾的失去了知覺。

一覺醒來他又聽見有人低語聲，似乎離得很遠。他想又來偷青的了，來寶不是沒有睡嗎，難道可憐的爹又回來了……？他連忙的清醒過來……來寶已經不在他身邊了。

月亮像一個炙熱的火球，微微的動盪，在西邊的天幕上。大概距離早晨已經不太遠了……遠方有鬼魂雞雞聲在叫着。

『來罷，小夥子……害羞嗎……來……』

瑪瑙聽不出聲音在那邊來的。

『你打我好，打我的奶子好了……哎唷，小畜牲！一會兒你就知道我的好處了……來罷，那邊……』

瑪瑙茫然的不能索解，祇是下意識的襲來一般羞辱與不可知的恐怖。而方才不久聽到的那同樣的鐮刀聲，荳稽倒地聲，放鋪聲，脚步聲……同樣的急切，同樣的煩躁，又在不遠的地頭上出現了。瑪瑙的驚懼是可以想見的，他想只要是來寶在這裏就好。他乍着膽子，手裏本能的捏住了紅纓紮槍，衝着割刈聲傳來的方向趕去。

他生手生脚的，心頭忐忑的跳着，幻想出前面是一個絡腮鬍子的大漢子，舉起閃電樣的鐮刀，照準自己的頭頂劈來，他幾乎叫出。這時他想退回去找來寶，可是來寶已經不見了，後邊也是一片黑魘魘黃騰騰的空虛……。

『誰！』瑪瑙向前大嚇一聲，聲音裏抑不住有點顫抖。他這叫聲與其說是要嚇

退對面的敵人，還不如說是想提高自己的膽子。

當前一個孱弱的小姑娘嚇得倒退了起來，一手舉着鐮刀。

『你還不快跑，你偷青……呵！』瑪瑙看清了他的對手是個發抖的小野獸似的小人物，他突的壯起了膽子，祇是奇怪她爲什麼還不快跑。

『你這點小東西，就敢偷……！』

『我媽——媽不是和——你說好了嗎……？』伊很怕，瑟縮在一團，還舉着鐮刀，話語說出來一個字一個字都在沉悶的熱鬱裏塞住了……

瑪瑙不知是爲了自己的好奇，還是爲了使可憐的對方破除駭怕，聲音不由的緩和下來。

『你媽——是誰呢？』

『我媽，你你沒見着嗎？』那小女孩全體抖着，又復陷入一種遽烈的拘攣裏，伊以爲一切都完了，她媽沒有和他講好……。

「呃……我們是兩個人，你媽也許跟那個人講好……喂喂，你不要怕，我不知道，我睡覺了……。」

小女孩惶悚的小雞樣的向他疑惑的看了一眼，把舉起來的鐮刀遲鈍的放下來。

瑪瑙心裏出奇的難受，他很想哭起來。

小女孩機械的又轉過身去割起荳莢來了，戒備的用眼光在眼角上向這男人溜着。

「你有爹嗎？」瑪瑙昏亂的問着她，不知應該如何來應付他的小賊。

女孩兒搖搖頭，依然吃力的割着。她的小手握着那荳莢是那樣的費勁，那樣遲慢，一刀一刀不自然的割着。

「有爺爺嗎？」

「爺爺咳嗽呢，爺爺說他就要死了。」

「咳嗽！」

「唔，到晚上就厲害。」

「你媽晚上起來給燒水嗎？」

「燒水？」

「呵，燒水，壓咳嗽。」

「不，我媽沒工夫。」

「你媽幹啥忙呵？」

「偷荳稽啊。」

「要不偷荳稽呢？」

「也忙。」小女孩輕輕的呼出一口氣來。大概她是嘆息着自己的無力，她割了那麼半天，還不夠個大人一刀揮下來的那麼多。可是她還是毫不倦怠的割着，好像割着就是她的生命裏的一切。

『你媽現在在那裏呀？』瑪瑙陷入不解的懊惱裏。

小女孩全身微微的一震，在嗓子裏嗚嚕着。『我不知道。』

『那你怎敢一個人來偷呢？』

『我媽說，她一咳嗽，我就割，那就是她說好了……』

『唔……你媽……』他沉吟的落在思索裏。『你不害怕嗎，這混鑼鑼的天，對

面不見影兒……』

『……』她回過頭來看他一下，眼睛裏閃着黑光，全身都更縮小了一點。

『你有哥哥嗎？』

女孩兒悲慘的搖了一下頭。

『弟……？』

女孩無聲嘆息着。

瑪瑙回四外無告的望了一眼，月亮已經西沉了，白茫茫的大霧帶着刺鼻的澀

臭，慢慢的攥成棉氈，爲着破曉的冷氣的漫延，開始凝結起來。大的分子黏和着小的分子，成爲雛形的露珠，向下降了。遠遠的蘆葦，深谷，大樹，朦朧裏現出粗拙的無定色的龐大的塊和紊亂的不安的線條。鷄聲又叫了，宛然是一隻冤死的孤魂無力的呼喊……

小女孩手出血了，在衣上擦着，又彎下身來割。

「你有家嗎……」

「唉……」小女孩挺挺腰，喘口氣，她的肋骨完全痠痛，一根一根的，要在她的小小的胸脯上裂開彈去。「求求你，你不要問我說話了……」她恐懼的向後偷看一眼，想辨明是否因這話而得罪了他。「我割的太少了……我媽就要來了……該打我了……」最後的理由她吞吐的說出。此刻伊完全爲恐怖所佔有……。

瑪瑙無神的俯下身來，拾起落在地上的紅纓紮槍，木然的向後退去……心頭像鉛塊一樣的沉重。

霧的浪潮，一片閃都都的蠻人死命的毒氣似的，在悽慘的大地上浮着，包育着濁熱，惡瘴，動盪不停。上面已經稀薄，顯出無比的曠敞，空無所有。

月還是紅幢幢的，可是已經透着萎靡的蒼白。

他一個人踉蹌的向前走着，脚下不知踏着什麼東西……走出約有二十步的光景，他又頓然停住了，然後大步的轉回來……

小女孩看他走過來，觸電樣的向後一退神經質的辯訴着。『我割的不多呀，我割的不多呀，我……再讓我割一點吧……我媽就要來了呵……』

瑪瑙一聲不響的從她手裏將鐮刀莽插的奪下來，替她割着。

遠遠的雞聲憤怒的叫着，天就要破曉了。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粱米粥

百哀圖之一

蒼青盤裏閃着紅盈盈的油光，高粱米粥的熱氣向上不住的繞旋，有一股關東草原所特產的香氣透出……小弟弟的小眼珠鼓溜溜的注視在熱氣的花紋上，覺着非常有趣。

……爺爺用右手拿起了筷子，平端着舉過額頭，用左手的食指中指儀式的向筷子的另一端微微一撫，眼光略略一閉，使推開盤，不吃了。

爺爺不吃飯了。

大孩子向小弟弟拱嘴。

小弟弟接到了暗示，便提出了好奇的詢問。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粱米粥……瞪着小眼睛等着哥哥的解答。

哥哥猶疑了一下，便淡淡的搖搖頭。

不知道。

小孩子生氣了，埋怨哥哥的呆笨，恨不得自己馬上長成哥哥那般大，好對這個變異，發出充分的理解……哥哥似乎一點也不努力去求理解，他雖然今年才九歲，但對什麼都如同已經看慣了似的，對一切都缺乏一點兒應有的興趣……對祖父也好像不吃就不吃啗……不再去想了。

比哥哥小了三歲的小弟弟立刻感到孤獨，竭力的作出想而不能想通的十分吃力的樣子。以激發哥哥的同情，使哥哥爲了滿足小弟弟求知的願望，而決心的去搜尋出一個滿意的結論來。

但是……不，哥哥是毫無表情的樣子在那兒坐着，而且準備吃粥了。

小弟弟失去了援助的小眼睛一會兒向爺爺望望，一會兒向哥哥望望。

爺爺的牙口是好的，而且爺爺還說，能讓吃一輩子老高粱米子兒，也就心滿意足了……爲什麼現在爺爺不吃了呢？……有病了嗎？爺爺大清早起，還到甸子上溜躑好半天呢，說是散散濁氣，回來和媽媽好好的說話，沒有什麼病的樣子呀……小的心不能想通了，使滴溜溜的用眼珠兒望着，想在某個機會裏找尋出缺罅來。

媽媽擦着手進來，小弟弟果然在不斷的偵察中發現了母親眼圈兒的揉紅來……媽媽一定哭了。倘若昨天晚上不睡得那樣沉，一定會偷聽出媽媽爲什麼飲着聲哭泣來，該多好……由於這些早熟的知欲的牽扯，他突然的對於目前的高粱米粥熱騰騰的香氣，也失去了興味，不自覺的吃得不起勁了。

媽媽發現了，爺爺盤裏的粥完全沒有動筷，臉上一紅，便偏促的抱歉起來。

爹，嫌惡硬嗎？……我再熬熬去來。自己也許找胡塗到沒嚙生熟就掏出來了……伊的心情的確有點慌忽……

爺爺靜靜的分辯着，母親已將一部分預備給老人吃的粥端到外屋去了。

小弟弟爲了證實媽媽話裏的正確性，開始仔細的咀嚼起來，又軟又香甜，還是媽媽熬的出色的好粥。……但是，爺爺爲什麼不吃呢？看樣子，就是媽媽也沒有能知道，於是便不再向哥哥身上作打算了，低下頭來悶悶的吃着，從不失落機會的時時向祖父偷看一眼。

「翠兒，你不要燒了，光費柴火，我不想吃了，心口一早起覺着有點兒脹脹的，空也或許好一點兒……」

爺爺向外屋媽媽說明了原因，但偷偷的却在雪白的睫毛底下措着急劇滾出的老淚：：媽媽進來了，爺爺立刻裝出若無其事的微笑。

媽媽似乎有點爲難的樣子，想了一會兒。

「爹，還有點「糊米」，爹，您心口脹，吃點糊米吧，不吃心裏空，到下半年又該心跳了。」

老人堅決的搖着頭。「不，我不想吃了，我今天一天都不想吃了。」

媽媽似乎看明了一件可怕的悲慘，陡然臉上變白了，但又悄悄的恢復了慈和的笑容。

「爹，等會兒吃也好，回頭到馬老師那兒散散心，也就該養好了……糊米是沒傷的。」

「不，你不用養了，我要吃時，我自會告訴的，不要妄費了柴火……」

媽媽不言語了，坐到桌子上吃飯。分明是免強吃着，如同一個病人爲了要求病好，閉着眼睛吞藥似的。她吃了半盤，又虛式的在盆裏盛飯，實際上還是那半盤，小弟看得分明。

媽媽爲什麼也吃不進飯去呢……難道媽媽也心口脹嗎？而且媽媽昨夜裏還哭……爺爺說的也不是真話……他越想越不能明白了……

爺爺竭力保持住一分兒鎮靜，不想動作，不想說話……但就這樣難堪的靜默

也已敗露出他所隱藏的是屬於悲痛的一些什麼了，但小弟弟的小腦袋現在已經弄得熱烘烘的……而且憑他小小的人生經驗，根本也和悲痛離得太遠……。

馬老師來了，媽媽迎出去問好。

「老師用過飯沒有，在這裏吃一點吧，陪爺爺說話……。」

「剛剛用過，剛剛用過，好香的飯香，真香……我剛剛用過，剛剛用過……你們飯吃得這麼早……。」

媽媽忙着預備盥筷，一看桌上沒有菜，祇有一盤鹹鹽豆，不由的一陣心酸，當着客人面前吃鹹鹽豆，還要請客人吃鹹鹽豆，算什麼呢……伊想起醬缸裏還有兩條醬瓜子……伊逢了救星……臉上的紅雲漸漸的落下來……青春要強的心又鼓起來了……。

「我剛剛用過……這飯，好粥好粥，透亮 Bair 似的……所謂新熟麥飯滿村香者，此之謂乎……老爺子，你……唉，有福氣，百善孝為先呵……老年人有啥盼望，

就是一個孝順，一呼百諾，唉，老年人……你老這樣嫩的粥，今天早起吃幾盃……」
他說着向那紅氈氈的粥斜睨了一眼。

老人露出腼腆的苦笑，不願人家知道他內心虔潔的祕密。

「我想至少也能吃三盃，三盃，你真的吃三盃？」馬老師瞅着老人，又打量着他眼前盛得的沒有動筷的粥，非常豔羨，很有些躍躍欲試的樣子。

可惜沒有老人家的邀請，不好下箸，於是頗有些憤憤了。

「我剛剛用過，剛剛用過……可是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唉，唉，你一定不會知道的……這也難怪，第一、不懂得陽曆，第二、唉，沒讀過書，讀書是第一要緊事，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惟有讀書高！」馬老師一唱三嘆的發出議論來，然後又用考學童的口吻問道：「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唉，實在說，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其奈衆生渾渾噩噩，何衆生皆醉我獨醒，苦哉，苦哉……居然忘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唉，真是……」

小的孩子神經質的透出喜悅，希望祖父趕快的回答，能夠多快就多快，因為這樣這一個謎底立刻就被揭破了，於是警戒的用小腳向哥哥暗地碰了一下。

留意啊，爺爺就要說了，爲什麼。

大孩子，才九歲，就學會了對於萬事萬物的灰心，還不在意的低着頭吃粥。

小弟弟眼巴巴的望着爺爺，期待着。

馬老師不客氣的在老人的臉上畫着問號？？？

「你知道？」

祖父把眼睛沉沉的一閉，似乎想把熱湧的眼淚固執的逼回去，然後透出一個苦笑。

「我怎能忘記呢……孩子們的爹是那一天死的，翠兒的丈夫是那一天死的，我的獨生的兒子是那一天死的！」

小弟弟想怎麼會死了這許多。

祖父黯然的點一點頭，然後無氣力的說：『我怎能忘記呢，我們那一天失去了土地，那一天作了亡國奴，那一天沒有飯吃……鐵兒要死在北大營，如今，五年了，憑他的手藝，技正總可以熬得上的吧，那一天，北大營的兵退了，兵工廠的工人，破日本佔了之後，一個也沒留，連尸首都找不着……我能忘記嗎？到我，唉……到我死了之後，作鬼也休想忘記啊……我怎能不知道呢……』

馬老師從脚指到髮梢都充滿了慚愧，多麼沉痛莊嚴的感情呵……他很想夾着尾巴逃跑。

但是翠兒進來了，手裏端着一盤切得精細的醬瓜子。

爺爺趕忙不言語了，嘴角上歸攏起勸客的微笑。

媳婦在旁也幫着說：『馬老師，吃一點醬瓜子下飯吧，那豆子老師是吃不得的』

『……』
『豆子也是一樣吃的，……俎豆馨香……難得你這樣賢慧，我剛剛用過，剛剛』

用過。」

「老師吃一點，陪着爺爺吃一點，爺爺今早……。」

「爺爺，一清早就吃了三盃大粥，真是，唉……。」馬老師搶着接了下來。「難得你這樣賢慧，熬得這樣好粥，我總得嚐一嚐，可惜我剛剛用過，剛剛用過。」

「老師，總得嚐一嚐，他們年青人好勝，老師不是外人……又有醬瓜子……。」老人也勸。

「那樣？那麼……唔。」

於是盃筷齊鳴了，不是喝粥，是粥自身向喉嚨裏流了。一盃，再來一盃……。

「也得湊上老爺子的數才對，年青人不能比年老人吃的少了……唉，唉。這粥真香，我好多日子沒有吃過這樣的好粥了。」粥下到空肚子裏又充實又溫暖，於是馬老師的議論風生了。「……唉，實際上，九一八，我們亡省奴，你知道，從前，在周朝，你不知道，哎，這就是不讀書人的苦楚，有個伯夷，叔齊，他倆因為讓天下跑到周，後來

武王伐紂，他們覺得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所以立志不食周粟，你想想，多麼高潔，當今天下可有一個伯夷，叔齊……其實，我們亡省奴，就應該不食周粟！不吃高粱米粥！」

老人像挨了暗箭似的，癱攣了一下。

「不食周粟，有幾個！」

「……………」

「沒有。」

又稀拉糊拉喝粥。「不食周粟，現在天下也是以暴易暴，而且明知其非而故爲之，而我怎樣，而我還是吃高粱米粥，而且已經喝了三盃，鐵兒媳婦再給我盛一盃。」

小弟弟聽了半天的鬼話，現在才知道也和吃高粱米粥有關，便瞪起小眼睛，仔細聽下去……分明是不吃高粱米粥，爲什麼還吃高粱米粥呢？

「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事變之前我還館幾個學生，一分束修總算夠我吃穿了，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可是，事變之後，就因爲我不肯傳王道，我……你

想想，我總算是大成至聖先師的門徒啊……我能作夷狄的走狗嗎？倭奴，倭小西，倭奴！

馬老師現在像啜酒似的啜着粥，肚子漲得鼓鼓的。「道不行，乘槎浮於海，古之人也，現在海也在日本人手裏了，什麼大連丸，青島丸的，在海面上擺滿了，還有軍艦，有什麼辦法呢……賤內叫我隨和一點吧，隨便胡縐幾句也就罷了……可是一個是倭奴，一個是韃虜……我，我總算是大成至聖先師的門徒啊，這一領青衫怎能辱沒先人呢……咳咳……吾其爲東周乎……」馬老師眼睛不由得溼潤起來，然後哀然的念着。「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他覺着這句子裏，有血，有淚，有骨氣，他每念到這裏都不禁的愴然泣下……

他夢魘似的喃喃着。「南望……南京，唉，南京……又一年！」於是一點動作和聲音都沒有了。粥的暖氣和充實已經通過了他的全身。在長久的飢餓被飽食趕跑了的當兒，人們照例的是襲來一陣疲倦的。馬老師輕適的舒展了一下身子，爲了做

惜了八股文章，前後呼應的習慣，不暇細思的，就向前回應了一筆。

『唉，唉，我剛剛用過，剛剛用過，又吃了這些，實在是粥……太香了的原故，嘿，嘿，剛剛用過……』

這個不太細膩的「轉承」使爺爺感到一種痛心的哀憫，他想大米箱裏還有八升米，回頭叫翠兒送給老師三升去吧……老人不敢再想了，這三升米他吃完了，或者這五升米我們吃完了呢……他不去想了……這些都是永遠得不着結論的問題……

小弟弟現在越發胡塗了，哥哥根本就沒有去聽，他祇夢游病患者似的呆坐着。小弟弟想，爲什麼爺爺又記起死了一大堆的人呢，這和不吃高粱米粥離得多麼遠哪……

媽媽過來收拾桌子，看着爺爺的粥也嘴唇都沒沾，便說『爺爺還想吃嗎……』
連忙又吞住了。因爲伊似乎覺察出爺爺不願讓任何人知道他的祕密，而況馬老師

還口口聲聲的認定爺爺吃過三大盃了呢……。

『都檢下去！』爺爺嚴厲的說。

媽媽把盃筷都拾到外屋去了。

『你想想！』祖父又悽然的向外屋窺視了一眼，才悄聲的對着馬老師說。『兒子死了五年了，翠兒還一心守着，我祇拿他當自己女兒看待，所以叫翠兒，好免去呼喚鐵兒的名字，引起傷心……可是，孩子們這樣小，我又朝不保夕，我看頭髮全白了……這結局該多麼淒涼呵……』爺爺又向會「學舌」的小弟弟看了一眼，斷定這番話他會對媽媽去講的，便不再想說了。

『唉唉……』馬老師同情的咳嗽着，然後擡起激怒的眼睛將拳頭向桌上一擊。『唉，南望王師又一年！』

於是昂起的頭顱漸漸的沉下去。『夫伯夷，叔齊，不過是迂儒之行也，然而也是一大叛逆，而今普天下，求一伯夷，叔齊，亦不可得，可不哀哉！』他的頭垂的更沉了，聲

音也變成了虛幻。

爺爺剛剛遺忘的，現在又被他提起了。他懷着一個渺小的偷兒在聽人家講述汪洋大盜的心情一樣。一邊懷着不可告人的恐懼，一邊又激動着對於和自己有相同的命運的大人物的好奇的理解。終於後者戰勝了前者，他怯怯的問道：

『伯夷？叔齊？後來……怎樣了呢？』

馬老師向他不解的看了一眼。

『後來……唔，餓死了……！』

就好像一個大烙鐵，致命的一擊打在爺爺的頭上，爺爺掙扎了老半天，才免強的坐住，他微微的睜開眼睛看看，眼前還是一片黑，混着惡濁的企星。

耳朵嗡嗡的，聽着馬老師自言自語的說着。

『不食周粟，不食周粟，可是想食周粟亦不可得，噢……統統餓死，統統餓死，大
小孩芽，統統餓死！』

屋裏靜止在梗塞中。

「……………」

「據說關裏的學生，在這一天都一律吃高粱米……唉，我們則無高粱米可吃，真是一個苦嘲呵，他們有的嫌惡高粱米太粗太硬，不能下嚥，那天不吃東西，等明天早起四點鐘就爬起來到菜館去吃大菜，這叫什麼，叫絕食救國！叫絕食救國！你絕過食救國嗎？」馬老師仰起頭來問。

老人挨了一針似的，向後退縮的坐了一坐。

「唉，」馬老師苦笑了一下。「從此之後，你不絕食也不成了……老爺子，實不相瞞，我就絕食三大了，今天到你老這裏才算吃了一頓飽飯……老爺子，我們沒有伯夷、叔齊的志氣的人，也得有伯夷、叔齊的行徑了……」馬老師在喉嚨裏嗚咽着了。

小弟弟聽到了這便擡起了鼓溜溜的一對小黑眼珠說：「爺爺今天早起也

沒有吃一點粥！

爺爺怒目的注視着他制止着，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馬老師惶惑的擡起眼來疑問的問着。

『真的？』

『唉，小孩子，唉，那裏，那裏——』

馬老師木然的無語了。

『難得你——』

老人沉在沉思裏。

老半天的，他才懇切的祈問着。

『是在死人的忌日，陽間人分內不動的東西，他可以得到嗎？唉……上供，燒

紙，我知道都是白扯！』

馬老師愚昧的看他一眼，茫然的答道。

「也許吧。」

老人的臉上立刻浮出一層勝利的光輝，慰撫的笑了。

小弟弟頗爲失望，聽他們談了半天，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粱米粥？依然沒有得到解答，於是懶懶的拉了哥哥一下。

我們玩去吧。

哥哥順從的跟他走出。

「你聽他們說的什麼嗎？」

「沒聽見。」哥哥說。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粱米粥呢？」

「唔……我想是東洋人在米裏邊下了毒藥，爺爺怕藥死，人家說連井裏都拋了毒藥了呢！」

「那麼我們吃了粥的不都藥死了嗎？」

「那還用說。」

「哥哥，我不想死！」

「哼，你逃得出去嗎？早晚我們也得死在日本人的手裏，爹爹就是的。」

「哥哥，我們也有爹嗎？」

「你沒爹，是石頭疙疽崩的，爹爹死在日本人的手裏。我們將來也得死在日本

人的手裏。」

「哥哥，我不情願……」

「可是怎能逃得出去呢……」

「一定死哥哥？」

「唔……」

小弟弟的一對明澈的小眼珠裏，瀰漫出求救的熱淚來。

「哥哥……」

哥哥無理解的玩着泥土。

他淡淡的說。

「這是我們的土，可是……。」

「哥哥，我怕，找找媽媽去……。」

他急速的踏進黑忽忽的外屋地下，便聽見一股奇異的抽噎聲，由於小孩子的神秘的誇張，他的害怕便擴大了。他幾乎要叫出。

等到他辨認出抽噎的是媽媽時，他便一縱身，撲在媽媽的身上，大聲的號啕起來了。

媽媽問是不是哥哥欺負他了，他也不答。

媽媽問是狗咬了，他也不答。

終於哭倦了在媽媽的懷裏睡着了。

在夢中他悚然的一跳，睜開小眼睛，問道：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粱米粥？」然後又睡着了。

有兩顆大的淚水從媽媽的眼上落到他的小頰上，和他的細小的淚匯合在一起，向下流去。

「統統餓死。想吃也吃不成的，想吃也吃不成的！」裏屋傳出馬老師激怒的聲
音。

註 爲紀念「九一八」五週年而作。

遙遠的風砂

在三月梢，已是幸福的春之尾了。而在卓索圖盟，春風還藏在從西伯利亞吹來的狂飈的後面。

這裏沒有櫻桃園溼潤的香氣，也沒有「溜鳥」的嘹亮迷人的調子。有的是蒙古包放馬聲——長鞭連落的脆響，迴音由山谷中傳來。游龍似的馬的突唇聲「嗷，嗷……噢，噢，噢……」遠過來的人，也許不承認這是馬聲。以為是荒原裏一種奇異的野獸。馬怎會叫出「噢，噢，噢」的聲音來呢？——實際上這就是出名的「馬嘯」。當它突突的扑戰着，反抗鞭打的時候，在月夜，清風裏，用前蹄踩着槽前的泥土，想起從前的戀人的時候。

說馬嘯是塞外唯一的聲音，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原野裏的鷹，是有着鸞一般

的高傲的，不會學麻雀鷹子，灰鷹，青鷹，……那樣小家子氣，一捕獲了食物，就唧唧喳喳的叫的。它永遠是悠閒的，在藍天裏浮着，像一個神祕的巫婆，默唸着咒語在兜圈子，像一片寂寞的雲片。

黃羊子在塞外是精巧的造物。嬌的小腿，如同孌孌欲折的竹節。豎起薄薄的小圓耳朵，常向遠方去聽。它是神經質的，而且受不到保護，有一早兒風聲草動，就祇好拿起腿來便跑。伊的速率是可驚的，轉瞬之間，依然是砂嶺，遠山，古道，成羣的黃羊子早已不見了……遠遠的天，飄來寥落的風響……

這就是我們這一行人長征中的伴侶。

還有羽毛和土色一樣的不十分美麗的「百靈」和它同屬的頭頂上鼓起一座英雄頂的「鵝兒翎」，在大地上淒淒的叫着。不要幻想它們能唱出在鳥市上金絲籠的家族那樣婉好的歌聲。不會的，在這愁苦飢餓的荒原上它們不會的。它們吱吱啾啾的，看見馬隊過來，也不怎樣想飛，好像長久沒有遇見生人似的。

這就是我們在大寒中，唯一向我們招呼的親人。

我們是昨天一早帶着月亮出發的，昨天在鄭家窰子吃了一頓「莜麥」麵，我特意多吃了一點，現在肚裏隱隱的還有點兒絞痛。今天一天沒「打尖」，現在天色要晚了，在頭頂上盤桓的鷹也忽扇忽扇的回家了。我們還在鞭着馬跑，不知今夜宿在何處！

突然有人宣布。

『路走錯了！』

全身都有點頹唐，忽冷，拔飢，風，砂，涉水，爬山……所爲何來，爲的是走錯路？

馬「肚帶」又鬆了，下了馬緊了一緊，實在不能再緊了。否則不但在感情上對不起我的拳毛蘆花，而且在養馬的經驗上講，要再緊着也成該「殘」了。不過狼狠心，又緊進了一寸，我輕輕的拍着它的頸頸，我的馬，從我用了不十分名譽的手段把它得到手之後，我們的命運便匯合在一起。它向天悲憤的長嘯了一下，用前蹄踩着

砂石，砂子在我的鞋子上打滾。

雙尾蠍翻身躍下馬來，默默的勘察地面，想尋出趕前車腳印。那裏有什麼腳印，連牧羊的糞都沒有，要發現了牧羊的糞，也是令人快慰的事情，總會斷定離開人家不太遠，至少也有羊圈子好走進。

他看了看前邊的山峽。

首先發現走錯路的賈宜就說：

「前邊是山澗，我們走的是流水溝！」

這真叫人懊喪，雙尾蠍領的路。『我石他「豬皮膠」的臉色，就獻不出「番工寶」來，果然不差，他也認清鳥路！』煤黑子臉上每個紅疱都掙得豈紅，沙聲對我說，並不怕雙尾蠍聽見。

雙尾蠍沒有聽見——一定是沒有聽見！很安閑的在流水溝上檢起了一塊石頭，用手拂去上邊陳舊的馬糞，把那塊雞卵石上上下下翻了一會兒，上邊的一半都

已剝蝕的有點粗糙，近於風化，底下的部分還非常光潤。他扔了石頭，又在石縫裏，掘了半天。

「他想掘出臭蛤蚧來！」

陳奎告訴我，「要有臭蛤蚧就一定是流水溝無疑了。」

他掘了半天，空無所得，祇檢出一片白貝殼，用黑色的瘦手指一捻就碎成石粉末了。他跨上馬，把屁股欠起，望望前邊的山頭。前邊沒有層巒，非常晴朗，他用鼻子嗅了一嗅，空氣很乾燥，充滿砂土氣。

「走！前邊就是龍門鎖！」他決定的說。

走錯路了！龍門鎖！那有這便宜事，這一個南北極的差別，使人不相信了。

「媽的，你就惦着跳龍門（跳龍門是性交的隱語）了，龍門鎖，龍門鎖在山峽裏，你走過這段路沒有！」煤黑子發音中的山東大蒜味，愈加把他的激恨形容得義憤十足。我們都很同意他。陳奎向我看了一眼，眼光裏充滿了沒把握和疑問。

「兄弟們，趕路要緊，穿過這道山就是。」雙尾蠍平靜的說着，用兩腿把馬輕輕一夾，馬便不耐煩的走了。

煤黑子懶懶的長吁了一口氣，「呵！」把盒子炮拿在手裏，把子彈倒出來，又裝進去，故意扳着槍機扎扎的響。眼裏露出殺機。我心裏一冷，很想警告雙尾蠍不要在前面走，小心遭了他的暗算。

雙尾蠍的小馬喘着白氣，在前邊打頭走。打了一個一前頭。」

兩面都是窄窄的山峽，有小榆樹在盤虬着，因為背風的原故，有時從土縫裏鑽出一棵草芽來，透露了春的姿態。沒有小花，也沒有「草啣嚙」，有的祇是馬蹄得得中的不愉快的沉默。

煤黑子打喇了打喇嗓門，啞着聲唱：

「被麵捲啊大把抓哎噢，

一把捲子一朵花哎啲，

花兒戴在捲子上哎喲喲，

捲子嵌在花中央哎喲喲~~~~~」

他在捏造什麼醜惡的歌詞呀，他在宣洩他可怕的心術！他大嘴向一邊歪着，絡腮的鬍子擾亂了的「麻刀」似的差一點兒掩沒了鼻樑。眼睛細縫着一道縫，眼角那兒繖狀的縐紋，微微的牽動着，牽動着，使他的鼻孔都遽烈的抽動。他的臉非常的不正，微偏，左太陽穴那兒有個大疤，似乎他就用那個疤在看人，疤上顯出紫亮的光。

這傢伙突然的向北笑起來。他用黃板牙嚼着鬍鬚，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嘿，你……嘻嘻。」

他眼中溢漾着非人類的卑劣，臉上淫邪的扭曲着。

我們默默的走着路。

他不是我們這隊的。雙尾蠟才是我們這隊的，並且是我們的隊長。我們的隊長臉上是榮綠色，而液大概也是綠的，身上發青，有人說他是「老棒」（是海洛英棒

的吸食者。但沒有人證明他抽過。又有人說他每天夜裏必定吃一條蠍子才睡得榻實，他身上有「五毒」，蛇見了他就打團。有一次我們在柳罐峪守夜，半夜他起來搥煙火，我說「不成，喂，敵人看見！」他說：「唔，捉住一條蠍子！」使我不相信這神話的人，簡直也弄的涕笑皆非。

然而雙尾蠍最善良的意義，是這樣。他的槍術打的不算頂「靠」（上界黑話：有根，）但是他的最後一着，是「致命訣」。誰要碰見這一着和碰見「弔客早」是一樣靈驗的……

他把馬一撥，盒子炮從腋底下伸出，往兩邊一抹，效果是和手捉機關槍一樣，然後單跨跨，向馬肚子底下隱去……他逃走了——而且能雙手同時「上」兩連子彈在兩個槍膛裏。將槍一同貼在脅下跨上的一段腰部，用虎口將子彈一遍，第二膛槍又充實了——這一門最毒，所以叫「雙尾蠍」，至於他臉上爲什麼顯出青綠色，是因爲他在十二歲就被「紅帽子」（東洋兵）灌了四次洋油，大約損壞某部分生

理組織的原故……

有這樣的隊長是夠押得住「點」的了，什麼時候也閃不了手。誰不覺着「掛神。」不過我們就是不佩服他那分青綠臉……簡直是一條蜈蚣蟲，何況他又領錯了路。

煤黑子是剛剛改編了番號的「棵」上的「二當家」的。從前他就我們的防線裏胡幹，現在被司令收編了……是同志了。我們現在就是和他一同到八蜡溝，他們的「老窠」去，見「大當家」的作收編的最後的磋商。

「我日他媽的媽，他的姥姥，這是你家的龍門鎖？」

山峽走出了，果然不是什麼龍門鎖，前邊一道大河，橫斷了去路。

「這叫他媽的龍門江！煤黑子咆哮如雷，他似乎就要射擊雙尾蠍了。」

「向西石！雙尾蠍平靜的向西一指，大家不去看那眩人的滔滔流水了。大家向西石。」

壽桃山，龍門鎖！

馬上都變得活潑了，陳全策馬向西第一個奔去。

「這就叫龍門鎖！你石運勢派！」賈宜追上我，向我解說。「這是壽桃山，山上是吳王夫差的點將臺（這是錯的，吳王不能到此來點將。）下邊是捨身崖，從前有一個孝女爲了祈母不死，自願替死，在此「捨身」……削壁上有昌中侯楊洪寫的大字，「四方屏障，」「五路咽喉，」一個字都有一畝田大！」我也被他的話炫惑了，打着馬向前飛奔，

走到河心，馬都要命的飲水，努力的鞭打馬臀。在路上飛馳之後，不能讓馬喝飽了水的，馬似乎不懂這此，還執拗的在把頸子插在河裏去。

壽桃山通體是裸裎的青岩石組成的，鐵黑色，有成千成萬的山燕子在岩上作窠，唧唧的叫着。

行近了，大光馬上爲翠藍色的翼子所遮蔽，顯着蒼黑了。青燕落在岩石上，又飛

起來，吱冷冷叫着，又飄遙遙的飛。不知它們幹些什麼，決不安靜一會。

我用盡了眼睛去尋——

「四方屏障」

果然發現了，字的四邊還有着從前石工搭「跳板」時用的鑿眼，想見當時鑿工規模之大……花忽，一陣黑砂，有鬼附着似的打瞎了我們的眼睛，連忙用手遮住臉，盡可能的躲避。

「五路咽喉。」字略小些，寫的不算出色，其餘的都尉，巡閱史，邊將……的題詠很多，石不過來了也看不清了。捨身上是丈六金身，浮雕在青石削壁上，從前有一個磚龕，已爲搖蕩的風砂所洗劫了。

「趕過去！」雙尾蠟說着。

剛一轉進山口，一股勁風，沙沙沙……黑砂有個顆粒互相摩擦着，攻打着，沙沙沙……人們有十個臉，這時也是徒然的，那刺痛真使你想叫出，可是喉嚨又被強虐

的風給灌滿，Gailo Gailo的，好比一個喝了硝鎊水的金魚。

沙……黑砂發出殘酷的非人道的呼聲。

沙，嗚嗚……風同畫角一樣的盡了助戰的威武。

我們沒有防護的面孔在這雙重侵害之下十足的給犧牲了。

好容易渡過了，睫毛都厚厚的凝結了黃霜，不敢用手去揩，怕混進眼膜裏去。祇輕輕的把嘴角的兩團黑泥彈掉，向地上不住的吐唾沫，兩手揉搓着僵痛的兩頰。

我的拳毛蘆花也打着響鼻，用尾巴拂刷着身子。

「卜天易，過龍門鎖難！」陳奎向我吐舌頭。

煤黑子的絡腮鬍子——天然的「麻刀」現在混合了泥砂水氣，正好抹牆，「媽的！」他依然凶惡的嚼着鬍子，鬍子裏所收羅的面砂，一定有着蔻蔻粉的香味。過了壽桃山，就好辦了。我們都帶了一身的嘆服和輕快。幻想着打尖時的……

可是，哎，還是花麵！

我們的隊長並沒有什麼喜悅，還是那臉的青黑，天色隨着他的陰沉黑下去了，那邊露出了小小的土房。

「賈宜，到前邊店裏探探去，有住處嗎？撒馬撒馬（石石光景的意思）。」
賈宜扁扁嘴，夾夾馬，向前飛跑了。

「驛馬駝店」土牆上歪歪趑趑的寫着黑字。「草料……」底下的泥皮落了。石不出是什麼字。

喜懽的下了馬，便找馬槽拴了。

店東打着「小字眼」的土腔，來招待我們，硬着頭皮裝出歡迎的樣子。

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大概是東家奶奶，正穿着一個緊身「棉屯子」（綏察一帶的農家女人穿的一種棉背心。）兩臂和奶子都露在外面，在奶着小孩。石見我們進來，慌張的挾着孩子向裏跑，小孩子發出殺豬一樣的號叫。

我問賈宜：「方才你先進來，她怎沒跑呢？」

他笑着說：『她以為我是鄉下老粗呢，不比你們軍爺！』

『有「董腥」（即女人）呢……嘻嘻！』

煤黑子整理着馬鞍子，拍拍馬肚子，向我露出醜惡的笑。臉顯得更偏了。

『有豆子嗎？』他喊。

豆子？

店主東連連打千。『當家的，實在沒有，實在沒有，要是沒有，不用老爺說也會獻出來的，有好料，特爲拊的好料……老爺賞光，一頭！』他向裏面叫着，一個穿着白麵口袋縫的佛子瘦小的孩子，飛動頭上的「帽纓子」（頭上四五寸的頭髮，或爲養成髮辮的準備，或爲剪去髮辮後的遺留，不能斷定他是屬於那一類。）跑來。兩隻烏黑的眼晴向我們偷偷的溜着。

『給爺溜馬去！老爺們到裏邊歇吧，落落腳！』

我們不假招待成爲胡匪了，我們面面相覷。

小孩子牽到我的馬時，不由的驚贊起來。「嘿，好馬！」然後向我憨笑。我的拳毛蘆花也像一個慷慨悲歌的壯士一般，聽了這話喚起了風塵的感傷，又是一陣狂嘯，在春天，他的確太覺到孤獨了。

我向叫二頭的孩子微笑作答，他的白褲子上有着鮮綠的字蹟：「概免稅釐！」此時，店上東已經挨了煤黑子一個耳光。

「肉實在沒有，花錢也買不到，雞子有，有，是，老爺，有，我不是說有嗎！」

他的灰色的大布衫上，正在踹滿了「躺土牛」（牛皮靴之一種）的足蹟。

「喂，同志！」雙尾獸目光放出稜來，「不要太「四至」（舒服）了，我們總得改秉性！」

「咄，他有說沒有！」煤黑子聳聳肩，「呸，拿來，「攞黃菜」（即炒雞子）大點油。」吃飯時祇有他一個人吃炒雞子，我們誰也不吃。

天就黑下來了，遠遠傳來喚馬的聲音。

『遙嚇，遙嚇，遙嚇，嗚嗚嗚……』

我們決定睡在這裏，所以都放膽的躺下，有的脫下鞋子檢查腳底板下的砂子。

煤黑子在外面又打人。

我走出去看，原來他不知從那兒翻出了半升豆子來。所以又該店主倒霉。

『拿到鍋裏給你爺香一香（即炒一炒）你媽拉個屁的非這樣治你們不成！』

喂馬喂豆子，還得香一香……我心裏充滿了憂鬱，這樣的隊伍怎能收編呢，根本就應該一顆子彈結束了他。

煤黑子盛氣的回到屋裏，睡在炕上和賈宜講着他搶劫時的樂趣。

『娘拉個屁，多費事！有一次我一連砍了十隻手，五副金鐮子，五副，娘拉個屁！』

五個大娘們，先斬（諧姦）後奏！

『賈宜喂馬去！』

賈宜正和他談得起勁，不期被隊長沖了興致。滿臉上大不高興，硬着頸頸出去。

了。

分明殺了風景，絡腮鬍子歪着嘴，斜睨着眼向隊長仇視着『就憑你……：喂！』不平的氣宇完全表露出來，連髭尖都顫顫的抖動。

『就睡覺，賈宜頭一班，陳奎二班，××三班，我四班，一班兩個鐘頭！』雙尾歛卜了命令。

『「躺橋？」（睡覺！土匪隱語）我偏不睡！』煤黑子自瀆的恨恨的。

『天「察棚了」』（土匪黑話：陰天了）』賈宜回來說。

疲乏透了，沒有人留心他是開玩笑，是正經，身也不翻，呼呼睡了。

『你頭班「料水」』（土匪黑話：守衛。）』煤黑子於是又和賈宜咄咄喳喳的說笑起來。

我漸漸聽不見了，不過隔壁似乎是店主東的聲音。

『……唉，二十里路……你多心……放個大膽湯吧……』

「……還是……」是東家奶奶的小聲：「……走好……」

我睡着了。

有人搖撼我，我想該我的班了。連忙爬起，睡得正甜甜的。

「你聽！」

隔壁有孩子的哭喊聲。

「×你媽，沖了爺爺的「喜」！」

過後又什麼都聽不見了。

陳全感傷的對我說。

「這樣不行的，這怎能收編呢，司令祇圖他有機關槍……這算什麼呢，我相信他們的「大當家」的比他還要壞……我們根本被他們騙了……」

我沉默着，在黑暗裏尋找他的臉。

不一會兒，煤黑子踉踉跄跄的回來了，喝醉酒似的。「喂，賈宜，你快去，去！」

可是買官祇顧打出鼾聲，如一條死狗一般。

絡腮鬍子捧着煙火點煙，看見我倆，『哈哈哈哈哈……』大笑起來，露出滿足的情欲。嘴張大着，下頷向下咧着，他嚥着口水。『你們這兩個小機伶鬼，去，解解饞去！』

他一高一低的大頭衝下倒下了，就春雷似的打起『嚕嚕』來。有一口痰，拉風車樣的，在他喉嚨那兒一呼一吸的抽動着。

天朦朧亮。『起來，備馬！』雙尾蠅叫着。

連忙起來，洗洗臉，隊長和店主東算店賬。

以爲是和他開玩笑，店主渾身抖戰着，他怕這「算賬」兩字的隱喻，就是綁票，勒索，或結果性命。

後來看見隊長的認真和實在，才吃吃的說。

『請請賞！』說完臉色完全蒼白，怕對方一下翻臉！

他接過錢時，淚珠成串的落下了，連忙背過臉去。

正午我們到了太平溝，又是一個人困馬乏，沒處「打尖」的日子。

大家把馬放緩了，都沒有主意。雙尾蠟把手裏的皮馬鞭在腳上繞了一個花，嘴唇想說什麼，我以為他一定說出我們打尖的地方，但是他什麼也沒說，馬比別人走得都緩。

「嘿嘿，一羣傻瓜……」

煤黑子輕輕的解開了寬腰帶，拿出了「薇麵捲」，獨自的大嚼起來。

「他媽的媽，你們作人情，賣朋友，把店家常你的乾爺爺，騙走還給錢，你們錢是那兒來的，還不是搶來的，假正經，Yes！你們走後他能念你一聲好人……」他的口涎和麵渣隨時的噴落出來，情態非常得意。

「我是幹麼來的，老俺因為沒得飯得（Da）！，才想起和你們「合股」，你們媽的就「瞎貓呆着死耗子」什麼改編不改編的起來啦，自己說着給自己解癢？」

陳奎回我望了一眼：「這傢伙真算……」

「上眼，你們給店家的鈔票，在這兒！」

他一隻手搖着手裏花花綠綠的鈔票，輕藐的唸着：「傻瓜呀，哎，天大的傻瓜！」

我突的記起，我們從小店出發的時候，他說：「唔，我還得出小恭！」慌張的跑回去了。那就是搶劫了店家，把我們艱難締造的紀律變成雙倍的無恥！

陳奎的臉全白了，他一面向身後的雙尼蠟示意，一面把中指和大指伸出，他的手上的脈絡一根一根的凸出。

「插了他吧！(即槍斃他)。」我想。

忽然煤黑子注意到陳奎的手勢了，他用太陽穴那個紅疤正面的向他凝視着，另外將眼光斜射過去，手指漸漸的按在槍上。

「咔」一聲脆響，煤黑子的手槍落在地上。

雙尾獸將馬鞭結了個花向武裝帶上一插。

陳全下馬拾了槍。

「把他「子母帶」解下來，給他五粒子彈，還他槍！」我們的隊長吩咐着。

煤黑子屈辱的向雙尾獸用半個眼睛看着，手上一條烏血流下來，他故意向四外亂摔着，血點滴在馬臀上，染成桃花斑！

「散開走！」

隊長命令着，走在最後，用鼻子四外嗅着，眼光發亮。

忽的，嗖一條「子溜子」（子彈經過之路）從我的馬耳邊響過，大家都「亮了傢伙！」我的拳毛盧花雄武的豎起耳朵。

「佔山頭」隊長命令，我們連忙散開。

「四邊「趁什」」他檢查了我們的崗位，向我示意，我會意，連忙向外又斥出一丈遠。

雙尾蠟看了看布局，便向空中打了一槍，「叫着號。」

叫住了，對面沒有回槍，不一會兒小樹男躡出幾個人來。向我們估量着。最後一個大漢出來看了一下，將「傢伙」略下了，將頭一擺。

「朋友，嚴緊點！」（不要洩漏他們在此的消息。）

我們大隊人馬縷縷行行的過去了。

下坡路，他們叫了三聲「朋友槍。」

我們也回敬了三聲。

我們的餓，經過了這段刺激早已忘却，祇覺心頭發空，實在是早已「餓過臭」

了。

「小心點，這條大路，是到龍關去的，非常麻煩，我們抄小道走四道溝吧！」隊長說着。

把馬擡進小道，祇想快走。我的拳毛盧花在地上嗅見了一段牝馬的尿騷，便又

煞有介事似的長嘯起來。

遠遠的有着他的同病者憐惜的和他一替一換的叫着，也許就是一匹懷春的牡馬。

我有點不耐煩了，拚命鞭牠，牠便也拚命叫。

前頭沖起一條黃羊子。

我們的隊長，叫了一聲，「後腿！」

着手起槍落，黃羊子在地上一滾就不動了。

我下馬去檢，可不是後腿拐別淤血上已經黏滿了砂土……

槍又響了，又是一隻！我想。可是大隊人馬都散開了。知道不好，捨了黃羊子，跳上馬鞍，向邊上斥去。

前邊一定又出了「叉頭。」

一個人影慌手慌脚的探出來又閃過去了。

什麼「柳子」上的煤黑子總該會曉得的吧，他們時常在此地出沒。

前邊叫了一遍槍。我們心裏也納悶，陣勢擺得分明不錯，可是前邊不問，青黃皂白，就祇顧瞎來，真得給他們一個「好瞧」看看了。

不過我們始終沒「交手」。

又一排槍過去，一切平靜無事了。

「兩山碰不到一起，兩人總得碰在一起的，有根基的報報「字號」，公雞打架也得有個「鳴兒」（諧名）」煤黑子大聲的吼着。

半天半天對方才擲過來冒冒失失的一句：

「十殿閻君！」

這算什麼名頭，簡直把人引回到水滸傳裏去。「十殿閻君」大家互換着眼光，沒有領略過他的威名，我們斷定他是一團混頭混腦的傢伙。

「拚命三郎石秀！」

『施不全』

『石敢當』

『……………』

這些石塊擲在我們的耳膜裏，直弄得我們目瞪口呆。

我想起了，在白馬關菜場裏賣「大力丸」的一幫跑江湖的——把用醋浸過了的黃馬石，用手掌切斷開，博得觀衆們的喝采聲，然後向大家兜售大力丸……可是觀衆祇看切石頭，沒有人買大力丸，因為他們心裏明白，飯吃不飽時，儘吃大力丸也不見得手掌就會變成刀鋸……。

一定是這般傢伙，大力丸賣不出去了……生手生腳的連開門見山的規矩也不懂。

『朋友們，那讓碰在一起了呢，大緣不如人緣，夠朋友的「借」一條「道」走！（就是放過去的意思。）』煤黑子又很老練而漂亮的酬答着。

「誠交的，借點「崽子」（土匪黑話：子彈）用用，五頂「寶蓋子」（馬鞍子）好好的獻上來！」對方也飛出話來。

「「崽子」有，可得一個一個「單的溜」往外拿，還得「聽個響」（就是由槍中放出，夠朋友的，聽說過煤黑子沒有，小子們「混」過幾天？」

分明說「瞭」（談判決裂）了，對面脖的來了一槍。

陳奎把馬「斂」在一起，拉到後方，我們便都臥倒了，準備開火。那邊似乎沒聽說過煤黑子，居然毫不客氣……遞一掛槍過來。

煤黑子打「頭燄」對方沒爲他的大名所嚇倒，他立刻冒火了。三隻眼睛（太陽穴上的疤痕也得算一隻）都瞪得像銅鈴似的，伸手向隊長那邊去取子彈，我們知道就要「尅上」了……雙尾蠟是「二燄」靠在他不遠，他倆正在緊密的商量共同的敵人來了……

煤黑子一槍「消」倒了一個，他回頭石着二燄偏着臉傻笑，接着雙尾蠟也

「略」倒了一個。那邊可算得「石家班」——頑硬不化，毫沒有「打鞏回」的意思。槍射得也頂猛，因為上手就「失了手」，弔上火來。

子彈無間斷的在我頭上飛馳過去，發出慘厲的嗚鳴。帶着吟詠的意味，打在石岩片上，迸軌出灼爍的火星來。

賈宜伏了身，不動了，他的手還扳着火機上，又有一響從火銃裏射出，過後就永遠靜止了。

那邊掛槍過來我們漸漸有點不支，陳奎早已悄悄把馬攏得近一些，雙尾蠟爬到賈宜跟前去摘槍。

在這裏，頂忌諱的，就是「殭出火來」，兩邊「擡」上了。不過因為常有一般才「出馬」的傢伙們剛剛「掛上柱」，「道眼」還沒「踩熟」，就胡來一氣，致使兩方都受了無謂犧牲。但是馬上我們就發現這個觀察的不對了，他們分明帶着「胳膊抽」，就是我們最討厭的那種胳膊箍——他們是正式的軍隊奴才的狗子！

我們就祇這幾個人……我們決定「滑」了！（土匪黑語退走。）

「你們滑吧，我「撇着」（一個人在後邊死守）」

雙尾蠟揮着他青瘦的手，命令我們「快！」

我有些慘然，不放心他的命運。下意識的又向賈宜默默告別。

陳奎則一「片跨」栽下去了，他的馬並不跑開，還立在跟前，等着主人第二次「飲蹄。」

煤黑子跳下來，跑到陳奎跟前，撫撫他的心口。把他手縛在馬背上，又回過頭去望望賈宜的尸首……他臉上劇烈的一陣子痙攣，好像他對一切都忍耐不住了。

「我不能走」他吼着！

「雜種們，還不快跑！」青綠的臉爆炸了恨毒的罵着。

煤黑子把陳奎的「子母帶」莽撞的圍在自己腰上。向馬恨死命的一鞭，馬使帶着一條血痕拖着掛彩的主人「放馱」的飛馳去了。

煤黑子轉過臉來愉快的向我笑了一笑，不等我看清他的表情，就在我的馬臀上猛刺了一下，我的拳毛蘆花便立刻趕向前邊的馬去了。我拚命掙住「馬嚼子」，它祇豎起巴掌來，四個蹄「撲」着，越跑越遠。

後邊槍聲更密了，分明已經追擊過來，而且還夾着機關槍聲，恐怕他們「撤」不住了。

我竭力攔住了馬韁，蒼灰色的原野裏，勁風夾着砂粒打來……我撥馬向回跑去……

不一會兒，我看見有兩匹馬，一匹身上都駝着一個尸身向前驚奔……我的拳毛蘆花不由怒嘯起來，撥雲追跡而去……

我耳邊似乎聽見龍門鎖的黑砂在嗚嗚的向東颳。

忽然一個尸身直立而起，向我擺搖兩手，這真是慘痛的景象……

「跟我來，快！」還是生時的我們的隊長剛愎而圓潤的聲音，然而他已經……

我才記起這是「詐死法」……一道光明在我眼邊馳過，我的馬也到他跟前了。

我想另一匹尸首也會霍然的聳立起來，但是他不站起來了……

萬歲錢

淨能法師把酷痛的頭用一片腌臢的灰布包起來，兩手夾着腮膀，凝視着他那樑尖刻的鷹鼻子，在那兒苦惱的坐着。又在地上慌張的轉了一陣子，又坐在香案前的蒲團上。

外面夜風颯颯的颳着。偶爾在緊閉的板門縫裏，吹掠過一聲細吼，它之撩撥起沉默，比靜默本身還更緊迫人，使人恐嚇。就如掉落在一個不可捉摸的空洞裏……淨能法師覺着自己的頭就是沉浮在這空洞裏的一隻可憐的葫蘆。

單間的小廟就建築在不成爲山的苦井山上。是鄉下人爲了鎮壓一個跳井死的冤魂而修的。井早填了，井奧木上長出青苔來。

神樹上觀音大士掩在一個綻了絲紋的黃忽忽的幔帳裏，掛滿了塵埃和蛛網。前邊一個半尺多高泥塑的王靈官翹起一隻脚在一塊上坏上站着。旁邊有兩隻小木聯像「出紅差」的「鬼招」似的歪劣的插着。上款寫着「手執鐵杵驅魔障，」下款是「身穿金甲護神靈。」王靈官胸前有指甲大一塊「海蝸蛟」皮作的護心鏡，迎着供桌上的「長明燈」閃然發亮。油鉢映着火光起着一層薄薄的雲膜，底下油脚因多年的不動，都成了起黏條的「膠鏢」，呈着黃鬱。

廟宇低矮，像一個嘆氣的老嫗，在荒野裏踽踽獨行。比起闖進屋裏半個身子的，那棵百年老樹，遮天蓋地的狂張起枝桠，就知道這香火不會興盛，何況又沒有廟產。……但是淨能和尙是能幹的，他會背起了麻袋到鎮上大戶家裏去求「壽米」，給人寫「往生咒」，「拘魂香兜」，「百歲兜肚」……至於「萬歲錢」那是去年才想起的。的確，淨能法師是走不動了，鎮上大戶也因他舉動疏懶把他忘了。又加他有着偏頭風，一見着風絲就頭痛，很難出去。所以近年來，淨能法師，像不好生活。

祇是靠着從前積蓄的百十塊錢兒，挑着鄉下老實的莊稼主兒，五塊錢十塊錢的放出。地契作抵押還不算，還得「承還保」，還得先交上「糧利」。幸喜他的眼光敏銳，所挑的主兒都是當褲子當襖，也要「圓上臉的」的傢伙們。「法師的錢是十方錢，觀世音也有過分的，那能昧了心肝閉上眼不還，生死簿上也賴不過賬的！」他們都以此自期。所以就是三年前那個大輪迴破產，也被他謹慎的躲了過去。不過後來有錢任着壓在手底不敢放，或是放出的忠實的主兒祇「打上了利錢」，在佛前不止一次的發誓上秋一定本利清還的，也是有的……所以如今掛「萬歲錢」到是比這些更省精神更得利的事了。

自從經過那個大變動之後，皇帝登極了，浪人下鄉逼着莊稼人去買他們皇帝的像片：「你們不承認這是你們的皇帝嗎？」「那裏……」「那麼你怎不買你皇帝的像片供起來呢……」「沒想起呢……嚇嚇。」「八嘎牙鹿，混蛋，拿來，一塊錢一張……這是減價！」這樣屯裏很多家就都掛起皇帝的像片了。淨能法師就這樣

的突的想起丟在觀音大士後邊二十多年的萬歲牌位了。經過他的仔細的抹拭，那一串兒耀明的金字，「當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也真的就輝灑起金子的光輝。淨能當天就在這牌位前的香爐盤裏插了一個大秤鈞，規定了掛「開元」大錢的兩元「黃票」（所謂「滿洲國」法幣作黃色）「康熙」「乾隆」的一元，掛「嘉慶」「道光」的半元，「小禿」大錢兩毛……可以除災祛病，避免大劫，永無輪迴之苦……淨能布置好了，真是流出了感激的淚來。

但是爲了沒有人熱心來掛，淨能就出了五塊錢來見了「百家長」，要求在縣裏下鄉來調查時，要想被百家長證明他是「好人」的人，就都得來掛「萬歲錢」，否則百家長不管……這樣膽子小一點的和真的憧憬着來世的幸福的人，就都紛紛來掛錢了。

今天晚上淨能的偏頭風重了，就是爲了這個。因爲他在不放心他積蓄下來的

錢了，放出去怕出飛，留着又怕土匪。何況這年頭兒說不定什麼時候就真個「馬蹄兒亂」了呢。

打算睡覺了。他盤算着今天的四毛錢，站起身來，從香爐盤底下將錢小心的取出。抱着腦袋走到觀音大士的座後，在那兒搬開一塊磚……他似乎聽見門外有脚步聲，然後一道風細細的在屋脊上扯過，明朗的在天空劃了一道弧線……他用戰慄的手，慌悚的將四毛錢放在那防止老鼠會把錢盜去的瓦罐裏，又細看看那零碎的票子，銅幣有十元左右的錢數，有無異動……才急速的把磚放好，拂去手印，揩了揩額上的汗珠，側着耳朵兩手扶着磚沿走到佛前來，向外恐懼的傾聽着。

有剝削的彈指聲奇怪的在門板上響着……他的早就懸想的恐懼就要證實了……土匪，土匪……供案上燈火祇有臉盆大一道圓光，昏弱，沉溺……他向上看了一眼，屋角上硬拙的擠進來半個軀幹的合抱大樹，鱗皮樣裂着斑紋，而且有着了一絲一絲的樹脂如同血點似的滴流下來。

他決定了對付方法——絕不開門。耳朵竭力去聽着，眼睛悲哀的看了那金甲的護神一眼，把頭知罪似的低了下去。門外響聲更大了，似乎是用鐵器來掀門聲，又似乎有人竊竊私語聲……他狂亂的向後一退，手中握了把香灰……門在顫動，要不有人去防禦，彷彿就要倒下來了。他的咽喉梗塞着，心存狂跳，他大嚇了一聲，手中操起了一隻坎錫燭臺來！

「大師……開開門，我來，來掛萬歲錢的……」門外的聲音和一隻胆怯的老鼠一樣的響着。

他一隻手撫在心上，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容易算喘出一口氣來。但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沒好聲的嚇着：「太晚了！明天來吧！」

「大師，我媽要死了，我求求佛前免災，我兄弟昨天抱出去的，扔了！」

他沉吟了一會兒。「明天來吧，太晚了！」把燭臺擺好了原位。

「大師慈悲慈悲吧，我的媽媽就要死了呀！大師……」這聲音在荒野的古廟

傳來，是夠悲慘的了。淨能看了一下那並未倒塌的門扇，低低的說：「你是誰？」

門外躊躇了一會，怯怯的答說：「我是西頭的王才！」

「唔。你明天來吧。」淨能這時才算放下心來。

「慈悲慈悲，我媽也許熬不過今夜子時了！大師！」

「……………」淨能思索了半天，才問：「你有錢嗎？」

「我有一塊錢！」外邊人熱烈的在回答，似乎就在一面急急的掏錢。

淨能幾乎是喜悅的把門開開了。忽然他的臉色完全白了，他一步一步的向後

退着。口裏吁喘的念着：「鬼呵！鬼呵！老爺你不要呵，我是窮，窮和尚呵……」他分明

知道進來的是強盜了，因為那不但不是王才，而且完全是個陌生的傢伙。

「法師，我怕你不認識我，生人你不讓進來，我騙了你，我頂了王才的名，我是好人，我是……」進來的人並不理會法師說什麼話，祇撲登的在香案前的蒲團上跪下了，向老佛磕了個頭，然後爬起來對着淨能急口的說：「我的名字叫張小五，我媽

就要死了，我弟弟昨天扔的……大師，我是個惡人，我已經惡貫滿盈……我在一柳子」上，有人捎信給我，說我媽就要死了，讓我趕回家。我趕回來，我媽說，夜裏死的爹託了夢，說小五在柳子上造了孽，陰間把他弟弟捉了替身……他要再不學好，你的老命也保不住了……媽就讓我掛萬歲錢來，她讓我今晚就掛，半夜子時陰間過堂就好用了……我就託了鄰居的小豬官守着我媽，我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來了……

：大師，我媽必定得活的，他才四十多歲。她滿嘴說胡話，捉衣襟，她說陰間給她上了刑罰。看那樣子也像，身上都一條一條青的，人家說是陰刑……大師，我媽必定得活呵，大師，你可以讓我掛嗎？」

淨能一隻手揪着心窩，臉上驚懼的隨着他對手的言語起着變化，從他的尖鼻子上冷冷的向外看着。但是等他完全明白了這冒充工才的陌生小夥子的來意時，他的削瘦的面孔就轉為嚴厲了，而且一絲一絲的顫動着。「是的，你這惡人，你深更半夜來敲打廟門，你使我擔驚受怕，你這個惡鬼，我不掛你的萬歲錢，去，給我滾出

去！

「大師，大師，慈悲慈悲吧……我媽，救救快要死的人吧！」

「惡鬼，你這惡鬼，你恐嚇了我！他想起了他的偏頭風。現在恐怖剛一過去，他的頭可真的要炸了。」

張小五慌悚的用右手拿着一張一元的票子，票子抖抖有聲，他又跪下了。

「你這惡鬼，你這孽障，該死的畜生！你知道嗎？你幾乎把我嚇死，狗材，你這牒牒包也配在柳子上「耍」嗎？簡直是捲毛畜生，出去，你出去！」淨能法師完全憤怒了，尖鼻子抑制不住的抽扭。

「大師，你佛門能看着死人不救嗎？大師，我是好人……」

「好人？你把弟弟捉了替身，媽也快讓你害死了……」

小五一聲不響了，把頭伏在蒲團上，兩眼浸出淚來。

「你就這一塊錢嗎？」淨能劈手從他手中奪下一塊錢來。

「我還有兩毛，大師！」小五慌張的在腰帶子的裏層尋找出來了。如今他勝利了，他得救了，他用顫動的手呈獻了他最後的財產。

「我不信你「滑」下來的人會這麼窮，你沒帶錢給你媽治病嗎？」

「帶錢來的，都跳神用光了！」

「孽障，又是旁門邪道！你怎早不來找我呢……你再弄五斤燭油來吧，我就給你掛，畜生！」

「是，大師，明天，明天……大師，明天可以嗎？」

大師一聲不響的板起了莊嚴的法相，將一縷線香在長明燈上點了起來……小五隨着那縷縷的香烟流動着虔潔的光輝。他默念着：「媽媽，你不能死的，你不能死呵……」

淨能把線香交給他用手舉在頭頂上握着，把一個「乾隆」大錢繫在油鉢裏浸着。然後拿起木魚來格格的念着。

「金叱金叱生金叱，我爲你生金叱，你爲我保金叱……波羅波羅，波羅般若波羅密，波羅會裏有蘇離……一切冤衆離了身……」

在這靜妙的梵音裏，突然尖起一聲急喊，隨着聲音有一個人一塊飛磚似的拋了進來。

「小五，你的媽過去了，人們喊你去「抱頭」去呢！」

小五手裏的香火一片燦爛的花雨似的散落了滿地，他擡起眼來看見了他鄰家的小豬官。

「我爹替你去定棺材，人家不送，說要現錢……你快回去，人都死在坑上了，沒

東北風俗死人入殮的時候，都由送終的兒子抱着頭部，死在坑上者認爲最不易超生。在殮氣之前未得換殮服者，在陰間便是裸體，須待以後燒冥服時方有得穿。這都認爲是死靈們不幸的遺患。

穿去衣裳呢，光手來，光手去的……」

小五迷朦的跳起來，如同剛剛睡醒似的一把手擒住了和尚，瘋狂的喊着。

「給我棺材呀，把棺材給我拿來呀！」

「善人，善人，大善人老爺，這是你的你的錢！」淨能連忙把小五送給他的那一塊「萬歲錢」失色的從香爐碗底下抽出呈在小五的眼前。

「不成！把棺材拿給我呀！」他完全狂了。

「是，是，有有，饒命，我是狗命，你饒命，我我，唉，唉……老爺你饒，饒……祇要你饒命……」

香火着在蒲團上了，火光立刻大起來。鄰家的小豬官走過來在茅草上胡亂的踏了兩腳。對着和尚罵着。

「禿驢，你有多少錢趕快拿出來就是了……我爹還借過你的錢呢！」

「我放別人都是七分六分，我放你爹的五分哪，虧你也這麼說！」淨能在慌亂

的分辯着。

「禿驢，你還嘴強！你把人家棺材本都拿去了，雜種，那是賣孩子哭瞎眼的錢哪！他媽的，我的豬也比你有「人性」！」

張小五這時似乎神志清明了一點，他兩眼直勾勾的問着：

「媽媽，你真的死去了嗎？媽媽……媽媽……你不能死啊……」

「小五，宰了他！留着 he 白吃食！細糧細米的活造孽！」

外邊一道風細細的颳過去，如同有許多陰森的恐怖附着飛過。淨能的眼癡滯的落在金甲的靈官像上。

雪夜

李總管仔細的把紅洋機布錢搭子裏的債券纏在腰裏，坐上雪扒犁打着毛驢想很快的趕到平頂堡大佃戶崔小扒那兒去過宿。一則那院子裏「緊趁」不會有意外危險發生，二則吃的住的都舒服。

從老包的家門出來，天已晚了，又落着大雪，但三十里路，坐雪扒犁一袋煙工夫就會到。快點走，路上也不會出什麼閃錯的。

老包這昏蛋是着實將李總管氣得鼓鼓的，祇空口白牙答應過年就給一個現錢也不肯吐。

『這萬代沒叮過膿血的癩臭蟲，除非擠破肚子不見血的！——李總管恨恨的打着驢屁股這樣罵着。毛驢也趁着這個機會抖落了黏在身上的鵝毛片似的大

雪花在寒氣裏衝着。

雪扒犁在積雪上擡出蘇解的聲音，有兩道銀屑被馳行的滑木鉋削起來，向外飛進，後邊便拖着一條烟霧的尾巴，像晃划在大海裏的汽艇。

遠天厚厚的敷着烏雲，沉昏的像一條湮遠的古甕。作成一個無盡的穹窿，廓然下垂。似乎就是從這裏遺落下的棉絮，在大野裏飛舞成片片雪花。空濛中一片白色，由地涯展到天邊，茫無際浹。

「總管，恩典恩典，出正月吧，二月見面一定還的，盃大的窟窿，有我老包一棵心去塞！」

「老包，你的心早塞到牛屎裏了。你祇在我面前撐腰，背地裏搗鬼！」

「總管，你偏恁的說！」

「不恁的說，怎麼說？」

「納管……。」

「你休想，我鐵打心腸不服軟，你老包打囫圖。」

「我打囫圖？我應到龍擡頭（二月二日）有邊有碇……到那時，你不用問我

是不是掘棺盜木，賣女出妻的錢還你，我老包是血性漢！」

「二句話沒有，就交來，二月二我沒的給你來拜年！」

「總管，我跪着送上門去！」

「送上門，祇怕又支到三月三！」

「我把腦袋割給你作見證！」

兩個人都臉紅了。李總管分啣了一聲：「給我預備雪扒犁！」

「天已經黑了，外邊又下着大雪，總管在這兒住下，炕早燒得煖煖的……」

「走！」

於是便負着氣走出來了。

雪越發下得緊。李總管思索着：年景不靖，這般東西就「起牙」。看透了硬也硬

不過一條命去，他們就「耍泥腿」，想想從前剛學着提起馬棒下鄉的時候多或風。一到年底都用小麻繩拴了一串佃戶帶進城去，田家人都慌張的張羅錢來回問贖。威歷歷真賽小衙門……那時咱們作事手乾腳淨，年底一手清，荒賬也要出十分。老東家那一次不誇着說：「你是土裏也挖出銅錢來的，替我保家立業的！」……李總管摩了一下頷下五縷的神仙鬚，想着當年的英勇未免的有幾分感傷起來，今天對老包付了幾付，就沒敢把麻繩拴在他的臂上……而且一個現的也沒見，祇討回來個空頭日子。

摸了摸錢搭子裏厚厚的一疊債券。這家說十天後本利清還，那家說再過半月，祇要這匹騾子脫了手……李總管對於這些可惡的搪塞，真是掀起了無邊的憤恨。年月要是一日好起來，還能像從前那樣給他許多便利，揭了皮，他們也得還清債的。他想起自己年歲已經老了，又上不得火，前些日子大東家就暗示出來說「今年的賬」上的不齊，是不是老總管年歲到了，有點兒精力不支了吧，那麼，到開春……」

言外之意，就是關照自己早打主意，應該活動活動了……雪下的更大了……要是今年的賬上了七成呢，他辭不了我的。我有話說，我給趙家是出過力的。我頂不濟也是拉過「幫套」的吧，沒有「拉完磨，宰驢吃的」！今年的賬你問那家進得齊，我收進了七成……七成……我用了麻繩拴了來，你又不能像從前做得主，委曲求全算我收進了七成，不誇功，我李總管總算對得起良心！冷馳寒天的血奔心我跑來跑去，我爲的是趙家。拍拍屁股，我帶不了一星兒土，我不是賴在趙家生根的。可是人得知情知義，我自吃了趙家的飯食？我是幫着打過天下來的……

但是如今眼看着「供大紙」（過年）了，走了十幾家，一個現的也沒討上來……他有些顏唐了。

天轉冷了，雪已下得深。雪花又沉又密，祇顧旋着。看不出十幾步路，遠近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穹沉鬱着臉，不動的凝凍着，不知封鎖一些什麼不敢吐露的苦悶和不幸。李總管把緬襟的老羊祖宗半大馬褂子掩了一掩。覺得路總該走得差不多了，要

是看見雀小扒地頭上的大交界樹，就該到了。

大地一切的不平都已被二尺多厚的積雪掩去。道路也都失去應有的脈絡。雪還伴着勁風在不盡的飄落着，祇是已從鵝毛似的大片變成稀淩淩的清雪了。小毛驢吃力的脊梁流出的汗水，現在都結成了晶瑩的琉璃，分披在「套背」的兩邊。

李總管將視線放在前方，準備去看出那棵應該看見了的大交界樹來。爲了取暖，在烟荷包裏裝了一袋「哈馬烟」，在懷裏探出一盒紅頭火柴來。摔了一下，沒有燃着。把硫磺頭，對着口腔呵了一口，擰着了。在用烟盒作成的小筒裏，面着風燃着煙，溫暖的吸着。血液舒展的在全身上巡行了一週。經過方才與老包吵嘴一陣的興奮，現在剛一安靜下來，便覺出有無限的疲乏。他不自覺的把眼闔了一闔，覺得有點精神恍惚，沒依沒靠。風捲着雪，吹在眼上，淒迷迷只是旋，旋成一團惡魔似的白色……田野死一般的岑寂。一股孤單的恐懼突的衝上心頭。他又記起起身出來的時候，老包也忙着說隨後出門給老婆討藥去。別不是趁着這個時候趕上來，在這滅絕

了一切生物的地方，把我摔在雪湍裏去吧，連一點謀殺的痕蹟都不會有……

眼前就看見了老包的短粗的馬鬃鬍子，刺蝟似的豎起，露出一口的黃板牙，在雪中白花花的笑着，聲音響如洪鐘！

「哈哈哈哈哈，如今還說什麼二月二，三月三，萬事都在眼前！」

說着突的一刀刺來，小毛驢沒命的飛奔，向「雪湍」裏鑽去，越陷越深。慢慢的什麼都不見了，祇是白雪封住了兩眼。

李總管撫撫自己的心窩，分明還在跳着。他奮力的搖幌着身子，打了個冷戰，才像似舒醒過來。

再怒目的搖搖頭，使勁展了展眼，什麼都不見了。白白的雪忽忽的向臉上擊打着。暗叫一聲：「不好！別不是走失了路吧！」他無主意的喚住了祇顧傻走的毛驢。坐起身來，把坐墊上屁股大一塊圓印用「料口袋」一蓋住，免得被雪落滿了，等一刻沒法坐下。一面用脚去踢開雪，看看走的是不是大道。原來雪把壟溝，壕埃，道邊，都填得

坦平，小毛驢祇是直覺的在雪上滑行

踢了半天，也翻不上什麼來，並辨不出是不是大道。滿耳是風聲和落雪的沉靜的調子，滿眼是飛舞的雪花，什麼指標，記號都已消失。

『嗚喂！』

他喊着。連自己的回聲都沒有，雪下着。

『嗚喂！』

又轉了一個方向喊。

一點希望都沒有，倘有一隻老鴉飛過來也是好的。

他自己又向前奔了幾步去看去。

那不是聳立在不遠的崔小扒的大交界樹嗎！

真是一道狂喜，從頭頂上泛起的熱汗一直煖到心窩。

重新坐上扒犁，打着毛驢，毫不遲疑的向大樹奔去。

那樹上的灰鶴該睡着了吧？那還是十五年前，正是在趙家最得力的時候。他想出方法「壘壩」，將那條無用的小河，趕向武老大的地心去，騰出的河床，展出了整整三「天」（十畝）地。怕武家的後人誣賴他們滾邊賴界，引起子孫的糾紛，便會同了「地隣」「鄉會」到地邊上植了這棵交界樹。從此不許武家反悔。

那年夏天樹上就來了兩隻灰鶴，過路人都說「雀臨旺地」，大東家祇管看着那滾出來的三「天」地迷迷的笑。

他益發有些興奮了。祇要這棵樹還有一片葉子，就是他對趙家忠心耿耿的證據，而且今天這樹就救了他的性命，這是他應得的報答。

他打着驢臀，在濛濛的雪霧中祇想早些趕到樹的跟前。

細細的擦了擦眼睛，疑心自己的昏花。爲什麼站在眼前的是座破窖呢？

又向前走近了兩步，被騙的惱喪，在每片落下的雪霰上都激起了浪花。方才看見的巍峨的樹頭，便是那燒窖的火口，遠遠看着黑籠籠的……。

這時他才認真的感到手脚是早已僵了，他想起來跳動，好使血液活軟。他試着搖動十個脚趾，但是可憐的脚趾都變成了木頭，急忙想把手來放在嘴上去哈也不中用。右手因為不停的動，還算靈活，可是左手半隻胳膊却早已發僵，使了個大勁，恨一揮，總算繞了一個大圈。但也就因為這個引起了全身一陣篩糠般的抖戰，使他的雪中的恐懼更加深了，他無告的兩眼望了望天，嘆了一口氣。祇盼着天氣轉晴。

小毛驢已發出了悲哀的喘哮，彷彿在失望中又感染了癆病，一動不動的在那兒聽着沉靜的雪落。

懶懶的趕着扒犁，死的恐懼在黑暗裏窺視着，走攏來，擁抱了李總管的全身。

小毛驢走路時，腹背的冰溜擊碎着，發出叮玲的響聲。嘴巴那兒流下的熱涎凝結了老大一塊冰疙疸，被幾棵長毛繫引着，如同一棵醜惡的贅瘤，要把他們拖下死亡的沉淵裏去。

李總管想怎樣能集合一抱乾柴來，在荒野裏放起野火，好讓遠地人來救他，但

是祇有雪，雪是燃不着的。他愚蠢的摩了一下料口袋那裏的草，也都是溼的，早就拌過料的。

遠處也沒狗叫，毀滅一切的寂絕。不知是什麼時候，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彷彿的他的責任，就是正和死亡約好，在這闕無人煙的地方來完成他們的交易似的。

試探着竭力記憶起從前經過此地時有過什麼特殊的記號，可以斷定到底走到那兒來了。半頂堡當然不是。花窩棚也不是，那兒有一帶白楊林子。旱溝這裏也沒有溝。越發疑惑了。幾乎不能信任自己。他在這裏討過三十多年的賒，閉着眼睛也能走回家。沒有迷過路。記得年青時有一次在王二嫂那裏幽會回來，喝得醉醺醺的，半路在墳圈子裏睡了一覺。醒來帶着星星也走回家。

北風來了，帶來一股惡寒，把他由思索中打醒。猛一擡頭，中天也露出一芽殘月，冷清清的孤哀的向他注視，天果然晴了！雪映着月，火纏着一陣一陣的透骨寒風，陪伴着他的歡喜。眼前一片白，陰森森的慘白，什麼也看不出，他怔着眼望着那不祥的

鬼魂樣的月，月也冰着臉望着他，如同想在他和死亡相抱時，作個見證。

路呢？仍然不出路，他失望了，他的喜悅落了空。

反正也是迷了路了，打着毛驢向前跑吧，總會遇見人家的。鞭着驢。越打越使勁。忽然一陣迸然的興奮都爆發起來，發落在毛驢身上了。把路走錯的就是它！將鞭精妙的運用着，專找那吃重的地方，像項窩，腿畔，都是平日最忌諱的地方，祇管拚命的打。每一鞭都使那小驢駒痠攣的痾抖起來，身上的冰溜發出金屬味的碎響。

這樣打着，才如同找着了真正的罪人，並且給了它應得的懲罰一般。因為用力過猛的原故，全身不由的暖了起來。

毛驢似乎也懂得將功贖罪，不知怎的居然在一家人家門口停下了。

這都是鞭笞的用處，李總管下了扒犁去敲門。

門窗都已讓雪旋滿，這，祇有東北才有的大雪呀，有戈壁颶風那樣的威力，將門窗擊個兒的淹沒，容你那裏去敲！但裏邊總會有人的。他便大聲去叫，沒有回聲。睡得

這樣死，鄉下人做活做乏了，在這荒村又估料沒有人來，一挺屍就像死狗似的。還是自己動手去撥雪吧。於是顧不得凍手，便一捧一捧的以爲那裏應該有門的地方的雪都用手移開去，手凍僵了，使用雪搓了一會再去撥。把手擦破了，也不覺得。因爲他眼睛裏已看出屋裏赤紅的熱炕，愛悅的在坦開平坦的肚腹，等待着用那出色的溫柔來安慰他一切的疲勞。

雪終於舀完了，用手尋着門神爺去摸，想表示出自己的感慰和希求神靈的攝護來。

沒有什麼門神。貼在門板上的是一張大白紙，黑忽忽的上面像寫着什麼字。借着月光逼近去看，可不是，影綽的看出『立地契……』三個字，這三個字對於他真是比自己的名字還熟悉，不用看就可以知道。下邊一定是立地契文約人×××今置着王荒熟地……這些字比雪點還猛烈的將他打昏。覺着心靈已經窒息，冷風捲起的雪屑都變成濃黑色的煤煙向大地狂噴。他向門板倒去。

等他略略清醒了一會，使看見小驢也已經倒在風雪裏不動了。掙扎的站起來，想抱着毛驢過一宿吧，它身上一定還有熱氣的。

走近毛驢一摸，全是冰溜。祇彈了一彈腿。似乎告訴主人，它的體溫就要消逝了，已經不能應承他的榨取了。

李總管失望的向它一踢，使定下來自己打主意。一陣急風旋來，雪又下起來，現在已由清雪轉成了「米糝子」打鬼砂似的狂撲過來。他想把半死的毛驢拖過來圍在門前作壁壘，但他的氣力已經不容許他將它移動分毫了。無可奈何的祇得將「套包」從它脖頸上取下來，放在地上，作坐墊，靠着門蹲下來。又將錢搭由腰中取出，繞在手裏，藉着它可以多保一點兒暖氣。

又望了一下貼在門上的地契。記起屯下有一家人家，用最後一點的積蓄，買來牛肉，白面，裏邊和了紅礬包成餃子，勸誘飢餓很久的家裏老人小孩都饕餮的吃了一頓，然後通通死去……而最普遍的就是和今夜他所遇見的一樣——有一畝

八分地的人家種地不夠「嚼果」，出賣沒有主兒要，索興把地契作個悲憤的信號，貼在門上，自己逃到江北去了……怎能怪今年的進賬收不齊呢？

瞌睡要來了，他有些恐懼：這是昏迷的豫兆！看看搓破的手已經開始有點麻木，麻木漫延着，一點一點的走到他的心窩了。這是死！他一急，腿一蹬，手上的麻木好一點了。又從腳上開始。

沒有感覺的摸一摸錢搭子裏的債券，什麼都完了，還提二月二呢……

不想總管的生涯，會這樣淒涼的結束。今晚要到半頂堡呢，崔小扒的全雞早已吃完了吧？人間的一切都如在雪海裏盪起的雲煙，看看明朗，清晰，等用手一撲，又都幻滅消逝了。他自己就如一團飛沫裏邊的一個浪花，方才還是晶瑩潤，充滿着生命，頃刻就要破碎了。

爲了趙家辛苦一輩子。十五歲在櫃上學徒，陪着二管事跑道，三十歲那年撈到了二管事……後來是總管。給趙家是忠心保主，沒有一個腳窩走錯過。今夜大東家

還在摟着菊紅談笑呢吧。而我在爲着他們受罪。突的趙家不復和他是同一世界裏的人了，第一次和他站得遠遠的。圍繞着他的不是債券，算盤……而是空虛和白雪。

『我打囫圖？我應到龍擡頭，有邊有磴……到那時，你不用問我是掘棺盜木賣女出妻弄來的錢還你，我老包是血性漢！』分明是老包的聲音還在他的耳邊，可是他却活不到二月二了，連今夜都活不過去。

他想把債券從錢搭子裏拿出來，用手來玩弄着，這張是五十元四分利，那張是一百，月息三分五厘……

手震然的一顫，錢搭子由手上掉落在地上，再也拾不起來了。

血液已有點遲滯，祇下意識的想着。白癡樣的望着躺在跟前的毛驢，已經僵冷。他悔恨方才不該那樣殘暴的去打它，使它帶着痛苦和創痕去死。向前吃力的移了一移，想勻出一隻手去摸摸已經冰凍了的屍體。細細石了黏在手上的半凝的血漬。他的已經陷入麻痺狀態的心房，洶湧的鼓動了一次。似乎沾在他手上的便是那無

數被鞭答了的馴良的佃戶的血痕。將手舉在鼻子上聞聞，沒有舉到一股極端的惡脾，便將他帶入昏迷之中。

恍恍惚惚的覺着有些恐懼，那死去的毛驢也不會饒恕他的！

又掙扎着坐起，想將手探進懷裏，取出火柴，撻起火來，將債券焚毀，也不是爲了懺悔，祇是人們在死前的最大的空虛裏，準備作出一點兒非常的事情，將它填補起來。

不幸的是撻火柴這種簡單的動作，雖然容易，但在現在却比登天還難。兩手祇是顫着，互相參差，不能統一動作，全身抽筋似的痙攣，完全失去了感覺能力。廢然的嘆了一口氣，覺得在死前作一點小事也這樣困難。但也就因爲這個想頭反爾激奮起這能幹的總管非完成一件大的事物不可的心情。不知他用什麼超人的能力，集聚了最後一點精力，想將債券統統由錢搭子裏取出塞在屁股底下的套包的亂草裏去，這樣便沒有人能想到去找出來，討回這些債務了，但是他終於沒有作成，祇意

識清明的眼巴巴的看着眼前的錢搭子，却連拿起來都絲毫沒有可能。這是他第一次對於佃農引起過感情……覺着有些安慰，一道光明的圓暈罩在他的頭上……他昏厥了。

等他醒來，看見站在前面的是老包，從刺蝟的鬚子裏噴散出一股一股的溫氣來。「好了，好了！大概也是老包說的。」

「盃大的窟窿有我老包一棵心去塞！」

他記得昏昏時他倆鬧的半紅臉。他第一個感覺就是憤怒自己的狼狽。風雪，顛沛，僵凍，已經將他的大總管的威風，完全扯碎。就如一個被撕去衣服的皇帝，如今在接受一個乞丐的侮蔑的矜憐。

「我說讓你住下吧，你逞強！」老包直率的嚷。「要不是我討藥去回來，可惜了
一條命！」

李總管很想馬上霍然站起，造成一個奇蹟。將方才被人救護的那一段完全抹

殺。祇是略略一動，他便哎呀一聲倒地。

「不要硬撐，我扶你！」老包粗蠻的大手握住了他。李總管感到一陣劇痛，想擺脫了他，老包祇握得更緊一點。

「驢已死了，我背你！」老包代替了驢的職務。

「唔唔……」在背上發出啞啞的聲音，李總管意思是命令他停下。一而用手向後指着。

「扒犁？明早我來取！」老包祇管走。

李總管在背後蠕動着，似乎有幾分氣急。

老包回轉身來，依着他的動作，走到門前那兒，將他放下，猜想他意識的活動，向地上尋察，才拾起了那裝滿着債券的錢搭子……。

老包有些失悔去救他，那裏的債券就包藏着 he 下半世的悲苦命運……他本來是要凍死的，現在剛一活轉來，就伸手將它取回。他憤怒了，把總管向地上恨死命

的一頓。

也許這一頓之力，將總管的生機喚回。

「燒，燒……」他昏迷的吐出一些類似的聲音。

老包臉上一紅，覺得手在抖了，他將舉起的火柴侷促的放下，以爲自己錯怪了他。

李總管又鼓勵着，向他衰弱的點頭，如同在重複着什麼。

老包陌生的不知道怎樣做是好，心裏祇管跳。

「燒……」聲音是低細的，嚴厲而且急促。

他將債券燃着了，火光升起來。

李總管看着火光熄了，口裏有一口白涎吐出來。

老包慌亂着，知道已經不能挽救。

他對那堆微溫的火灰望着。

「燒……。」

雪又紛紛的落着了，成了大片的鵝毛，填平了方才踏出來的雜亂的脚印。

吞蛇兒

百哀圖之二

幹着吞蛇的營生已經有三個冬了。每天穿過摩天樓，百貨店等高大的建築物，連看也不看一眼，祇顧檢着那些冷僻的馬路去討錢的，那就是他。

水根是一個犯着炸腮病的小夥子，今年是十六歲。本來可以作工了，但從小就跟着爹爹討飯吃，不作興出力氣。可是也沒有力氣好出，胳膊伸出來簡直嚇人，除了乾枯得像朽柴之外，還佈滿了一絲一絲的青筋。如有耐性仔細去用手刮一刮，使有許多白色的鱗粉紛紛下落。他的師父由此就推斷出他是一條水蛇轉世的水根自己也就深信不移，所以在吞起蛇來的時候，真賽巨蟒擒虢，不但姿態英武，而且精神

百倍！

不過，一到晚上，在夢中就被另外奇奇怪怪的蛇將自己來吞了……

現在崇立在外灘上的海關大鐘正指着十二點，黃浦江的波浪舐着岸石，那每夜出現在水根夢中的蛇海也正好湧湧起來。

大的，小的，長的，短的，粗的，細的，紅的，綠的，雙頭的，響尾的，三索線，赤練，雞冠蛇，過山蟒，金銀索，野雉脖子，青肖蛇，飯匙信，百步蛇，竹葉青，雨花傘……都張起血盆大口向他趕過來，犛子火焰似的噴射，蛇涎如肥皂泡的泛起，海的浪花從四面兜勦過來。他想完了，一定死！

忽然有一條大白蛇，如一條白鍊似的將身子立起，用尾尖着地。此時他不但不是恐懼，而且簡直好奇起來。這是多麼好的一柄銀鎚呵，用尾尖着地！那條蛇接受了這種誇獎居然虛榮心增大起來，忘了一切似的，表演起舞姿來了。它用中間的腹部以草裙艷舞的姿態扭轉着，左右擺動，然後又上下聳動，聳動，聳動……突的那蛇變長

了，變大了，是白天在一家「京貨店」門口表演吞蛇的時候，那個穿白熊皮大衣的女太太從雙人的轎車裏跳出來，笑盈盈的對着他走來……水根真是興奮萬分，心中祇恨師父爲何從前不多教幾個驚人節目，能夠使自己的耳朵親切的聽見從那腥紅的小嘴迸爆出來的喝采聲和銀鈴樣的成串匿笑……他真想作出一個奇蹟來，將蛇老實吞到肚裏去，然後使那蛇從左眼爬出，可是看見了女人又像害羞似的，訕搭搭的退回了去，又從左眼裏鑽出！這時，那女太太一定會樂得祇顧拍着小手，像一隻被花逗瘋了的小蝴蝶兒似的……水根剛將手中的蛇舉起預備漂漂亮亮的吞這一次的時候，不期的站在遠遠「把風」的師父，拱嘴向他示意，要他向女太太討錢。他將蛇繞在手上，上前走近一步……那女太太吃驚的一叫，慌張的跳上了汽車逃跑了。人羣裏一個紅頭阿三伸出那個渾圓的白漆棒，照他頭頂就打將過來。把頭向下一縮，老老實實的等着那座飛起的泰山落下。心中祇想不要打得太重。可是等他瞪眼一看，那白漆棍已經化作一條飛蛇在天空灑笑，不再落下了。白蛇將身子

曲成七八個水浪，半伏下去，再蹠曲上來，半伏下去，再蹠曲上來，每一個起伏之中，那水浪都發出一個金屬的細響，非常婉轉可聽！水根忘記了那是一條蛇，祇覺可愛！

「女女……」他伸出兩隻手來，向那一道魅人的銀白的苗條曲線撲去，「女女女……」使勁撲着，用手仔細的摸索。

「插伊拉個娘屍希，儂哈體啦，那奴還弗困覺！豬獯！」

拍的一個嘴巴打過。他正抱在師父的身上。

水根哼了兩聲，朦朦朧朧的醒轉過來，心裏抱怨這巴掌打來的太快，使他尙沒得到滿足，就醒轉過來。

「插伊拉個娘屍希！」

睡在他旁邊的師父又罵着，翻身睡去，鼾聲大起。

水根摸着炸腮，火辣辣的疼，心裏不平。還留戀着他那最好的夢境。的確那是平生惟一的最富於詩趣的夢境了。平時祇夢見被蛇趕着，擒住，吃着，醒了。而這次不同，

不但那白熊大衣的女人可愛，就是那條白色的飛蛇，也有三分秀氣。但是一切不可挽救，都被那個糟老頭子給打跑了。

他想起了三年前……

三年前帶他乞討的爸爸，在月宮舞場門口向兩個美國水兵討錢，被皮靴踢在小便上，當時氣絕。過路人都說倘是真的，踢在小便上，一定會脫落滿口的牙齒。水根受了一個流氓的慫恿，伸手去攀爸爸的嘴巴，看看是否真的脫落了，可是嘴巴閉得牢牢的，想什麼方法也攀不開……就那麼死去了，將自己孤獨的留在世上。

後來餓了三天，是一個白鬍子老叫花子走來給他買了五隻「蟹殼黃」小燒餅吃。命他向他磕頭，叫他爸爸，從此他就有了個師父了。

說得那是一個冬天的夜裏，雪下起來了，馬路上全是污泥，北風吹起，水根兩天沒討着一個銅板，問師父，師父說也沒有。可是看樣子他分明在說假話，而且口裏就噴着暖馥馥的酒氣，有誰信呢。可是他是師父，說沒有就是沒有。於是祇好空着肚皮

去睡了。

夜裏師父從夢中喚醒了他。

「你冷嗎？」

「冷！」水根上牙打着下牙，熱淚奪眶而出。

「有酒，你喝，喝了就暖啦！」

師父把一大杯酒遞在他手裏。

裏邊似乎混着難聞的藥味，很難吃。水根喝了一半就停下來不喝了。

「你統統喝去啦，這是廣東的三蛇酒，貴來稀，儂作興都喝光，壯陽補腎去溼氣

格！

水根勉強又喝了一點兒。

這回是師父強迫着給他灌下。

酒力犯了，水根靠在牆根底下坐着打盹，喉嚨祇想向外嘔，可是因爲肚子是空

的，所以什麼也嘔不出。

他的頭垂在胸前，磕頭，額角觸在牆上，又擡起來，向一旁歪去。

「你餓嗎？」

師父拚命搖他。

「餓！」他把兩眼瞪得和電泡一般大，以為吃的來了。

「豬獯！餓！阿拉把儂吃！」

師父舉起了酒杯，蜷曲在那裏的是一條綠色的花蛇，像暈覺了一樣，露出萎靡不振的樣子，又像似喝醉了酒。

水根全身都抖着，身上的鱗屑一片一片的下落。

我一定得逃跑。

「爸爸救我！」他喊着。

他剛跑出兩步遠，便被泥濘滑倒了。給師父不費下腳的擒回來。

「你能吞蛇，老闆們給錢的就多了，阿拉把儂燻魚吃！」

「弗吃，儂就餓死豬獯！」

水根祇是抖着，心臟已經完全破碎，靈魂也在打顫。

「它會螫死我！」牙齒互相的擊打着，無主的說着。

師父格格的笑了一下，告訴他這是「冬眠」的蛇，不會螫人的，因為根本已失去了自衛的能力。祇管睏覺，什麼作用也不會有。何況又是一條無毒的小水蛇。倘若活着也是毫無本領，任憑人們擺佈的。

水根這才安心了一點，記起了師父說的燻魚。

而且師父真的就從垃圾桶的跟邊拿出一包燻魚來，一陣馥郁的香氣從他的鼻子一直鑽到心臟裏去……祇要吞一下那無毒的蛇，再吐出來，這燻魚就都屬於他了。而且師父又答應了七個燒餅。

但讓水根去追憶出他第一次怎樣吞蛇的經驗，那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祇有

過一次那蛇在他喉嚨裏滑進滑出，顯得特別腥惡一點。其餘的便都沒有什麼兩樣了。而且，真的，銅板越來越多，已經沒有從前那麼難討了，所以，他有時餓得緊了，或凍得緊了，便吞得特別賣力氣。不過祇有一樣，吞過一次蛇之後，就得吐出一口吐沫。據三阿狗說，這吐沫裏有精力，吐一回少一回。但要吐，銅板怎樣能夠進來呢？死的也就更早。還是吞一次，吐一回，多進來一個銅板吧！所以從那之後，不但會引起什麼不適，而且對於這個職業，水根已經有着幾分勝任愉快了。

……水根想起往事有些睡不着，祇盼被驚碎的夢境再重新圓上，可是竟不能。聽着師父打得噴香的鼾聲，心裏不由的充滿了憤懣。他什麼也不作，竟讓我一個人吞，然後把銅鈿全數拿去。吃的不算，還天天貪饑喝酒。而每次喝醉了酒，脾氣更壞，作興舉起拳頭就敲人。

水根想，要是睡在垃圾桶旁邊的蒲包裏的蛇要真的有毒，他一定趁他熟睡的時候，放出來將他咬死。或者那蛇，要是一條綠色的帶子也好，他也會將它絞在他的

頸子上直到他喘氣爲止。然而都不是，顯然的水根的圖謀是失敗了。

天明了，太陽漸漸的升高，店舖都已開始營業。不管情願不情願，水根又被師父在後邊跟着到離靜安寺不遠的一條小舖面很多的馬路上去討銅板去了。

水根的炸腮，使他的口形成了一個豬嘴樣，厚厚的兩唇上下翻扯着。所以在表演吞蛇的時候，他的嘴真是盡了最大的幫助，使看的人祇管喝采。疑心吞那根小蛇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張口怒目的野豬。

水根也以此自負，便盡量的將炸腮吹鼓起來。

然而他也並不是以吞蛇爲惟一樂趣的，倘能不吞而落得銅錮的時候，他就不吞。

看吧，現在他走在一家臘味店那兒，將蛇在手中高高舉起，很怕別人看不見。

那老闆從貼着「曹白咸魚」紅條的鐵網裏向外看着籠裏的幾隻斑鳩和鵝，鵝就咕咕亂叫起來。

老闆生怕斑鳩們吃驚得太厲害，到後來不易維持秩序，便從竹筒裏倒出一個銅板來，照着他的頭，恨恨的砍來。

一句『丟你細番哪』沒罵出嗓子來，因為心想既然將銅板把他，不作興再去得罪這個無賴的。

對面公共廁所旁邊一個乞丐，將上身脫得一絲不掛，在冷風裏打顫，端着一隻鐵盒不停的搖着。裏邊的銅板發出花稜花稜的響聲。『老爺呀太太，老爺呀太太……』他似乎得意的在向水根示威。

水根一看，氣上心來。那算什麼本領，那是硫磺扮了大米吃的。白騙別人的錢，你看我的！

於是他用豬嘴『啾……』吹了一個「叫頭。」

『啾……幫幫幫幫，幫幫幫，叭叭叭，幫幫幫叭叭叭叭叭，幫幫幫幫幫！』
看着五金店的老闆，祇管對着那個寫着“VALVE”的銀色大鑰匙幌招翻眼

皮，便知道要不好好吞一次，這一個銅板是不會到手了。

又叫了一會『嘟嘟……幫幫幫叭叭！』

老闆依然無動於中。

於是左手高高揚起，將蛇的頭部以下四五寸長拖落在手外。那蛇便本能的仰起頭來，變成一條雄赳赳的擇人而噬的毒蛇了。

水根將那三角形的頭，納入口中，蛇便順着喉嚨蠕蠕而進，直到祇剩了一根尾巴，挽在手裏。水根作態的用右手向胸部凶狂的捶了兩下，便有幾個看熱鬧的小把戲喊着。

『好，再來一個！』

他將蛇從胸中重新提出來，繞在手中向地上唾了一口唾液，等着擲下來的銅板。

五金店的老闆，早已不復望着那鑰匙裝胡塗了，正在對着這有趣的絕技，石得

出神。看他表演完了，便現出不滿意的樣子，鄙視的一笑，並不擲出銅板來。

水根癡立了一會，又『叭叭』了一通。大勢仍然無可挽回。

同病相憐的他對着公共廁所前邊那個半裸的夥伴看了一眼，便想祇好走了。乞丐早已停住了討錢聲，正在白相這邊的驚人表演。現在看出他的失敗，便擲過來一個倨傲的微笑，表示還是吃琉璃比他又剩力氣又收實效的多多。

水根一失意，便低聲罵起師父來。這個營生幹不長了，人家都看膩了，引不起興趣。而且春天也快到了，蛇兒也該醒轉來吧？他將蛇旋在手掌中，吞在袖筒裏。雖然目前還有七八家店舖好走，他也不想再討了。

『插伊拉個娘辰希！』

不想遠遠跟住他的師父走來向他罵着了。

水根不響。

『插那！』

『老闆們看不得不起勁了！』水根本想仔細說明不是自己不賣力氣，乃是別人看熟了，不以爲奇，不給銅板了。想到此地他很灰心，竭力想擺脫開這種痛苦的職業！

『儂要死要活！』

師父板就眼睛要趕過來敲他，水根在夢中曾經看見過一條有金色眼睛的赤黑巨蟒，恍忽間水根看見師父就是那可怕的化身。到處纏繞着他，到處跟踪着他，不管在吃飯，睡覺，以及作夢的時候，都來吸食他的血液，然後再化作毒汁來喂養着他。而師父是從來不作事的。除了有種種的謀害他的手段之外也毫無本領。水根祇在這無盡的逼迫之下，吞着自己並不願吞的蛇。——其實乃是蛇在吞食自己！

『要死要活，我不討銅板，儂能得到啥麼仔！』水根心下明白，他這生產工具要
不作事，壓扎工具的人也就毫無所得！

春天就要來了，蛇兒也該醒了吧。他祇沉溺的想着怎樣能使春天來得快點，自己怎樣該作一些從心願意作的事情。對於氣喘咻咻跟在後邊的師父含着恫嚇性

的詬罵，絲毫也沒有聽在耳裏。

『豬獃！』一隻V.S.的轎車從他身邊擦過，中間坐着的「毛子」看着水根昏頭昏腦的樣子，用剛學來的上海白向他狠毒的罵着。

『豬獃！』十字路口的巡捕，重覆着汽車中人的話在懲戒他，罵他防礙了公共秩序。

『豬獃！』師父也殺神樣的從後邊趕上扯碎了似的揪住他。

豬獃流淚了，前邊的警路的紅燈在他模糊的淚水裏映出了一片血海。

水根擺脫了師父的揪扯，很快的向着那湧起的血海蹣跚去。覺着一串電車腳鈴鏗鏗的就在她心上烙過，胡里胡塗的想跌下去，後邊有一隻黑色的大手又重新將他狠狠的攙回。

渾河的急流

在渾河左岸，白鹿林子……

蘇雀來的時候，蘇子已經熟透了。竿蘇高而乾的佇立着不動，大片的葉子都掛着秋天的金黃，閃着耀眼的光亮。苔蓬發散着愁苦的氣味，不願任風吹散了去，它們是有着飄散的命運的。而枝杈像流蠟似的指甲草的「古都兒」，那頑皮的子苞，却毫無計算的隨處彈開去，棕紅色的稞粒，到處的撒了滿地。

太陽柔和而光亮，天高了，空氣乾燥，白草沙沙作響，四處沒有一絲的陰影兒，草原上呦呦的聽着鹿鳴。

而這時竄天的白楊，在透明的空氣裏，顯露出一切高原的豪爽的美質，通體是亮的，微風過後，發出男性的吭吟——而沒有風的時候，又不動的，帶着溫柔的靜穆，

顯出寂寞的樣子。

紡織娘是沒有了，土蛤蟆也不叫；甜水井沿有「轆轤把」的繞旋聲，柳罐繩的漬水輕濺，家雀子唧唧喳喳的到處飛着，一會兒偷青的走進穀地裏，聽見看青的呼嘯聲，又躲進了白楊密葉的頂梢向下窺視。

林蔭處人家的大馬哈魚透出海鹽的腥味，在草繩上成串的串着……房簷底下掛着鮮紅的大柿子椒，好事的姑娘們摘下的癩瓜，透出比金櫟還暢快的亮黃，和紅的都絡配置在一起，隨風流蕩出一陣雄辯的明快和漂亮……林裏從富於彈性的土壤裏滲出酒糟香，因為沒被收拾的酸棗子落地了，而且螞蟻也分泌着蜂蜜……

這時叢老爺兒的小木板房是靜靜的，祇有一兩匹青蠅，在懶懶的噉嚼……狗兒按照氣節的邀請，會情人去了。

叢老爺兒家的看看已近薄暮，水芹子還回不來幫娘作飯，便順從着習慣輕聲的叨咕了一句。『這風丫頭……』實際上說是埋怨，還不如說是愛惜；想起亭亭玉

立的女兒，常常撇着鮮紅的小嘴，反對母親這順口溜的說法，自己不由的也笑了。

把飯菜都料理得十成有八成了，用圍裙擦了擦手，摸摸微溫的綠荳水飯，怕丈夫回來還嫌熱，就又加了一瓢冷水。

伊這才站在門口，手遮在腮邊上，轉成一個半圓弧形，向遠方叫着。

『水片子嘍，回家波……吃飯咧來……噯……』

反復着這草原地帶的風情柔媚的呼人方法。

水片子一手挾着一個大倭瓜，兜裏還兜着一大兜山落紅。小燕飛兒似的跑來了。

一個大倭瓜從臂彎裏滑落下去，回頭去檢，兜裏的山落紅又撒了滿地……伊心裏一急便生氣了……

『你看叫的人家這樣急，山落紅撒了一滿地……』

媽媽健步跑來，一邊問長問短，問是誰給她的，一邊用畚箕將草子和山落糝一齊收拾起來……

「快起來，我給你煮了兩個鹹鴨蛋啦……你要餓……不用等爹回來，先吃去……」

女兒還想放賴，一聽見鹹鴨蛋，便整理整理雙辮子，向屋裏飛跑去了。

「媽媽……金聲哥哥的刀拋得真好……媽媽，他能在一棵大榆樹上，拋成這樣的，媽，是這樣的……」伊蘸着飯湯在桌子上寫了「小口木」的字樣。媽媽縫着眼，懷着好奇心移近來看，看不出到底是些什麼怪樣子。

「然後……媽媽……他颺的，用左手，颺的，一齊又拋出了三把刀，在四框裏加一點，在木字上加一杠……媽，你不信，真的……」

剛剛被她的青春的喜悅所照耀，引起好奇的注視。現在聽了女兒哇拉哇拉講了半天還離不開拋刀子放火槍那回事，便引不起興致了。

「媽媽，真的，他說，要我敢把頭靠在樹上，他能在我的臉四邊釘上三七二十一把刀，我臉上不會受傷……」

「胡說，這小子不知死活的！」母親叫起來了。「這還了得，你就真的讓他釘了？」

「沒有媽。」女兒平靜的說。「不過，要真的讓他釘了，我相信也不會受傷的。」

「胡說，這小子不知死活的，這小子就會鑽心磨眼的欺負你，我不會饒了他的！」

女兒跳着去喂鳥去了，馴良的小鳥跳出籠來，在她的手尖上啄着穀粒吃，然後又歪着小頭，來端相主人的臉，伊覺出小鳥子的頑皮的不對，不由的不好意思起來……

「幹麼你也這樣看我！」

伊甜蜜的笑了，伊在回憶着。

「媽媽，來吃山落紅啐！」

「你吃飽了嗎……我等你爹回來一道兒吃……」

「我吃了八分飽，也等爹回來不會再吃一頓嗎？」

「唉，還是這樣的任性，女怕十八，過這個年你就十八歲了，還是……哎！」母親

嘆息着，擠着山落紅了。

「媽，你看這白子白瓢……他上樹去搖，我在地上檢的……」

「胡說，摘山落紅還有上樹搖的！」（山落紅是灌木。）

「真的，媽，南山那棵大的……」

「你以後不許和金聲在一道了。」媽媽當真的沉吟了一會兒，又重覆的說。
「記住，聽媽媽的話，不許和他在一道了，從今天起！」

女兒圓瞪了兩隻眼睛……

媽媽選擇了一顆大的光亮的山落紅，用手擠出子兒來，吃着。

「媽，爲什麼？」

「你記着就是，沒有什麼的……」

「不，媽，告訴我！」

「……………」

「媽媽……」

「不要噁唧啦，我要料理飯去嘍，爹就要回來，該生氣啦。」

是黃昏了，秋天的太陽，有着赤紅的熱情，半個天都扯滿了紅布。反照的光影，射入深深的林蔭裏，不但沒把樹影拉長，却將陰兒都巧妙的給取消了。樹林在這一霎時像搖幌在水玻璃裏一樣，暗淡的，幽遠的，又透亮的……可是不到一會兒，林裏便全暗了。高山上湧出一顆孤獨的星星，草墟裏有螢火蟲一烟一烟的明耀……

白日的影子漸漸的變成淡墨了。

山空裏透來人語的聲響，是獵人回家的時候呢。

「媽媽……告訴我！」

女兒凝着眸呆坐了一回兒，哀然的向母親懇求着。

「你看越長越回來了，大爽（十分的）成爲小孩了。」母親軟軟的責備女兒要「賴皮纏。」

「媽媽呢——我必得知道。」

女兒宣布了她的固執，眼睛是溼潤的，顯然的伊已經經過一番努力的思索。

媽媽似乎冥想了很遠，又像是整理了一下頭緒。

女兒眼巴巴的等待着。

「你是知道的……」

女兒哀怨的說，「我從來不知道過……」伊是受了委曲。

「我們姓什麼？」

「……」我們姓叢，女兒在心裏答覆着。

「百家姓上是沒有的……」媽媽作了一個虔誠的姿勢。「我們是偷生苟活的……」

女兒貞潔的仰起了輕愁的臉，細心的聽着。

媽媽把聲音放低。「我們的祖先姓金，是大明的子孫，祖宗是個有大學問的，明亡了，清朝就讓他降清，給他大官作，好得民心……他不作，皇上賞他紅纓帽，雕尾，花翎，馬蹄袖，朝靴，補褂朝珠，他說這些都和牲口用的一般一樣，也帶着頸串（指朝珠），上朝爬着走，皇上賜他半身，他還爬着走，皇上問他爲何不敢擡起身來，他說，「身穿禽獸之服，朝見禽獸之王，自然得爬着走才對」……龍顏一聽大怒，因此就降旨滅他九族，偏偏有一個遠房的奶奶，早就算明他不會降清的，可是要不降一定是橫禍飛來滿門遭斬……所以就預先逃了，清兵小隊子在後追，我們這一支就都藏在樹叢子裏才得了救……從那麼，就改姓叢了……你知道嗎，我們的祖宗都是有志氣的，他要降了……也是當朝一品，何必你爹打了一輩子的獵，到老年了還不得消

聞，還得早出晚歸的呢……」（作者註！叢姓據其族人稱，祇有東北有，以分布黑龍江爲最多，爲金聖嘆之後。）

『媽，我聽張家孀孀偷着告訴過我，我不信，媽，這樣好的故事，你怎早不告訴我……媽，情願讓爹打一輩子獵吧，這樣也是好的……』

『咄，站着說話不腰疼，（東北隱語：風涼話）爹也不比往年了……唉……』

母親慈愛的嗔怪着。

『媽，是的，我們的祖宗是有志氣的……清朝時我們祖宗不降……現在清朝不是又來了嗎？我們還是不降……媽，您說對不對？』

母親的臉被悲哀掩住着。

『可是，媽……』女兒剛想說，又噤住了。

媽媽轉過臉兒來。

女兒躊躇了一會，就偷偷的指問。

『可是，這和金聲哥哥有啥……關係……呢？』

母親粗魯的一扭身。『他不也姓金嗎！』

女兒領悟了。慘然的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語的說『……怪不得他說他也姓叢呢……』可是一會伊臉龐上的光輝又恢復了希望。『……媽媽，都出「五服」了，有啥關係……况且姓金的還多着呢，高麗人和蒙古人姓金的都頂多，不見得……』

『糜——志——氣』當母親的把全身一聳抖，背過臉去作活去了。

水芹子的臉條然失去了血色。這三個字每個字都有一千斤重打在伊的臉龐，打在伊的耳骨，打在伊的心上，打在伊的靈魂深處，使伊片片的碎落……屋子裏每件事物却對伊失去了力量，金絲鳥已經打盹了，獵具沉重的向她張起了陷網，火鎗發亮的排着，牆上一顆大角的鹿頭，對她深深的凝視着，她突的一恐怖，全屋子都化了灰埃，輕輕向下沉去，向下沉去……伊的臉孔，漸漸的隱藏在豹皮的草色裏，黑暗已是悄悄的走近了……

爹回來了，遠遠的就透來「巴斤克」（俄國皮靴）的咯搭嘎噠的聲音。

伊對於輕微的一點聲音都有點兒心悸，初夜來時照例飄送來各種的獸嚎。

媽媽笨拙的接出，一邊責備着：「你恁這時才回來……把我餓死了……」一邊替老當家的抗進了背夾子。

今天沒有什麼收穫，祇有一條小鹿，伊把它攢在牆角，就像沒有看見它似的，忙着去盛飯。

「橫是餓了……哎，這早晚才回來……」

叢老爺兒打着火爐，向盛好了的水飯盤看了一下，並不去吃，却沉思的吸煙。媽媽端起了飯吃了一口，看他不吃，便擱下了。

「這有串雞炸瓜子……」老太太誇獎的一笑，鼓勵丈夫去吃。

「唔……」他向屋角巡視了一周，非常黑，什麼也看不清楚。

氣粗的脫下了「巴斤克」，影綽綽的看定了牆角的那張橫臥的豹皮，便狠狠的打去，他在找到一個倒毒的對象出氣。

每隻都沉重的打在水芹子的身上，若是在平時伊一定痛呼起來，而且索性就投在爸爸的懷裏流出來幾滴嬌慣的眼淚，但伊不，伊在忍隱着，伊在忍隱着與這不可比擬的痛苦……

母親忙着又去拿倭瓜粥，說這次作的又面又甜。

可是剛好端進一小綠盆時，丈夫已經大口的吃炸瓜子稀拉胡嚙喝水飯了。

伊並不失望，伊也奮勇的吃起來了。

伊向黑暗裏尋找一下。

「水芹子，不來和爹一道吃一點……這兒還有一個鹹鴨蛋……」

沒有回聲，伊畢竟老了，看不見自己女兒躺在何處。山裏人吃飯，照例是不點燈的。

爸爸也隨着母親的目光向黑暗裏掃尋了一會，問着。

『孩子沒有吃飯？』

母親搖搖頭，『她發嬌呢……』

爸爸笑了。

水片子的眼淚落下來。

伊怕一會兒，嚴厲的父親發現伊的所在，便在暗影裏偷偷的爬起，虛虛的掩出門去。拔起腿來便跑。

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也不知是向那個方向，伊才覺出疲乏了，尋着一塊白石坐下，四周圍透佈出蘑菇的暖香來。

沒有了解，沒有同情，伊完全陷入了絕望的孤獨裏。

前邊有「水溜」花花的流去，水花濺在石上，生出澎湃的洞響，有着銅質的韻味。

前邊就是渾河了。

遠遠的鹿鳴着，林中傳來梟叫，伊鼓起了勇氣，跑到河岸上去。

月光上來了，銀狀的大水花透出新鮮的感覺，河上沒有霧氣，天上沒有雲，是一個甜味的夜，涼風浮來濕潤的芬芳，松鼠在枝杈上跳着，天河掉角……

渾河的水是渾的，唱着憂鬱的歌子。可是在月光下，它也被誘惑了。紅砂石的河岸，黃土河床，白茫茫一片水花，微綠的霧露，籠罩着北國的高爽空曠，長空裏流洩出一片霜華……何等的迷人呵，何等的夜呵……但是水片子是這樣的哀愴！

遠遠又聽見母親登高的呼聲。

伊賭氣不去理會，直到聲音一點都沒有了，伊才淒淒涼涼的走回。

爸爸已經升好了篝火，在一旁吸煙，母親正把一條青柳木在火上烤着，看樣子是把它烤彎了，好作「糞箕子」上的腰樑，柳木發出吃吃的聲音來。

『我們攤了三十張嗎？』母親沉着臉問着。『這又不是冬天，沒「雪滄」怎能打着呢？要是一旦交不上呢？』

『……………』爸爸拍拍的磕去煙袋灰，又裝了一袋。

『一定處死？』母親擔心的問着。

『那自然，聽說這個皇妃，是東洋人進貢進來的，「十月一」「過門」限了二十五天的限，讓我們交出五百張狐狸皮來，分五色，紅狐的一百張，黃狐一百張，白狐一百張，黑狐一百張，藍的用紫貂仁去充……………我們這兒祇出火狐，草狐，所以祇攤了紅黃兩色二百張，有貂就算着，沒有「拉倒」（聽其如此）……………咱家攤三十張要在冬天倒不算多，可是這三十張上那打去，這青黃不接的時候……………真造孽，他媽的全是爲了「裝排場」，也不知那個亡國奴出的主意，什麼符合國旗的祥瑞，放狗臭屁……………在早先年「開圍」都得有一定時間，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都是應節氣，算作國家的大典，那有這時候打狐狸的呢……………損陰喪德，毛頭怎能會好……………』

『三十張，真的三十張，二十五天的限……三十張，一天一張還多呢，上那兒打去……這幾年山也光了……』母親充滿了憂心，手無主張的在圍裙上擦着。

女兒從蔭影裏走來，默默的坐在篝火旁邊，眼兒凝滯的望着不定的火苗。

母親看見女兒的憔悴而龐，不由的難受起來，可是心裏又想，都是我憤的你，一半半點子的話也受不了，將來要有些風呀浪兒的，怎能支撐呢……又加心境不順，所以聲調裏充滿了責難的神氣。

『你啥時候跑到那裏去了呢……我喊了半天，你也沒有聽見，害得你爹祇顧罵我！』

『……………』

爸爸端詳着女兒的小臉，親愛的坐在她的身畔。

『水芹子要開通……不要心眼兒窄，明天幫爸爸下「壓拍子」（打狐狸之一種方法）「和炸藥」（將特製的炸藥放在地上，狐狸走過，炸而死之）……今天

十八，下月十三號，我自己就得打着三十張狐皮，大家夥共總的得打着二百張狐狸……大概這白鹿林子裏的狐狸從此就得絕種了……不過絕種也沒有什麼，祇是要交不出這些，採辦專員就認爲你有反滿的嫌疑，故意不加緊打。偏給在皇妃——老人說到這兩個字像髓髓了舌頭似的向地上大大的吐了一口吐沫——「出關」的大喜日子找個不吉利……你爸爸的這條老命就該交代了，那時，你想和爸爸生氣，也沒時候了。」

女兒聽着爸爸說的如此可怕，不山的撲在父親的懷裏，又流起淚來。

伊哭乏了便在爸爸懷裏睡着了。

「唉，那裏來的這麼多的傷心……你媽就會拿你「扎伐子」（出氣）……」爸爸看着女兒在夢中還冤屈的抽噎，不由的對老伴（即老婆）大發雷霆。「你到底和她亂說些什麼希離古怪的？越老越沒正經！」

說着憐惜的把女兒抱到屋裏去了。

第二天，一早起，這小茅屋裏的生命，便充滿了迫切和緊張。

父親紮壓拍子，女兒和炸藥，母親嘍叨。

水片子巧妙的打碎着綠荳盤，使那嶄新的「盃礫兒」都有「抹邪」有「偏礫」見稜見角……足足的可以折擗狐狸的精緻的小腿。

女兒細心的攪和着粉紅色的紅燐，放在陰乾處保存着，又着手去預備硫磺。到晚上父親已經紮好了十五架壓拍子。

老媽媽用火鉗子在篝火上烤着半生不熟的雞肉，遞給父親，父親便把牠按個的揀在「餌食」上。

在幽暗的火光中，爸爸輕聲呼着。

「水片子，來！」

她小鳥似的跳過來，分背了五隻壓拍子，和爸爸悄手悄脚的拐進森林裏去。

他們想在人定時分偷偷的將它們都按放好在狐狸出沒的地方，免得被別人瞞得，把壓拍子起去。

在填圈子週圍下了五隻。父親又把「地楔子」按個兒的釘了一錘，才滿意的領着女兒到南山山麓去。

當女兒的，檢了機會，就向老爸爸進言。

「金聲哥哥，不可以……幫着爸爸的忙嗎？他拋刀子拋得挺好呢？」

「刀子能斬下狐狸尾巴一根毛嗎？」父親指問了問女兒的愚昧。

「他也会摔「拐拉棒子」（一種蒙古人獵狐的方法，在馬馳的當兒，將手中的一個微彎的帶疙疸狼頭的木棒順手投去，百發百中。）」

「哼……」爸爸臉上粗橫的縐紋痠癢着。粗魯的掀動着鬚鬚。「他有工夫還吹笛子呢！」

女兒沒有臉紅，還更堅定的說。

「我去跟他說去！」

.....

第二天朦朧亮，父女兩人便去起壓拍子。

有九隻「犯藥」了，其中一隻破人起去。八隻都打住了，可惜的祇有五隻狐狸，其餘的三隻是倒霉的「黃皮子」(鼬鼠)

爸爸非常喜歡，責任已去了六分之一。

今天炸藥乾了，他們下完了壓拍子，就在林中「狐狸道」上擺礮礮彈，又作了記號，要別人不要在那裏走過。

「三十隻算不了什麼的！」女兒想起了昨天的成績，又看了今天的佈置，對着父親憂傷的老臉嘻嘻的憨笑。

五更天女兒正徘徊在離奇的夢境裏，被父親喚醒……

這夜他們居然又得了五隻，都是火狐。

「爸，我沒說錯吧！三十隻算不了什麼的！」

「看吧——」爸爸長出了一口氣，「也難說，我們明天到東山洞子用烟薰薰去，你和媽收拾收拾網！」爸還就心的說。

媽媽也有點笑逐顏開，和女兒一面織網，一面講仙話。

可是第三天頭上，五隻壓拍子便給人家起去了，他們這夜除了炸碎的兩隻山狸子之外，竟空無所得。

父親對於這些老獵友們的不顧信義非常生氣，但一想起交不上的要處死，對於他們的苦惱……也祇有搖搖頭，微微的嘆息一下，便決心的多打幾隻了……至少也得超過三十隻才行……

在白天，薰煙，網羅，用槍打，摔拐拉棒子……黃昏裏，下壓拍子，佈炸樂張，陷網……夜晚——又新添了一件職務——還得看守壓拍子，免得被他人起去……

父親看着勞碌的女兒也瘦了，狐皮漸漸的加多。

但是情形却一天不如一天，日子長了，好像狐狸都約定了，任着餓瀉肚子也不出來尋食。

叢老爺兒家的爲了鼓勵牠們出來的勇氣起見，到夜晚將小雞不住的嚇打，使之拚命的呼叫起來。並且將煮雞的腥水到處的傾倒着，想用這有力的誘惑刺戟起狐狸的貪欲來。

到了各家都繼起來模仿的時候，夜晚裏山林裏就充滿了一片母雞的呼救聲音，唧唧咯咯的鬧得風聲鶴唳不可開交。

「先讓你們盡量的叫吧……未了就該輪着我們了。」

叢老爺兒聽了聲音哀傷的說。

打到第二十二天成績是二十二隻！老爺兒便拉着水片子的手，哈哈大笑起來。「水片子，爸爸要看不見你了……還有三天，一天就得打三隻，可是三隻，一

根狐毛也碰不到……還要三隻……」

水芹子心裏怨恨金聲，她昨天到他家跑了三次，也不得要領，他祇作蘆笛子順嘴吹。「看爸爸死了，他後悔不……」伊心碎了。

伊想起。「爸爸，我們不好買幾隻，湊足了嗎？……去年的那十隻要不賣出多好，現在……」伊心裏十分急躁。

「買？爸爸沒有言語，他知道現在狐皮居奇的價錢。」

爸爸撫着她的頭，慈愛的開着玩笑。

「除非把你賣掉了，去換狐皮！」

媽媽在那邊也吐露出日常的調侃。「她就是一隻小活狐狸呢……」但又咽住。

外面一陣狂風，吹下了紛然的落葉，西北風起來了，一切都莽落在愁容的慘淡裏，渾河的水還鎮日鎮夜的流去。

水片子站起來，決定去找金聲去，伊是憤恨着他。

父親存屋裏小心的計算狐皮，想在原來的數目裏，再多數出一兩張來……二十二張，還是二十二張……

父親背起了槍去找李燻去了，看看他們打的怎樣，他是這山裏最大的獵戶，他被派的是五十隻狐皮。

迎而來了張得。

「大叔，你打狐狸去嗎？」張得手裏捏着五張草狐。

「……我去看看李燻……不成，我眼看着交不上了，你的十張皮子怎樣……」

「大叔我已打着整整十張了……剛夠數！」

叢老爺兒心裏一冷。「有餘富嗎？」

「沒有呢，我看這三天要有「落項」（獲得物），我送給大叔好了，我不要你錢的！」

老頭不知道爲何兜起了一股心酸……連忙說着，「我去了，我去了！」昏亂的走下山崗去。

李嫩家裏人正亂作一團。看見叢老爺兒來了，都團團把他圍住。

「怎樣，聽說你打的不錯！」

「不錯。」老頭兒把帽子往炕上一扔。「二十二隻！」

李嫩搖搖頭，由他的經驗裏，知道那八隻無論如何也打不出來了。

「你們的都齊全了吧！」叢老爺兒一看他簷前樑上都掛着精美的狐皮，不由的滋出一片強烈的忌嫉。

「你們的都齊全了吧！」他幾乎是怒吼！他看着李嫩的遲重的態度，就斷定他們的都齊全了。

李嫩摩着山羊鬍子的下巴露出狡猾的問着他。「我家攤了多少隻？」然後向他大兒子李森笑着看了一眼。

『五十隻。』叢老爺兒老實的回答。

『哈哈哈哈哈……五十隻，好……五十隻，總管老爺，我要交十五隻行嗎？老爺，我費勁拔力才打了這十五隻，實在交不出了，因為山上已經打光……放你媽的屁，山上的狐狸能打光嗎？你故意抗違，說上邊不應派你狐皮，砸了你們的飯盆子，難道皇妃不配穿你們狗攬的打的狐皮嗎？這是皇家的喜事，你們竟敢故意搗亂，顯然有反抗抗×的行爲，左右，將這小子捉起來……哈哈哈哈哈，老哥，你以爲我打齊全了嗎？唉，這是李大頭的四隻，這是楊三槍的二十五隻，這是趙永祿的十三隻……這是我的十五隻……我們爺三個打的，三個神槍手打的！哈哈哈哈哈……』李殿仰石天大笑起來，用手拍着叢老爺兒的肩頭。

『你打了多少隻？』

叢老爺兒免強的擡起頭來。『不是二十二隻嗎？』說完，眯縫着眼睛對他憂愁的望着。

「行！有你說的，我們爺三個兒是「熊蛋包」，（廢物）你一個打了二十二隻！」

「這有啥好說的，差十隻跟差一隻是一個的樣！……都免不了一個，嘿！」

「哎！」李燦也痛心的應了一聲。強烈的吸着旱烟，不再笑了。

「還有三天的限，大家多賣點勁頭。看看還能打出多少隻……現在齊對齊對大概總有一百四五十隻的光景了吧……」坐在炕頭上的伍老頭慢聲拉話的說出他的穩健。

「不成嘍，要再打出一隻來是你「下」出來的！」揚三槍斬鋼截鏽隨着呸了一口。

「到那時再求求老爺們，也許……」

「你老胡塗了，他能饒了你，可不能饒了你的腦袋！」

「那麼，怎麼辦呢？……」

「……」是的，怎麼辦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蕭羔子王八旦，交，交他娘拉個屁……不交嘍，我一個人交足了數，算什麼呢？還不是大家一齊去死……』一陣風從窗子裏颳來許多樹葉來……屋裏陷入了死的旋渦。

女兒本來似乎有千言萬語想說，現在完全被擾亂了。

『不過，爸爸，不過……』

爸爸看樣子不要去聽她的話。

『金聲，你去找各家獵戶去到李熾家開會去！』

媽媽從外面跑來，兩手在圍裙上幸福的揩着。『我給你們燉了鹿肉來，你爺倆個喝兩盅吧……唉，難爲了金聲九隻狐皮！九隻，真是乖孩子！不是還富餘一隻嗎？趕快給老王送去，可憐他攤了三隻，如此一隻也沒打着，那像你們這樣連氣，一打就是三十隻二十隻的……』

『大爺，我去了！』金聲說着走出門去。

『我們一道去！』爸爸止住了他。

水片子哀怨的向金聲看了一眼，便由着他們走了。

『媽媽……』

媽媽剛端來的一盤鹿肉都完全的傾在桌上。

方才一切幸福的預感，現在都化作擾亂的驚慌。

三十隻狐皮也救不了性命，大家都湊不出來，僅僅一家湊齊了也完全沒有用……

等老太太完全明白了這問題的嚴重時，兩個男人早已不見了，屋裏留下的祇是一片空虛。

黑夜的樹林是玄妙的。有板高的脾氣的苗條的白楊，躍躍欲試的舞動着，「玻璃葉」（即柞樹）有着愛美的孤獨，遇風吹過時，也保持着有教養的矜持，微微的擺搖着，如同起伏的浪兒。

狼在嗥，獾子咄咄喳喳的互相告驚。葉兒凋落了，在靜寂中辭別了自己的生命，鳥兒在夢見被獵人描準時，也會發出喧嚷的驚呼……

這時初十的月亮，不算飽滿，可是在森林頂梢也扯了一道紗霧……有着神祕的輕快……尤其月華如霰似的散在渾河水面上，又靜，又香，又有清涼。鶴鳥長嘯一聲，沒入蘆葦裏，信天翁便銜起魚兒呀飛去了……水溜蕩出音響，魚兒迎着輕光跳躍，樹影在波影裏，成了綠色的絲綢了。一會兒遠遠有獵狗大吠着，一會兒又有槍聲，可是月亮永遠維持了平靜的夜幕，渾河看不出有一絲兒混玄的蹟兒……

森林裏，有兩個人默默的走着，祇有重大的步武壓偃了乾草，透出蕭蕭的聲音。離開李廠家不遠，便聽見人聲「一渦渦」的喧嚷。

叢老爺兒回過臉來向後邊的企聲看了一眼，兩個人就都不約而同的加緊了脚步……

「……他們是爲了淫樂。我們是爲了吃飯哪……他們因爲取一個小鬼的婬

子，就要我們五百張狐皮，還得分五色，那有那樣湊巧的……我們是欠他的該他的，他們一聲令下，我們就得腦袋搬家，狐狸是在我們袴襠裏藏着嗎？我們說獻出來就獻出來……他今天娶個青洋婆娘，要狐皮五百張，明天又弄一個高麗娘們，再來五百，後天高麗的玩厭了，又弄個俄國的，我×他祖宗，又是五百……他們淫樂，干我們屁事……交不出的就處死……我們的腦袋怎就那樣下賤呢，諸位父老兄弟們，我們烏煙崗一帶一百二十家獵戶，今天全體議決：一，對於繳納狐皮一律拒絕。二，對於探辦專員，加以自衛抵抗。三，全體獵戶一致到第五路人民革命軍去……諸位父老，咱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咱們的痛苦也是相同的，咱們的敵人也是相同的……咱們的敵人要我們一起死的時候，我們却要求一起生，諸位父老們，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是相同的，讓我們一起幹起來，讓那些王八旦們看看我們窮山梗子們的力量！白鹿林子的男人不是夾餡餅吃的！

『慢着慢着！』又是另一個沙啞的聲音。……大家要沉住氣，我看，他說處死，

也許是嚇唬我們一句，也不見得都把我們個個砍死……我們到那時再哀求一下，說說實在情形，他們大概……」

「同志們，我們現在要的是自主！我們自個的命運！不是人家退一步，我們進一步，人家進一步，我們退一步，向人家磕頭等着來蹠下巴……我們得自個救活自個，自個管理自個的命運……我們不要什麼「也許」「不見得」「大概」我們要的是我們必定要活，必定得自個作自個的主人！」

「大家千萬不可輕舉妄動，要一動了，大兵一來，他們比我們厲害，那時我們討饒也來不及了……」

金聲闖上去一看，是伍老頭兒顫顫微微的在那兒說着。於是搶上去，把老頭兒一把推下木墩兒去。便扯開了喉嚨大聲的嚷道：

「我們爲什麼要討饒呢，我們白鹿林子的男人就沒向人討過饒……現在事到如今，不管是那滿肘子瘦骨架子是不是真娶了東洋婊子，或是那大肥豬（總管）

「假傳聖旨」(一句東北俗語)從中漁利，我們都不要管，狐狸打光是實情，我們這渾河兩岸，祇有狐狸是大宗出產，也是實情，今年冬底，你要再看見一根狐毛，你是休想，我們靠着什麼生活呢……狐皮今年是頂值錢，可是一概打光了我們的身家性命就都跟着去了……我想就是總管那肥豬從中騙我們的狐皮，什麼皇妃不皇妃全是胡謔八咧！」

「是呵，是他騙我們一定是的，城裏人也不知道娶皇妃，報上也沒報的。」

「他真的娶不娶的，我們那裏知道，他欺負我們山裏人不知世故，說什麼信什麼雜種×的」羣衆湧湧起來！

「不給！我們不給！狐皮是我們的家當，我們送了，冬天就祇好吃雪塊過日子，狐皮到那兒我們都賣出錢來了，活活便宜他，雜種×的。」是楊三槍的聲音。

李燻看見叢老爺兒走過來，便過來扯他。「你說得怎樣？」

「你打啥主意？」叢老爺兒回問他。

李燦摩着山羊鬍子，暢快的笑着。「沒說的，「拉出去」（土匪隱語：民變）」兩隻腳跟向上提着，提着，他有着東北人典型的爽快。

叢老爺兒縳着眉頭思索着，立在一棵巍峨的大樹底下。

「五路軍的司令是誰？」他苦悶的問着。

「×××！」

叢老爺兒繼續的深思着。

「我想大家的意思已經說的很多了，現在爲了集中起見，願意到第五軍那邊去的請舉手，就是說願意自己求生的請舉手！」

手如白樺林似的林立起來。

當叢老爺兒興奮的把手放下來的時候，彷彿聽見一個軟弱的聲音在他耳邊。

「爸爸，你走了，鬼子兵要來我可怎麼辦呢……！」

老人劇烈的搖動手臂，「不要去管，不要去管！」

他帶着熱漲的腦袋……向回家路上走去了，他怕看見自己的女兒……

可是母女正依着門守望着他回來。

老伴兒健步迎上來。

『是要拉出去了嗎？』她殷切的問，腦部劇烈的暈痛着。

『是的嗎，爸爸？』女兒無力的把頭栽在父親的胸前。

爸爸用着老鬍子擦着她的嫩臉。

三個笨拙的挨到房門前時，水片子看着爸爸的氣色，神經質的狂叫一聲，向林際跑去。

老婆子不以爲然的追着她的逝影望去，口中喃喃的說。

『要走的，要走的！……你還是拉出去吧，我們也苦夠了，我們就苦這一回吧。

……』然後眼裏流下淚來。

「你的套褲脫下來我給你縫一縫。……」皮手悶子「我今天晚上就縫完。……」伊又想起了多割幾副。「靴鞦繞子，」巴斤克裏的「氈襪」也得補一補了。

這時兩個青年的戀人，在渾河沿上，正在爲着生，死，愛，憎……的交流而掙扎而戰慄。……

「你必須「走」的，你留在這裏沒有用處，我自己會保護我自己……我會用「畫眉炭子」把臉塗上……」水片子急口的說話……

青年不言語。

……

未圓的月是容易落的，水面上的陰涼擴大了，霧色慢慢的加濃，兩人忘掉了應有的溫柔大聲的繼續喧嚷着，金聲還是不肯「走」。

青年把手裏握着的一塊石頭投在水裏，站起來就跑了，「我不能「走」」幾個不清楚的聲音遺落在他的身後。

水片子豎起了眉毛，手指絞扭着，快捷的踏在黏滑的青苔上……

第二天一清早起，伊便去找金聲去，伊不管別人計劃怎樣出發，怎樣布防，怎樣安置家人，怎樣將狐皮運到長春……伊不管這些，伊到處的找着金聲……

到日暮，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來，遇見了楊三槍才知道他被派作代表到烏烟崗去了。

……伊躺在炕上一面傷心，一面高興，但還把不定他是否有決心隨大隊走……伊又想他決心去了，固然是好的，但扔下自己一個人怎麼辦呢……伊橫着心不去想它了，不去想它……伊現在在幻想自己是一個可以白衛的將軍……我們的祖宗是有志氣的，我所愛的人也一定得有志氣……渾河的水年年流去，渾河的水就是一個很好的證人……伊幾乎對着河水發誓……我們會用血把渾河的水澄清了的……伊覺着昏而疲弱……假裝着睡眠好避去母親說不盡的安慰……伊的眼因淚水的模糊在暗中亮着。

爸爸在擦槍，母親在縫皮手閂子。

槍上的大栓，頂針，鈎死鬼，大抓，小抓，發條，車，保險機……父親都一一的檢察着，用油擦着，臉上沒有表情，也不和母親說話。

母親有幾次都張開嘴想說話。但都用力的壓抑下去，似乎不願用問題來煩難自己的丈夫。

水芹子想着金聲一定明天一早回來，也許現在就回來了，她決定聽見頭遍鷄叫……就趕去看他，作最後的訣別……

昏沉，疲乏，悲痛……瞌睡來了，整個的世界被黑暗悄悄的封鎖。

清早起，全山林裏埋伏着不祥的平靜，在平時，這兒應該有炊煙四起了，但是沒有，除了早烟就是朝靄。

草原上，蓑衣草白得祇剩一棵孤孤的草莖，深密，高叢的，透出濃厚的濕氣。濕氣凝聚着，帶着不爽快的調子，並不搖動，然而向上漂浮。

這時晨光也從山峒裏透出來了，苞米和蕎麥的香混在空氣裏。一棵大橡樹上巢的斑鳩，試探着飛出一圈又回來打盹。

起伏的山地，半圓形的土丘，隱在煙障裏。山上斜坡處破開闢的野田，植物都被露珠壓垂了頭頸，現在軟軟的彈起來。水珠落在土壤上，驚醒借宿在葉子底下的「扁擔鈎」，惺忪的伸展着小腿兒。

渾河急急的流去，看樣子是想在太陽沒冒嘴之前就統統流完……

每個心房都爲白鹿林子未來的命運跳躍着，每個言語都爲最正確的生路辯白着……等候肥豬的到臨，告訴他用血來回答他的鋒利是何等的鋒利！水片子在等着和金聲最後的一面。

但是渾河的蘆葦裏都散滿了步哨，大隊的人馬都集合到南山……隱藏在屋子裏的是敢死隊……金聲沒有消息。

太陽升了一桿子來高了。

草原上一匹白馬撥雲而來，有人從烏煙崗來送信來了。

說讓此地人戒備，一刻就有大隊來剿。

肥豬已經到了烏煙崗，那裏人恭敬歡迎，點香案，放爆竹……向大總管叩頭……作的必恭必敬。

然後領總管到一間小屋裏去看狐皮……

屋裏預埋了炸藥，四週都埋伏了敢死隊……

轟然一聲……

『現在總管大老爺一定上天參拜乾隆爺去訴苦去了。』報告的人詭譎的下
了結論。『夥親們，要有吃的喝的給咱家拿來點吧……一會兒還得烙肚子去呢。

（即臥倒放槍的意思）……』

復仇的風吹滿了山巒，遠樹，草原，林蔭……大家都期待着一個更大的勝利，水
芹子期待着金聲的轉來。

『回去，回去！』叢老爺兒一面躡逐着從茅屋裏探出來的詢問的婦孺挾着槍向河岸走去。

『有什麼消息？』迎面來了楊三槍，老頭兒問着。

『前邊探子沒來報，不知是不是捉去了，又派人去了……烏煙崗，野雉林子一帶都在開火，前邊山頭裏聽得見。』

『唔……』老頭兒應着，隱在蘆葦裏不見了。

全個林子都靜了。

大約在晌午前兒，南林子裏轟隆來了一聲巨響，透出一隻狗受傷的汪汪一兩聲，一切就都不響了，鳥兒喳喳噓噓的飛了一陣子也都恐懼的躲起來。

不一會兒渾河邊一派喊殺聲，靜靜的透來一兩聲槍響。

水片子今天特別的軟弱，她從昨天早晨起就到處的找金聲，也沒有下落，她想他至少應該和她一見再去死拚去……但是他竟不來會她，她從此也許永遠不能

和他會面了吧……這喊殺聲裏就有他的聲音在內吧……她竭力削尖聽覺想聽出她心愛的人的聲音來……

忽然窗外騰起一片馬蹄的亂響。

母親本來在將耳朵貼在地上向遠方去聽。現在一滾碌爬起，操起獵槍，在窗口守住，同時向女兒拱嘴，讓女兒向「大担箱」後邊去藏躲。

馬攏的更近了。母親砰然的發了一槍。

拍拍，敲門。

「水片子，水片子！」是急亂的喊聲。

母親摔下了槍，慌忙的邊跑去開門邊驚嘆着。

「唉，我常是誰，可嚇死我了……」

女兒知道是誰就跳出來了。伊聽槍響聲，知道前邊分明已經接觸，而他還爲了一個女人向回跑，伊忘了兩天一夜伊在將血熬乾了……伊在盼他回來，伊在渴望

等他相會一面……現在他回來了，伊臉上作出愠怒的表情，當着母親面前好像受了一種難堪的羞辱！老年的爸爸在前邊正打得「昂沛兒」（極峯點）吧……『我不能走！』……伊又記起那夜金聲狂亂的跑走之後，所擲下來的不是白鹿林子的男人所應有的一句誓言……伊的淚落下來了，伊用蒼白的臉色，祈求的引導着他……你就去吧……伊含淚的眸子虔潔的垂下去，但願他平安的再回來呵……

金聲臉紅了，吃吃的說：

『我被派到烏煙崗去了，因為兩方面編了混合軍隊，免得兩邊人隔氣，不能取得聯絡……所以，所以……我就走了！』

『那很好！』女的冷然的答覆。

『這是我帶给你的那把暖木柄的刀子……』

他從懷裏取出一把他擲了十年的刀子……有一次投一隻白狐被帶到洞裏去了，過了兩年他又從洞口把它拾回……他的刀子本來很多，但都被崽子（子彈）

給替代了，帶在身上的祇有這一把。

他跳上馬，向後瞥了一眼，就不見了。

母親把耳朵貼在地上，在聽着馬蹄聲，想偵察出金聲是否走出，槍聲是否推進……槍在聯珠的響着，喊聲時起……她竭力的用不十分得力的聽覺去辨別着這她寄託過全個森林的生命的一切。

她貼在地上，忽然的驚叫一聲。

「水片子，水片子，畫眉炭子，畫眉炭子！」

水片子似乎並未想到什麼畫眉炭子，祇狠狠的握住了暖木刀柄。眼前彷彿看見渾河的水翻騰的流去……

「不，媽媽，給我槍！給我槍！」

她將刀子熱切的塞在懷裏……

鄉愁

—

星兒一個人，坐在門蹲上。眼睛看着白雲。那白雲怎麼是一條線呢。

賣荷蘭水的小銅片，敲着釘鏽釘鏽響。有個鴿子的聲音，嗡嗡的，在半天空裏飛。

那個賣荷蘭水的敲聲，好像是越敲越遠。又好像在一個很深的巷子裏，和人家絮語……很難聽真。不過在星兒的耳裏，卻又非常的明晰，好像每一個敲聲，都是在他和他招手，都是在和他透出無限的親密。

一個包花生仁的碎紙，從街的北頭颳來。掛在一塊碎磚頭上，拍拍的響。星兒懶得去聽。他向北望了一望，道上什麼人也沒有。好像愈往北愈高，而且塵土也愈厚。風

颯過來，道就沈在煙塵裏，看不見頭。

大鵬今天也沒出來拋標槍，一定又是睡晌覺了。

道上一個人也沒有，風吹來挺熱。一切都沒意思。

紙片還是掙扎的響。星兒聽見了，又看了它一眼。紙片掙扎得很吃力，很想立刻就跑開了去。但是磚頭卻太礙了它的事，很和它過意不去。星兒想幫它出去，但又怕那張紙片立刻的飛了走，末後一個人平着沒意思。手兒還托着。噙着微汗的小下巴，似乎在觀望些什麼，又似乎在打算些什麼，神氣非常的癡滯。

風絲兒更大一點兒了，紙片刮得更響了。星兒心裏一急，剛想用手去捺——他這時不知道自己的舉動是想幫助紙片脫走了去呢，還是存心想把紙片依然繼續的按了下來。——紙片卻躍過磚頭跑去了。翻折着，在地面上沙沙的響。向南一直的跑去，頭也不回。星兒癡癡的石它跑開去了，漸漸的，小了，更小了，成了一個遠遠的餘影了，終於眼簾一霎，什麼都不見了。

星兒歪歪頭，看看那磚頭還是孤零零的躺著，什麼都沒有了，連敲銅片的聲音也沒有了。

風有意無意的吹，電線發出輕微的磕碰聲。

風是倦怠的，熱鬧的。

怎麼還沒來電燈呢？星兒想。他擡起頭來，看了看街燈，太陽還黃澄澄的照在頭上呢，現在許剛是晌午。

四邊除了風的苦悶聲，什麼都陷在熱騰騰的昏眩裏。星兒覺得什麼也沒意思，腦子嗡嗡的。覺得什麼東西都變小了，什麼東西都不寬綽，都擠繞着他小小的心。

他想起去年，那是叫去年吧？和大表舅在雪地裏用糞篩子扣蘇雀。他又想起那個用秫桿棍紮成的小籠子……那個小籠子……現在他好像又看見那小的籠子了，真是狹的籠呵……

忽然一個不長進的黃蜂，拖着一個長針，邈邈迤迤的溜了過來。在他頭的四邊

噤噤了半天，最後，才爬到一個古老的磚縫裏，半天半天沒有出來。

星兒想，這要是在家姆，在家裏該多好。沒有黃蜂，可有蝴蝶。蝴蝶有黃的，有花的，有白的，還有小藍花的，小藍花的最好，小藍花的在土豆地裏最多，小藍花的我捉過

……一落下時，牠翅膀喘氣樣的一張一合，上面有銀星……

『來，憐孩子，你一個人在這呆坐着幹嗎？來，跟奶奶睡晌覺去。』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婦的頭，遲迷的從門口裏探了出來，走過來，牽住了他的手。然後又向北邊張了一張，便自言自語的說，『唔，都颯冒煙了，這大毒的風！』

星兒默默的坐起來。

『你這孩子怎麼不願睡晌覺呢？我都睡一覺了——你怎一個人跑出來了呢——先生說你有病呵……』

星兒一聲不響的走到屋裏，屋裏悶熱。他輕輕的揩了揩額角上的汗，便爬到牀上去了。

「奶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呀？」

他很想立刻的睡去，因為那樣也許會好過些。但是他又睡不着。

他覺着身上非常的束縛。

「奶奶，我都得脫光了，我才睡。」

「不行，都脫了，閃着呢？」

「不，我脫。」

「不行，你有病，你看人家救世軍外國的孩子都穿着睡衣睡。你看熱點可不要緊，閃着可不是玩兒的。」

星兒翻了個身，汗還使勁的往下流。

「奶奶，怎麼也沒有扇子。」

「那不是你老叔拿來的一把扇子，讓房東的小狗給攔了去嗎？」

「奶奶，他咬咱扇子，咱怎不要他賠呢？」

「他是房東，咱們上個月的房錢還沒給人家繳呢……」

星兒放下了兩隻瞪得圓了的期待的眼睛，長出了一口氣，把小衫從腰向上拉開，又翻了個身。

「奶，我老叔要來，你可招呼我，我睡着了你也招呼我，奶奶，聽見了嗎？我老叔來。」

「奶奶呼你，你好好的睡吧。」

奶奶用昏花的眼引着針線，老是引不上。她慢慢的擡起了頭，看了看那一尺見方的小玻璃完全讓裏院房東的角門的影子，把投來的光線給擋上了。她無力的嘆了一口氣，又低下頭來繼續引針。

她剛想起讓星兒來替她引。她向牀上看了一眼，看見星兒已經把身子都貼在牆上，預備睡了，便不想招呼他。又低心下氣的把老眼淒迷在一起，拿起了針來引。好

容易算引上了，一條白線頭，已經讓汗給完全染黑了。

「奶奶，你也睡。」

「呵，你怎不睡呢，大夫沒說嗎？……我給你老叔補雙襪子，我看他前天從學校回來，把襪子壞的都不像了……哎，那孩子……唉……」

「奶奶，看咱倆誰先睡着，誰是好人，一，二，三，四！」

「混孩子，睡覺不好好睡，竟瞎鬧……你沒聽大夫說嗎？不行淘氣，祇許曬太陽，靜養……要是沒有錢呢，住西山，捕螞蚱，捉蝴蝶，吃牛奶，雞子，魚肝油……在草棵裏玩。」

「奶奶，我好點了，是不是，我頸子的癩癩沒有了，是不是，奶奶，你摸摸，奶，你摸摸。」

「是，是，沒有了……你就睡。」

星兒又不響了，把一隻脚伸到牆上去。他覺着牆上的涼都跑到他身上去了。

奶奶又遲疑的看了他一眼，剛想說牆潮，但是知道他又要睡着了，便不作聲了。明天把那塊破氈毯攥在那兒，也許就好點了，省得他着涼。

星兒安安靜靜的睡了。她又一心一意的補襪子。

外邊一個鴿子嗡嗡的飛過去，什麼又聽不見了。

星兒已經翻到這邊來了，兩隻小手不住的在身上搔。

奶奶用手扇了一扇臉上的汗，又低下頭補襪子。

星兒直翻身，睡不穩。

奶奶放下了針，過來，先用手伸出來，摩擦他腦瓜上的汗，涼絲絲的，又看了看氣色，也不紅也不白。「來——奶看，翻個身，來，好乖乖。」

奶奶狐疑的拖着 he 翻過身。呵，身底下十幾個紅點子都爬出來了。呵，白天就都爬出來了。奶奶用手吐了吐沫，捉起一個就往地下踩。「唉，我也傻了，我還當孩子來病了呢。唉，這怎麼說的。把孩子咬的翻身打滾的……」

老太太一邊自言自語的，一邊走到窗戶的醬油瓶子旁邊，找出一個臭蟲藥盒子來。回到牀上，拍打拍打向孩子的四周吹。吹了半天，才放下了藥盒子。又拖拖孩子。

「來，來，奶抱，來，望外邊點睡，別沾一身。」孩子也模糊的離開了牆，露出了剛才撒了藥的白被單來，怎的還沒撒上？老太太又用手在布單上抹了一抹，在鼻子上聞一聞，可不，一點藥味也沒有。老太太連忙又拿起了藥盒子一看，原來是空的。她憫然的把它往旁邊一放，咳，人真老了……可是臭蟲藥也得買了……她向着自己牀上的錢匣子無力的瞟了一眼，便立下來想，怎麼辦呢？老太太又從那邊大牀上把自己的被單拉出來，攤在星兒的靠牆這邊。她想臭蟲要來，也得先爬在被單上，才能再往星兒身上爬。可是沒等爬到他身上，她就可以看見了。她覺得自己想的很聰明，這回臭蟲再不會咬到她的小孩子了。

二

睡夢裏，星兒又回到他的故鄉。

故鄉的家裏是個寬大的菜園。菜園裏開滿了火爆爆的黃花，花蜂懶懶的飛着，飛出一種好聽的嗡嗡聲。

門前是個涼絲絲的水井。一棵百年的榆樹，足可以蔭沒了全井面而有餘。一個鐵樑的柳罐斗子，一個長着鐵把手的柳罐斗子高高的斜掛在軋轆把上，軋轆把放賴似的在地面上一伸懶腰。小花伸長了舌頭在水槽裏洗澡。一棵鬼筆苔，亭亭的像個長癆病的女冤魂似的站着，一棵，兩棵，三棵……井底上一根金線蛇遊出來，吞了一隻蛤蟆，又翻回了老窠睡覺去了，一切都甜適而安靜。

星兒正聽着爸爸在大樹底下講人黃狗的故事——搖一搖，繞山棍，棍一棍，滿天飛……

賣燒餅的老白就來了「燒餅呵，油榨糕……」

星兒要吃，爸爸說不吃那個……咱們有甜瓜，甜瓜比那個好吃。

爸爸扔下了蒲扇，到井裏提了兩卜，一筐嬌綠的甜瓜便在一個水提籃上出現

在眼前了……真的是冰鎮的甜瓜呀。

.....

後來……二姑從東邊裏跑來了給他編毛毛烘，給他摘姑娘秧，和他跳九州，翻花，拍拍手，下挑，走方塊……日子真好過呢……

.....

可是忽然有了那麼樣的一天，紅頂山大營失火了，滿街筒子都是逃兵，到處的搶東西，人們都說日本兵把北大營佔了……

爸爸半夜回來，渾身是血，說這次出去，永遠不回來了……奶奶拉着他手哭，說：『不要去呀，不要去呀……』

但是爸爸到牆上摘了盒子砲下來，便跳出去了。剛一出門，又回轉身來向星兒看了一眼，便又出去了。外面一羣的馬嘶聲，噌噌的一叫，接着拍拍拍……一陣馬蹄聲，便什麼都沒有了。

從此便不見了爸爸……

「爸爸！」星兒向空中大聲的一叫。「爸爸，我跟你回家去！」

星兒一翻身便醒來，淚水充滿了眼眶。

「奶奶……奶奶，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去……奶奶，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

三

賣蘿蔔的走過去了，星兒連忙爬起來，他想大鵬該回來了。他想看大鵬去。

「你怎不躺着呢，不行你起！」

「我都躺着四五點鐘了——人家還得躺着！」

「你好養病呵，大夫沒說嗎？」

「我看大鵬練標槍去。」

『你看一會兒就回來呀，你別拿標槍呵，右畧着你……來，奶告訴你，人家要給你蘿蔔，你別要，你要嘍，你跟奶奶說，奶奶花錢給你買。』

『我知道。』星兒像燕兒的跑出門去。

賣蘿蔔的已經走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太陽從西邊照過來，房子的影子都伸長了，一直到前邊的土牆根，有影的地方都是暗黑色，沒影的地方都是金黃色。

大鵬可沒來練標槍，街上什麼人也沒有，他練過了嗎？星兒看看街上的塵土的印，都很平的，沒有槍印，他想他今天爲什麼不出來呢？他向街的兩頭，看了看，也沒什麼好玩的，他又想起了大鵬，他想到公寓的門口來看看，又怕那看門的瘦老頭撒扭。街上什麼都靜，風絲裏又可以聽見賣荷蘭水的小銅片的鏗鏘聲了，在公寓的門口，一個老頭搖着蒲扇打着呵欠。門口一個小腦袋，先探了一探頭，他想要看見大鵬就招呼一聲，可是大鵬並沒有，他才又把頭沒精打采的縮回來。

老頭似乎看見他了，也知道他幹什麼來了，可是還立起眉毛來問：『你找誰？』

「我找大鵬——白先生。」

「什麼大鵬二鵬的，讓人捉去了。」

「捉去了誰捉他？」

「不知道。」

「因為他拋鏢槍嗎？」

老頭兒看了他笑一笑，笑的比哭還難看。「他是××黨！」

「他們什麼時候放他？」

老頭兒看不起他似的把頭向左邊一扭，又搖起蒲扇。

星兒惘惘的走出來。他看見電燈上來了，他又高興起來。他聽見賣荷蘭水的敲聲，已經近了，他想他要上門口來，我就讓奶奶給我買。他看見一個大胖肚的綠豆瓶子，裏邊滿是紅盈盈的紅梅子汁。

敲的聲音更近了，我在這兒等着嗎？不，我先問奶奶去。

「奶奶，我要喝荷蘭水——」

「什麼叫荷蘭水。」

「就是酸梅湯。」

「不行，你沒聽見你老叔說，那裏有微生蟲嗎？人喫了得得病！」

「奶奶——我喫。」

「…………。」老太太提起一把鹹鹽放在炒土豆裏。

「奶，奶，我就喫這一回。——」

「可就這一回呀，下回不許喫。」

「奶奶，奶奶——你給我五個大子。」

「不給，給你三個，三個就一大盃了。」

「不，三個才一小半盃，不夠，五個，五個大子——奶奶，給。」

「你看你今天一天花多少錢哪，早起買兩燒餅，晌午，晌午……。」

「晌午，晌午，我買了嗎？」

「今天晌午沒買，那天晌午沒買呀？」

「今天我花四個大子。」

「四個大子不是錢哪，我的銅子都買土豆了，你老叔一會兒也許來，他就愛喫土豆。」

「奶奶，五個大子……一會人家就走了。」他聽見那敲聲，已經在公寓門口了，不過他彷彿又聽見那敲聲發出要走的聲音。

「給你這四個，沒有啦，都買土豆啦。」

門口站着一個瘦小的漢子，手裏拿着兩個銅片懶懶的敲着。眼前一個大黑油桶，上邊用金字寫着：「冰鎮梅湯，衛生開水。」上邊一個二尺長的白布篷，被太陽曬的都已經變灰色了。還有兩個補綻。瘦小的漢子，便把腦袋接住那塊從補綻印下來的影兒，不再移動。因為他覺得那地方的陰影，比別處都涼些，都厚些。

一個已經破成像手掌形的芭蕉扇子，拍拍的轟着蒼蠅，剛打起來，嗡嗡的四圍叫了一陣，又都黑鴉似的落了下來。

『四大枚的梅湯。』

『要冰嗎。——』瘦小的漢子，放下了銅片，提起那綠豆瓶子。

『不夢——要，要冰。』

瘦小的漢子，不聲不響的拿起了一個小藍花盤，用一個鐵鎚子敲冰。

『多攔點冰。』

『少不了。』漢子攔了小半盤冰，就倒那血色的水。

『那去了冰，就那咕呀我不乎冰了。』

『你不是——要冰嗎？』漢子似乎生氣似的，用扇子拍拍的打跑幾個乘機而

入的蠅子。

『尾兒用手從盤裏撈出一塊大一點的冰，你看才半盤。』

漢子快快的，又倒裏點紅汁子。

星兒手裏握着那塊冰，爬下腦袋喝。

漢子又懶懶的敲。

星兒看看那盃，已經空了，再不能喝了，便放下了。想和漢子說句話，但是賣梅湯的卻無精打采的走了。

車子一搖擺，蠅子便喫驚的向四外飛舞，星兒連忙向後一躲，『好嘢……』很愉快的笑了。

車子嘎嘎滋滋的走着，四個薄鐵的輪子若不勝其苦的在地下滾着。

星兒看着車已走遠了呵，好涼，好涼，他又換了一隻手，跑到屋裏。『奶奶，冰！』

奶奶，模糊的看了他一眼。

『奶奶你要嗎？呵！』星兒想用手把冰打開。

『不，我不要，啥好的。』

星兒把一塊冰整個的都攔在嘴裏了。

「奶奶，奶奶……」他嘴裏說不出話來，牽着奶奶，指着自己的嘴。

「呵，看見了，真能耐。」

「奶奶，還不喫飯？」星兒把冰又握在手裏。

「我尋思等你老叔——今天不是星期？」老太太疑惑的自言自語。

「奶奶，我知道，今天是星期，救世軍佈道了，我聽見的，打大鼓。」

「他們那天不佈道。」

「奶奶，咱們問房東，房東有日曆。」

「問人家幹什麼。」

「那怕什麼，我去問去。」星兒站起來就走。

「你給我站住，你個小孩子懂得什麼。」奶奶生氣的向他一瞪。

星兒不解的又退了回來。

奶奶向外看了一眼，使用着聽不見的聲音自言自語說：『人家兩口子對躺着抽大煙呢，你跑那問啥去。』

星兒惘然的坐在牀上，兩條小腿掛在牀沿上，無意的前後的搖擺着。他覺着奶奶不能和他玩，他看見奶奶牀底下一個紙匣子，他想拿出來搭小屋，他便爬到牀上去拿……

『吱吱！』一隻小老鼠、

『老鼠！』星兒愉快的笑了，回過頭來，想告訴別人，屋裏一個人沒有，他再去看看，老鼠已經不知道鑽到那兒去了。

『老鼠——奶奶，我老叔怎還不來？』星兒爬出來。

『他橫豎不來了，咱們喫飯吧——今天一定不是星期。』

『奶奶，我端菜，我端奶奶，我端菜，我端。』

奶奶，端着一盆飯，走進來，星兒先端着一盤土豆絲。

『不給老叔留嗎？』

『他不來了，你就喫吧。——這是蒜。』

奶奶坐下了，先禱告了上帝，這才喫。

『奶奶，我知道，我都知道——阿門。』

『喫飯罷，你多喫菜，你老叔不來了。』奶奶又把手遮在眼睛上向外看着。天已經黑了。

『奶奶，咱屋怎還不開電燈呢，街燈都來了。』

『哎，你喫飯罷。』

『我叫房東去。』

『你給我呆着——』

『花錢嘯不開電門。』

『你——』

「房東，開——」

奶奶，瞪着眼，舉起了筷子。

星兒撇着嘴，嘴裏嘮叨着：「這麼黑，這麼黑。」

兩人又默默的喫。

「你喫吧，我不要了。」奶奶把一盤子土豆湯，推到他跟前。

「我也不喫了——這麼迷糊。」

「天熱的，你躺躺。」

門外有自行車的練子花花的響聲。

星兒放下筷子便跑出去了。「我老叔。」

「老叔，老叔，我們都喫完飯了。」

「喫完了，好。」

鐵珊把車子推進來，放在窗戶底下，便進屋來，「怎麼還不開燈？」

『那天不是這樣。』屋裏幽幽的透出母親慈愛而鬆緩的聲音。鐵珊把探進屋裏的頭抽回來，便站在旁簷底下，『喂，房東，開燈！』裏邊也沒回聲，豁的燈便開了，十六燭的淡黃色的燈光籠罩了這小屋，星兒覺得屋裏從來沒有今天這樣亮，心裏是滿懷的高興。『哼，還是我老叔——老叔比奶奶強。』

『你從學校騎車來的嗎，這熱的天？』

『那是——我昨天就在城裏付的。——』

『你沒有——課。』

『那個姓黎的那門 Course 我給 Droup 了。』

『我當你不來了呢——你喫啥菜，我給你作去。』

『我還不餓，有飯嗎？』

『飯有——菜，豈剩湯了——你自己騎車去買，就到拐彎小舖。』

走。

「我還去買呢，來，星兒來侍候你老叔，還有葱嗎？」

「葱沒有啦——我給你買菜去。」老太太一邊放下了一副盤筷，一邊轉身就

「不用去買，有蒜嗎？」

「蒜有。」

「醬呢？」

「有。」

「好。」

「老叔我給你拿，我知道。」

「好。」

「還有菜湯，泡飯喫。」老太太遲疑的走過來端出一盆七豆湯來。

「倒了罷。」鐵珊拿過來，走到外邊去倒了。

「什麼你都倒，油啦鹽啦醬啦的，那就傳染上了。」

鐵珊把空盤又浸在水裏，便高據桌面，喫起蒜來。

「這是野蠻人喫法……」

「老叔我就愛喫蒜。」

「喫蒜好，蒜能清血，對你的肺有好處。」

鐵珊喫了一盤，又像在想起了些什麼似的，沈思起來。

「老叔，你們學堂有糖。」星兒坐在桌子的對面。

「糖。」鐵珊正在沈思。

「就是喫的那個糖。」星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呵，呵，有的，明個我給你多帶點來。」鐵珊又舀了一盤飯。「呵——我這

還有幾片呢。」於是他站起來，在黃卡布的褲衩後邊的兜裏掏出了三片口香糖。

「他媽的，在夜來香開會，還得照顧他。」

「老叔，這叫橡皮糖，我管他叫橡皮糖。」

「好好。」鐵珊沈思的喫飯。

「你在家裏什嗎？」

「不，我還得回學校。」

「這麼黑。」

「不要緊。」鐵珊站起來，把碗筷都收在一起，都浸在水裏，把碗用乾布擰乾。

「你放在那兒吧，我洗。」

鐵珊不到五分鐘便把髒水倒了。

「老叔，我胖了。」

「胖了好，等我稿費取來，再給你訂一月的牛奶——糖，你可別嘸哪。」

「我知道，像膠似的——那次，我還把他扯成一把刀，今個我得作個鎗。」

呵，老叔，老叔，可是大鵬讓人捉去了。」

「誰說的？」

「公寓老王說的。」

「什麼時候？」

「他不告訴我。」

「呃——」鐵珊遲疑了一刻。「媽，你這幾天病好了一點嗎？等我稿費取來，我們到醫院去割去，醫生說再晚幾個月也不十分要緊……」鐵珊聲音痙攣的一頓，看了看母親的顏色，面容就特別的陰暗了。「媽，你還有錢嗎？」他預備去了。

「還有四塊，夠花了，一星期也花不完。」

「好，我就回去了。」

「怎麼，你回學校？」

「沒關係，星兒好好養，好好養，你就胖了，下回來，老叔給你訂牛奶，魚肝油還有嗎？」

「老叔你不走。——」

「不，我有事。」

「老叔你走就剩我自己了，奶奶不跟我玩——老叔你多早來，給我帶小蝦米來，會跳的小蝦米來，我小時候在咱家，在下二台……」
「星兒攏着老叔前後說『老叔咱們多早回家，上下二台，我姥姥家。』」

鐵珊去取車。『咱家讓小日本佔了呢。』

「老叔，這個地方日本不佔嗎？」

「也會佔的，就看我們鍊膀不鍊膀了，咱要練膀，他小日本就不敢來——你看老叔的胳膊多膀。」

「奶奶不讓我拋鏢槍。」

「好好，你好好休息，明天老叔來看你。」

「明天哪，明天一定，明天我等着。」

『反正幾人之內，我一定來。』

『明天！』

『你回去吧，呵——我幾天之內，一定來。』

鐵珊騎上了車，也沒燈，『你回去——我一定來。』

『老叔，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呀！』星兒看着車，剛想說。可是車卻拐彎不見了。

四

第二天，星兒一早起來就昏昏沈沈的，喫過了午飯自己躺在牀上就睡着了。奶奶奇怪今天這個孩子怎麼這樣的聽說呢，伸手摸摸他的身上也不太熱，才覺得有點放了心。

晚飯好了，叫他他也不喫，還是昏昏沈沈的，奶奶有點着慌。

「星兒，你喫飯哪。」

「奶奶——」

「你喫飯不？」

「我不。」

「你好好的躺着，躺躺就可好了。」奶奶的心開始的有點忐忑。

星兒翻了翻身又睡着了。

晚上，孩子就瀉。一直到十二點了，兩人都沒睡。房東把電燈閉了，奶奶在黑暗裏，摸了半天，半天才摸出一根小紅洋蠟來。點着。星兒還是瀉，瞪着眼，看燈火，一聲也不響。眼睛烏黑的發亮。

「奶，我好不了囉！」

「別胡說，剛病的，有什麼大病，就胡說八道。」

「奶，我知道，這叫肺病，媽媽就是鬧這個死的。」

「你怎竟瞎尋思呢？——奶奶知道的多，你等大亮，奶給你接大夫，吃服藥看看就好了。」

星兒再不言語了，烏黑的眼睛沈入了默想。小眼睛一展一展的在黃澄澄的燈光裏發亮。

奶奶一夜沒睡覺，有些睏了，眼睛不由自主的閣上了。向前一磕頭，又醒了，連忙又用手去揉兩顆發酸的眼睛。

一個蛾子撲拉撲拉的在小燭火上，燒着了半個翅膀。

「蛾子。」星兒聲音裏有點恐慌。

奶奶輕輕的拔了一根骨頭簪子，把它剔出來，放在地上，蛾子的翼子撲拉撲拉的拍在地上響。

星兒看着牆上奶奶龐大的黑影，喫驚的問：「奶奶，什麼響？」

「不要怕，蛾子。」

星兒瞪着眼睛邊聽。

奶奶在牀底下撈出來一隻鞋，看了看那一半讓油沾在地上的半焦了的小動物，又看了恐惑的小孩兒一眼，便半憐惜半果決的把鞋按在那撲拉撲拉的響聲上。

半天半天星兒才算睡着了……

朦朧裏，聽見遠遠的小雞子叫了，奶奶這才落了體。

「你躺着，奶奶把那些東西送出去，一回兒倒土匣子的來好倒去——好孩子，奶奶就來，不要叫奶奶。」老太太拿了許多亂草紙轉出去了。

星兒也不言語，還是癡癡的躺着。

奶奶，從土匣子那兒轉來，看看白天星兒坐着的門蹲兒非常的難受——晨風吹着他的頭髮，她覺得心裏突然的清爽些地向公寓那邊看了一會，公寓的門還緊閉着。一切還都沈在好夢裏，祇是天色已經完全的大亮了，遠遠的有推水車的滋滋格格格的響。

賣爆花的走過了，奶奶起來升爐子。

奶奶坐在他跟前看着他，一邊等着水開，一邊側着耳細聽公寓的門。

『奶奶咱怎不回家呢，在家我從來沒鬧過病——咱家院子有多大。』

『你病好了，奶奶就帶你回家——你好好的養吧！』

『咱們回家還捉魚，奶奶，我就愛捉魚，我跟我姑，那是幾姑——』

『二姑。』

『捉魚——我頂能捉，他要在這罷，你別讓他看見你的影子，你偷偷的——慢慢的——冷丁，捉，喝——一條大鯉魚，奶奶，一條大鯉魚，奶奶！』

『好孩子，你病好了，咱們去捉魚。』奶奶又摸摸他的頭，還不大熟，她心裏着急，她想這是癩熱往昇行，不是往外發，不是好兆。『唉，好孩子，你別說話了——你養養神。』

『奶奶，我就想大莉——我小妹妹，多好，小胖胖，奶，她比我胖，是不是，奶奶，小胖胖。』

『是。』

『還有我二姑，我二姑也好，我二姑和我，我倆跑到山後頭，哈我捉魚，我二姑捲起褲腳來，也下水，她讓我不要告訴人——』

『你別說話了』

『奶，我二姑姓什麼？』

『呵，好孩子，別說話了，姓蘇。』

『她不是咱家人，她是人家的丫——丫環？——』

『好孩子，你別說話了，好好養神，我聽公寓開門了，我給你老叔打電話去——』

呵，你別招呼奶奶，奶奶就回來。』

『呵，奶奶，你就說我有病，奶奶叫他快回來，就回來，呵，奶奶，就說我有病。』

『好，你好好的躺着——別叫奶奶，奶奶就來。呵！』

老太太便出去了。

大門還沒開，她又在門口轉了一圈，就悵悵的回來，她聽見公寓裏邊有人語聲，又走回去，重新的試探着開門，門果然開了。

「有電話嗎？老爺兒，借電話使使——」

「哼？又是借電，在這邊你日己去打去吧。」

「勞您駕——叫××人學怎叫？」

「哼，就叫××大學啊，那還有什麼妙法？」

「那怎能行呢，那不得叫號碼——」

「哼，不行，不行，那你就挑行的叫哪。」

「哎，你，你這位老頭兒怎的這麼——我孫子病了，我打電話叫我兒子回家

——你看您——」

「我怎的，我，你不會打電話也——也怨我！」

一個蓬蓬頭髮的，拖灑着鞋的青年學生從裏邊轉出來——「餛飩，餛飩，買餛飩

「餛的別走，十大枚的一碗，來一碗，喫快！」

「呵，李先生，買餛餇的還沒過來呢，你要喫，我拿碗去買去。」看門的老頭兒放下了方才冷峻的面孔，枯瘦的臉上竟是笑。

「呵，我怎麼聽着就好像已經在門口了似的呢，嘍——昨夜一宿讓那臊瓢子折磨的我簡直沒睡——來，打水，開壺！」

「少爺，勞你駕，打電話怎麼打——」

「呵，嘍——」青年剛伸個懶腰沒伸完，一眼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太太在叫他，他還沒十分睡醒。「呵——怎的，你不會打電話，哈哈，在這個城裏住着的人，還有不會打電話的人，哈哈！哈哈！」

「就是呢！——」看門的正提着一壺開水走過去，「這位老太太正因為自己不會打電話和我生氣，你也沒看見那個紅條子上寫的「本電自用，概不外借一嗎？我看你是個老太太，好大情面，才借你使使，你還毫不領情，絮絮叨叨，李先生您看，您

看是越老越不識時務。」

「哈哈，我真還是頭一次聽過，還有不會打電話的人，你往那兒打——」

「往西郊××大學——我又不認識洋字碼，不會查電話簿子……」

「來，我給你打……呵，呵，你是喂喂，你是電話局嗎……呵，呵，西郊××大學

……呵，喂，老太太你找誰？」

「我找我兒子鄧鐵珊。」

「呵，你是××大學嗎？呵，我找鄧鐵珊說話呀……呵，老太太，你兒子住在幾樓，

喂，問你兒子住幾樓？」

「呃，是二，二樓——是二樓……」

「是二樓呵，二樓鄧鐵珊。」

青年把耳機子放下來，又打了個呵欠，「你就等着吧，等那邊一響，你就回話。」

老太太瞅着青年拖着拖鞋走進院裏去了，這才想起方才忘了對他道謝。

「你看人家也是沒查電話簿子不是，我告訴你還不信呢，還有幾個××大學，普天底下就是一個××大學——連李少爺還沒考中呢，哼，聽說三十人中才取一個，趕上中狀元了。要不然李少爺早不在這兒住了。」看門的老頭兒已經送完水回來，坐在旁邊參觀她打電話。

「唉，我個老太太那知道這裏還有這許多分別，我尋思打電話一定得叫號碼呢？」

「啥都你尋思，你要給蔣委員長去電話也叫號碼……真胡塗！」

「呵，什麼，他沒在，呵，他前三天就沒回去……呃，喂，喂，勞駕啦您呵，他要回來，你就告訴他，他姪兒有病，我……是他母親……他姪兒有病讓他急速回家……呵，喂，喂……怎麼沒聲了呢……喂，喂，你聽見了嗎？我是他母親，他姪兒有病，讓他急速回家。喂，喂，你聽見了嗎？喂，喂……」

「人家早掛上了，你還絮絮叨叨些什麼呀？」

「喂喂……」老太太還是不解的等着裏邊出聲。「喂喂……他的姪子，他的姪兒有病了，你讓他就回家來……」耳機子裏忽的透出來一種惱怒的怪叫，老太太聽不清楚，問答些什麼，便趕忙的問道：「呵？你是什麼局，呵，什麼，要那兒？我住的皇城根呀，喂喂……皇城根，他知道，你就叫他來就是了……」裏邊機子使勁的「掛」，又沒聲音了。

那個老頭兒，把頭歪着，心裏閉住笑，搖着蒲扇。

老太太迷惘的走出來，腦子裏熱烘烘的不知道作些什麼是好。

「怎麼辦呢，孫子病了，不知到那去請大夫，而且鐵珊昨天一直亂吵鬧，還不上這孩子現在有什麼秘密，而且星兒要一鬧病錢也不夠了……」她不知，踏着什麼東西回來的。進門就聽星兒連聲的叫喚。

「哎，奶奶回來了，來了，哎，別叫，奶奶回來了。奶奶在這呢……」

「奶奶，我老叔說來不來——」

「來——你老叔說正考呢，要來也得下午來。」

「你沒告訴他說我有病。」

「他知道了——他也許晚上陪大夫一同來，告訴你先好好自己養。」

「奶奶，他說給我帶糖嗎？」

「帶好孩子，你好好養就給你帶……你……」奶奶的眼光已經完全溼潤了，

她怕星兒看見，把目光竭力的向上瞞，她竭盡她的衰老的腦子去想，她想……

忽然，她聽見房東金先生已經開門了，她連忙走到房門口那，等着金先生過來，

好和他說話。

「金先生，你知道那兒有大夫——離這近的。」

金先生預備到外邊小便回來，再到屋裏去睡回龍覺，所以一邊提攬着褲子，一

邊往外跑，「呃什麼大夫？」

「呵，就是呢，金先生拜託，我小孫子病了一宿了呢？」

『哦，大夫倒有，就是人家上午不出診哪。』

『不出診不行，我小孫不能動，我也不知那兒是那兒呀，那有近一點兒的？』

『呵，近的？近的倒有一個——有個是從東北來的，跟我是莫逆的，我給你拿個片。』金先生一手揪着褲子，光着腳就往界逃跑了似的逃走了。

老太太遲遲的等着，她想偏方大婢補肚子，可是金先生那能借，唉……

金先生倒底還出來了，現在腰上已經多加了一條串綢的褲腰帶，不過依舊是打呵欠。

『這位先生我倆雖然祇謀一面，可是一見如故。我倆很談得來，很那個……他是中藥西製，非常靈驗，這是他的發明。他非常靈驗，出來一次，是四元。不過你要拿我片，一定能面子。我倆是至好……我給他介紹生意，我有幾間房子正想託他轉租。他的藥非常的靈驗……』金先生說完覺得有點犯癡，連忙慌慌張張的往裏走。

『可是大夫住在那兒，金先生，我不知道道兒。』

「呵，我給你開個住址，你等一會兒，你等我咕嚕一口去，呵，回頭你坐車去。」

「小孩不行呢，過不了十分鐘，就得走動一次。」

「呵，你求個人去接去……」

「唉，金先生，那有人哪，有誰給我求——那兒可有電話？」老太太一提到電話兩字，臉上更顯得悲愴。

「呵，那兒沒電話——你去求公寓的看門的老王去。」

「人家那能給我跑呢。」

「哎——有錢能使鬼推磨，賞給他幾個酒錢就是了。」

「給多少？」

「哎——多少隨意，可是，老太太，我不是擠你老。你老可別多心。實在是這幾天撥拉的，都是四五遍灰了。我從來沒弄過這個，你看我這幾天臉色就不像了。可是，老太太，你得借給我幾個了，兩三個月了，我也算有面子，是不是……」

「可是金先生，我……。」

「噯，那些言你就不用說了……我都知道，可是我也得用錢哪，人家擠我，人家也是一樣的對我呀……。」

「唉，金先生……。」

「就是這樣，兩三個月了，我也算有面子了，這怎樣……。」金先生說完就跨進裏院去了。

老太太向天空失神的望着，異邊星兒又哀哀的叫了。

五

藥方——

白熱大便泄瀉次數多脈浮數舌薄白尖紅熱入腸治宜疏解

鮮佩蘭葉 焦六糶 澤瀉(土炒) 上炒白朮 檳榔 車前子 扁豆衣

(炒) 枳實(麩炒) 荷梗 一尺 苦參 木香道滯丸(包煎) 炒黃芩

薄荷 後下

做藥水六兩 加糖 將水適宜 每服一格加開水 溫熱服 每天三次

飯後服 二日量……

大夫開完了方，便要水洗手，奶奶出去打水，回來放在大夫跟前的三元銀洋已經不見了，老太太心裏明白。

『咱們都是同鄉，所以特別減半。』大夫一邊洗手一邊看那胰子，『何況，如今這又是金先生的介紹，情面攸關……所以……又加之我之懸壺問世，多半都是志在濟世活人。呵，咳，自從九一八之後，我從東北抗日回來……我就主張醫藥救國，我就堅決的主張，決不妥協，決不否認。我就認爲我們中國人實在太軟弱，太不健強，非得投之以藥石不爲功，所以，所以古之所謂功同良相，所謂濟世活人，就是這

個意思。所以我就發明，我研究了三個月，才研究出來中藥西製的妙訣。你老想想，整整三個月，我翻了許多參考書，三個月，我發明的……」大夫伸直了腰，一面擦手，一面嫌手巾太不衛生。「我之治病，完全爲的是傳名，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

「大大許不要緊哪，我的小孫子？」

「不要緊，我已經驗過溫度表了，我有溫度表！」大夫用手輕輕的摸一摸腰間的口袋，又勻出另一手去拿帽子。「不要緊，不要緊，疏解疏解就好了。」

「他一到晚上就出虛汗。」

「呵，氣虛呀——不要緊。疏解疏解就好了，這裏有檳榔，有薄荷，苦參，都是貴藥。」

……

「先生叫輛車再走吧。」

「不必，不必，你在屋裏看小孩子吧——晚上派人去取藥去……呵，呵，我就回去了，張團附那還派汽車來接哪，哈哈哈哈哈。回見回見……沒什麼大病……。」

星兒昨天夜裏一夜沒睡覺，現在已經睡得很沈了。

奶奶在溫水洗他弄髒的被單，洗了一會覺得累了，便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坐在盆沿邊癡想。腦袋也沈沈的，鐵珊不知出了什麼事了，星兒看樣許見好，可是這孫子扎根扎的晚，到七歲纔能扎到底呢，唉，說不定會……。

剛才取藥去的看門的老王回來了，冷冷的立在面前，左手拿着一個藥瓶，右手拿着一個酒瓶。

「藥拿來了。」老王立在地當中，手拿着藥瓶不放下。

「呵——大熱天呵，勞乏您啦！」奶奶用手在圍裙上擦着，一手希冀的去接藥瓶。

「這還用熬煎不用？」

「老干不作聲。」

奶奶忽然像記起什麼來了，到牀上取出了梳頭匣子，在一捲單毛的票子裏檢

出兩張完整的。『您包涵，大熱的天，小意思。』

老王的眼睛還目不轉睛的看定那小匣子。

奶奶慌忙的把小匣扣上，但是想起說不定一會兒還得去求他，便連忙又抽出了一張。

『這還有一毛，給您打酒喝。』

『唔——』老王又看了看手裏的酒瓶，臉上才稍微的有點活氣。

『王老爺兒，先生說還用熬不用熬了？』

『不用了，人家用的是洋法子。我偷看來的，剛熬出來的也是黑水。後來在一個小漏斗上墊一塊紙，一過，嘿，黑的就全變白的了，你說怪不怪，人家是洋法子。』

『那醫院是幢大樓吧？』

老王淡淡的搖了搖頭。『小胡同裏頭！』老王一眼睜着了酒瓶，這才想起握緊了方才得的三張毛票匆匆的走出去了。

奶奶呆呆的看他去了，便起來急忙的熬開水。

水開了，咕嘟咕嘟的冒熱氣好像不耐煩這位老太太動作的遲緩。老太太舀了水，加了糖，使走到星兒跟前輕輕的呼喚，又摸摸他的額角，燒的更厲害，心下便決定馬上給她藥喫。

「星兒呀，醒醒來喫藥，喫了就好了。」

星兒還是昏沈沈的，睡着時眼睛也合不牢，祇是白眼仁向上翻。
奶奶微微的搖他。

星兒睜開眼睛來，一動不動。

「奶奶……」

「藥來，好孩子喫藥，來喫了就好了。」

奶奶拿起了匙子。

星兒還是靜靜的躺着。

奶奶扶起他頭來，送到他嘴裏，他才飲一口。

半天半天才飲完了。

星兒又沈沈的睡了。

奶奶覺得是藥的力量。

一會兒，星兒忽然睜開了眼睛，滿臉通紅。

『奶奶我要吐。——』說着吐的一聲就吐出來了。

奶奶收拾完了，摸着他的頭，還不太熱，她覺得有點心悅——不存，這孩子喫藥

不存，他知道這不是好兆。

可是星兒卻比方才還清爽了，很安靜的呼吸着。

奶奶想着鐵珊還不來呢，天黑他要再不來……可怎辦呢……

『奶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

怎的他還沒睡？是說夢話？

星兒的眼睛熱烈清醒的睜開來了。

『在這兒不好嗎？』老太太想起在家時候，寬房大屋的，喫的燒的不用花錢，一眼就看出三四里地去，在這裏真是狹的牢籠呵。唉，那時候，孩子要有病了，三姥姥一定拿一筐雞子來看，二姑也來，三姑也來……

『奶奶——我要回家！』

『唉，好孩子，不要想家，這地方多好，人又多，馬又大……』

『人多沒人和我玩。』

『唉，這兒多好，要啥有啥，東單商場，西單商場多好……』

『東西多，可是沒人給我買……老叔呵，我想我老叔……』

『哎——』早，奶奶的大星星，老叔一會兒就來了，呵不要叫，要好好的養……

……』奶奶心裏非常難受。

『奶奶，這地方太小，家大，家比這大。』

「來，好孩子，咱不提家，奶奶跟你玩，奶問你，你要丟了吔？」

「我找着家了，我坐火車。」

「你說你住那兒？」

「我說我從前住在奉天省，現在改的遼寧省，家住在古榆縣，杏樹園，井沿旁邊，
奶奶，我說的對不對？」

「不，我問你我現在住的地方。」

「這也不叫家。」

「就是這兒你能記住嗎？」

「我說我家住皇城根，小瓦房胡同穿堂門裏，我是我奶奶的孫子。」

「好，說的平，奶奶就喜歡那顆賊亮賊亮的大星星——你爸要知道了，他不該
怎樣的樂呢——」

「奶，我爹多早來——」

奶奶渾身奇異的一抖，使不言語了。

半天半天才幽幽的說：「你趕快養病吧，你把病養好了，爸爸就來了，爸爸不愛病孩子。」

「奶，好了，我現在就好了。」

「好孩子，你好好的養，你躺着發散發散，就好了。等一會兒，再喫遍藥……」

「奶奶，喫了藥就好了。」

奶奶又預備藥去了。

星兒對着藥苦惱的看了半天，便像攪住自己一條小小的生命似的攪起了藥瓶，一口氣的喝進，臉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伸布開來，渾身的汗像水撈的似的向下流着。

「星呵，好好的睡吧，你得養神，大夫說你氣虛。」

星兒就靜靜的又翻過身去，不自覺的呻吟了一聲。

奶奶覺着呻吟也是好的，據她的老年人的經驗，最怕的是病象往裏走，不往外散，不冷不熱不呻吟。

她又孤寂的坐下了，兩手刻不容緩的洗被單。

呵，這孩子，到現在還沒回來，到那兒去了呢，補的襪子也忘記帶了去。

我看他這幾天瘦了，是講戀愛了吧，那孩子不能呵……可是年青人那說得上……哎……他還不來，堂役許忘告訴他了吧……呵，他一定就一直沒回學校去……他一定能來的，他回學校一定在門口過……

老太太想到這裏，意外的覺心寬了，他覺得兒子大了，要有一個遂心如意，知疼知熱的也好……要是一旦早兒大發了呢……他要不知道呢也好，省得他穿心，可是錢呢……錢匣裏已經只剩幾毛錢了……老太太的心突的沈重了。

天漸漸的暗下去，黃昏就來了，早兒還沒有什麼變化，奶奶又給他吃了一遍藥，看他翻過去，又睡了，祇是比方才還呻吟，一種不自覺的呻吟，虛汗也加多。

她忽然記起，應該讓老王捎點洋蠟來了，哎，這怎說的，怎麼方才沒想到，要再求他還得麻煩……

她又想起了那個小匣裏有塊蠟燭來，她找了半天終於找出來了，這才安了心。好夕的吃了一點飯，覺着自己也頭暈，她尋出糖包來，沖了一盞薑水，坐下來一口口的喝。

屋子已經很黑了，並不點那隻蠟頭，因為她想留着後半夜，或更緊要的時候用。她走過去，用手小心的摸了摸孩子，還沒什麼變化。祇是滿臉是汗，汗有些發黏，她心裏一跳……可是繼而她一想，不要緊的，這孩子有個出汗的毛病，不要緊的，一定是藥力趕的……

走出門來，路燈已經上來了，她向外看看，除了成串的路燈之外，什麼都沒有，她想鐵珊今天是不會回來了。

一個賣晚報的孩子，從胡同那邊轉過來了，用着急切的聲音，想刺激起他的主

顧的熱情，從聲音裏也可以聽出他是連跑連喊的。

老太太也聽不清他叫些什麼，便想轉身回來，但是一擡頭，卻看見角門牆上正貼着一張四方的紅紙。老太太全身一震，這一定是房報無疑了，金先生一定是因為我們欠租，他要強迫退房了，呵！這房東呵，趁着人跌倒他摔交……老太太兩手恐懼的握住了自己的臉，不知扒着什麼東西才走回屋來了。

她用手摸摸星兒，星兒還是靜靜的，一會兒，他似乎半醒不醒的轉來了，兩顆黑眸子在黑暗裏閃閃的發光。

他一聲不響的向黑暗裏石着。奶奶問他幾聲他也不答應。

『奶奶，我好不了嘍，我要回家去了，我媽招呼我呢，我爹也招呼我——』
奶奶抖的一冷，腦筋恍然的癡癡了一下。

『你別瞎說，大夫說你這病，不算病，過兩天就好了。』

『早兒還是不作聲，兩隻小眼睛在黑暗裏放着黑光。』

『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去？』

『好孩子，咱們明天就回家去。』

奶奶惶惑的向電門瞥了一眼，賣報的孩子在門口叫了——晚報來，晚報來，

看大學生被捕的報來。』聲音裏充滿了急切迫促的刺激。

忽然是房東邁過鞋聲，在窗戶底下走過。

是開門聲，是金先生和外邊賣報的小孩說「品聲」。

老太太，爬在門口，等他過來，讓他開電門。

金先生回來了，一邊走一邊看報。

『金先生，勞你駕把電門開開。』

『呵，小孩好啦——』

『見好——您掛心。』

『可是——呵——老太太你少爺的台甫——？』

『呵？』

『就是他的名字？』

『他名叫鐵珊，鄧鐵珊，有事嗎？』

『呵，沒有什麼，』金先生狡猾的對自己一笑，把報像怕別人搶去似的掖了掖下，向裏邊跑下，祇在後邊留下一陣聒耳的拖籬聲。

老太太滿心狐疑的扶在門框上。他想問問金先生去，忽然間他眼前冷丁的一亮，一切都成了黃色。也好像忽然自己走到一個不知道的地方似的，一切都茫然了。而隔得很遠很遠的，似乎不見星兒已經長得非常的龐大，從牀上突然的坐起來，沒有聲的做命的喊。

『奶奶，老叔，等等我呀，我就回家，我就要回家去了，爸爸，我們這回可回家了，爸爸，老叔，奶奶……我要回家去！』

……

憎恨

秋天的葉子是染遍了各種的色素的。秋天的葉子好像一個湛然的思想家，惟有在蒼鬱的晚景裏，才會渲泄出那樣絢燦的光彩。紅，紅得招人，黃，索興使黃得像黃金。

但是老朱全沒有這些鑑賞的心情，他在沉靜的掃着那用來取暖的落葉。老虎——這心愛的通身是金閃閃的厚鬃毛的大猓獠狗，使故作驚奇的有他身旁捕耍着一隻捲滾的葉子。得意時，就由着那四方形的粗嘴巴上哼出嗚嗚的調子。風急轉着。不管是雞心形的，手掌形的，半行脈的或繖狀脈的各色各樣的葉子，便都無聲無臭的被老朱全的十二個齒的柴扒所追趕着，捕獲着，蒐集着，無嫌棄的收拾到他裝滿了山柴的危危欲倒的小屋子裏去。

葉子剛剛被東捕西搜的條帚掃聚在一堆，風又給毫不費力的吹開散去。就祇得再掃，荒野裏的風是沒有定向的，正當向西颳得起勁的時候，它猛然的又會掉轉勢頭，向東颳來。葉子並不厭煩這個不倦的跳舞，也乘興的向東飛。祇苦殺了這個在苦苦的搜尋自己生命的掃葉人。

老虎絕不以年老的主人沉默爲然。竭力想用自身的作態喚起他對於嬉戲的興味來，也加入到它的樂趣裏面。顯然的這個企圖是失敗的，就祇得發出幾聲警告式的汪汪。

老朱全在掃集落葉之外，固然以乾枝碎木爲最大的目的。但瞞着沒人的當兒，便連小胳膊一樣粗的小旁杈，也是要給它斬截上一刀的。斷成爲幾段，匆遽的將它塞在大花簍裏，藏在亂葉深深的底下。然後愉快的乾咳了幾下，表示並無其事。

老虎每次看見主人這種窘態的時候，就都機靈的豎起兩隻耳尖，將眼怒注四方。察看有無意外的侵害來防礙主人這種每天應有的權益。看看的確除了是風聲

和落葉聲之外，絕沒有發生危險的可能，這才又撒歡的嬉戲去了。

追逐紅的菓子倦了，便檢黃的蝴蝶樣的去追。亮光的玻璃葉玩厭了，就找有斑點的酸梨菓子。

老朱全發現了一棵不算細的蟲蛀了的枯枝便從花白的鬍子裏面吐出一口吐沫，將手搓搓。把全身僅有的力氣都運在肩膀上，準備把它斫折。枯枝發出戀生似的抗拒，吐出白色的木屑來。終於在老虎的吶喊助威之下，勝利的切斷了。揩揩臉上的汗，輕輕的用手拍着老虎的腦瓜，又默默的工作下去。

遠遠的有人來了，暗暗的吃了一驚。但看老虎並不去咬，知道不是生人。心下私自慶幸，可也小心的將柴筐裏的木段用葉子重新蓋蓋。同時用老眼遠遠的偷瞞着來的到底是誰。

『好，你在偷柴！盃口大小樹也讓你斫了！這是孫大絕後的地界嗎？』

剛從城裏罰完苦工回來不久的圓子，背着糞箕子走來，一眼看出老朱全的手

脚，故意的大聲嚷。說完了，才小心的向四外看看：別無心中惹出亂子，白送了老伯伯辛苦得來的柴枝，還得吃橫虧。

他想起夏天祇砍了孫家的兩根小楊樹，因為連陰天界西房山要倒了，總得弄根柱子去頂頂，不能算是偷。被孫家大賬房麻算盤取去了賊底不算，還送到城裏公館裏罰了三個月苦丁。

『那裏，那裏……』老人也會心的掩飾着。因為在大地裏過於孤獨了，看着好心眼兒的圓子走來，就高興起來。手舞足蹈的走到花籃旁邊，將菓子掀開，公布了裏邊豐滿的祕密。『你看，祇這一點點兒！』似乎激賞自己工作的巧妙，連忙喳喳的……舐着舌頭。『總得拿回點兒來！』

『不算多！』圓子用鋒利的糞扒子不經心的砍下一棵新枝來。在膝蓋上折了三截，替老人機密的塞在柴筐裏去。然後下了結論。『真的不算多，媽的，就是這邊地頭上的防風林子都砍光了，也不算多。你看那邊，那千年古木，烏煙障氣的，不許我

們動一動！」他指着那帶山脚下黑壓壓的一片落葉松，有名的孫家林子。

「哎，多也是人家的……難道還得罰三個月苦工！」

「誰的？石不出……老虎，老虎，沒看見我來嗎？才來快！」老虎這才放鬆了樹葉，親熱的跑過來，故意的向他身上亂撲着，把兩隻前腿放在圓子突起的前胸上。

「到忘了問你咬孫大絕後的，不就是它嗎？……我在城裏伙房裏聽砲手們講的一哄哄的呢。聽說是大絕後調戲周磨官的媳婦，你們老虎看不過意了，瞞着他的小腿肚子就是一口是嗎？真叫痛快，媽的，狗也通人性，我聽說之後就多喝了四兩老白干！」

老頭兒聽到有人問起老虎的故事來，不由的就得意的笑了。「可不是，他個絕子絕孫的……可是周磨官的媳婦，也太不一着約行。一孫大絕後小老婆有八大車，那裏可就看上了他！可是九月九他下屯上墳來，有墳圈子遇上了，他倆就勾搭起來，不清不楚的，大絕後那老犢子是有一個是一個，不揀肥瘦。周磨官媳婦我看也是成

心的貪圖他有錢有勢。我們的老虎看得「氣不公」了，上去就是一個餓虎撲食。大絕後憑空就栽個倒仰……一個倒仰……」老頭兒得意忘形的搖着腦袋，勻出一隻手來拍拍老虎聳出一朶金纓來的猗猗頭。「你想想，平日誰要是碰了他一顆汗毛那還了得，可是我們的老虎就咬得他！」

『恁不就咬死！』

『咬死？這個他還不答應哪，還是用一條狗命換來的呢？』

『是嗎？我到以為是人們說笑談呢！』

『笑談，你打咬了那閻王就算白咬了嗎？他非要老虎給抵命不可！我說「抵命」你的人也沒咬死呀，抵什麼命？還有，你是一個人命恁好抵一條狗命呢？他的賬房大爺，聽了就說我犯上，劈頭就給我一頓馬鞭子。還讓我親自給孫大絕後去磕頭！我日他個祖宗，有一天我的老命也得拚在他孫家的門上，雜種×的！』老頭兒說得激奮臉煞扎兒白了。

『可是老虎終沒給他們弄死呀！』圓子激賞的打着老虎金色的分披的美麗的鬃毛。『我們的老虎恁好死在他的手裏！』老虎也委曲似的扁了扁嘴，抹搭抹搭眼皮，似乎在說：『哼，沒死，還不知老人家用啥法把我救下來的呢！』

老頭兒聽了圓子的話便也責備的向着老虎說：『喔，你也別以爲它是個大英雄哪，它也不怎樣的光榮，臨到危急還是人家替它去死的！』

『那不是你的計策嗎？我也不是貪生怕死！』老虎看樣子也有着這樣的情感似的。但又好像真個就馬上要死在敵人的手裏給他們看似的，賭氣的就跑去追一個大玻璃葉去了。

『唉，也不怪它！』老人大概覺得太委曲了老虎，替它開始辯解：『怎能就讓它死在孫大絕後的手裏呢，照理說孫大絕後到應該死在它的手裏呢！』

『十個孫大絕後也不換這條狗，這樣的狗，多麼雄壯，看了也令人神旺！』

『就爲這個，孫家也要它死！我才和大家夥商量把一條和他一色的大黃狗，放

在我家裏，將老虎偷偷的送到南崗子你三叔那兒，果不其然的，第二天賬房大爺帶了人凶惡恨食的來了，七手八腳將那條狗拖死，唉……也可惜了的那一隻壯狗，也是一隻死不得的……活活的讓他們給謀害了！

「又是麻算盤……」

「他還說看我窮，便宜了我！」

「×他八輩！」圓子氣沒地方發洩似的將糞扒子向一條小柳椽子惡恨的砍去。「總得讓他嘗嘗這個滋味！」

「你別砍太多了新揸兒！」老朱全看了那幾次想放倒而未敢下手的小柳椽，被他齊壓壓的砍折，心裏雖然有着一種小孩抽彩，抽中了自己想吃而買不起的糖果一樣的歡喜，但抑制不住的又有幾分預感的疑懼。「你這孩子又弄了這麼多的新揸兒，察樹的來了，準得又往我身上賴！」老頭兒向壟溝裏提起一把旋風土來用那灰色的細面往留在樹根上的滲着綠汁的根株輕輕一塗，那樹根就像砍伐了許

久的舊印兒了。

『怕的什麼？』圓子不滿意老人的顧慮。『早晚還不是那麼一回子事！』

老朱全不懂得早晚到底是那一回子事。駝着背收理折下來的亂柳枝說着。

『我們總得「值個」，換出個一般兒大才行！』

『多大？』老伯伯，等我把那堆「黃土糞」賣出，前前後後一手推開，鋸鑼鍋子挑着扁擔走呵，我就走他娘！』

『圓子，你打什麼主意？』老人吃力的把一片落葉掃作一堆。『總得想個久遠呵！故土難離！』葉子似乎也是故土難離，趁着一陣風，又復飛散開，並不願意到柴簍裏去。

『老虎！』

老虎口裏攫着一團紅毛茸茸的東西奔狼似的跑來了。

『一隻大野雉！』圓子喜悅的叫喊，在聲音裏似乎就顫動着那肥嫩的野雉肉。

的無比的香氣。

「你是在那兒弄來的！」圓子瞪大了眼睛問。

老虎歪着獐獍頭雄武的向那邊看着：「汪汪汪！」它似乎還要去攫一隻。

「你自個兒捉的？」

「汪汪！」

「捉給我的？」

「汪！」

「好東西，等我們三個一道吃！」

老朱全跑過來興奮的抱住了狗頸子顫微微的喊：「這傢伙，好本事，飛的它也能捉住！」然後又往地上提撲起來那隻羽毛豐滿的野雉吃驚的喊着「好肥！」然後拉着老虎繼續的又贊嘆起來。「飛的它也能捉住！」

「野雉是出名的顧頭不顧腩。一定是被人攆乏了，躓到草堆裏，它從後邊一口

咬住』

「胡說，飛的它也能捉住！前天它還給我捉來一隻野兔子呢！」

圓子有趣的笑了，不再答他，祇說：「你不回去了嗎？我們一道走，我替你背着。」老人看看天色已經晚了，便憂鬱的應了一聲，開始整理柴火，兩人分背着回家去了。

所謂的家，實在說起來，祇可以算作兩間柴棚，因為房頂是用山毛烘蓋的，房門是用柳條木編的，裏邊裝的滿滿登登的柴火。其實還比不了孫家的柴棚呢，那柴棚也是松木頂樑，一色的「海清」瓦房。

這兩間小房雖說尷尬，但是從第一塊土坯起到最末一「丑」房草止，都是老人一手奠定的。這在老人白手起家的生命史上的確也可算是「平地起咕咚」的大事業了。現在他和圓子正在這裏喝酒。

雞肉是肥的，酒是半年來沒沾唇了，所以特別香。老虎在地上啃骨頭，屋裏的三個光景是滿得意的。

老虎口裏噙着一塊雞肋骨，用前爪抱着，發出嗚嗚的聲音。兩隻綠油油的眼睛，還在向桌上貪婪的望着。

圓子將一隻雉大腿送到老朱全跟前，自己檢起一隻雞翅來。

『雉還和往年一樣肥，我們人倒瘦了！』

『就剩個死了！』

圓子已有三分酒意，眼裏有火，紅紅的。想要說什麼又不說了，端了一大木頭盅子，一口灌下頸去。

門外有敲門聲，兩人吃了一驚。

『屋裏有人嗎？』

『糟糕！』老頭子想。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住老虎不要作聲。並且將它慌手慌脚

的『拴』在外屋柴火欄子裏，用樹枝蓋好。這才去開門。

『喔，是你！』

是孫家的不得臉的佃戶馬成。

『喝盅酒，我當是誰，吓的我自顧把老虎藏起來。哎，這是老虎給我捉的野雉，飛的它也捉得！』老人斟了滿滿的一木盅，舉在馬成的眼前。『我去把老虎放出來，免得氣悶！』

『喔，喔，不要，不要！麻算盤就要來了！』

老朱全變了顏色。用眼瞟了一眼沒吃完的雉肉和酒。

『他來他？』

『他要和周磨官的媳婦那個……×他媽！』他怕傳到東家孫大絕後的耳朵裏吃不住，便不再往下罵了。『貪圖你這裏沒人來，坑又暖和他想借你這兒住一宿，也許霸佔了不走，那沒場說去，反正，你快收拾，他就在後面！』

「我的老虎！」老朱全看了桌上祇咬了一口的雉大腿，操起來放在嘴裏。「你吃雉肉，都吃光！喝酒！」馬成也吃起來了。

兩個人一男一女抱着睡得死死的……圓子向地下啐了一口，惡意的看看堆滿了一屋子的柴火。天這樣冷，把我們攆出去，他在這裏尋開心，找騷女人睡覺！

「他誰讓你把炕趕快燒熱！」馬成梭啃着雉骨頭。

「我曳着賴子攆的柴火是給他燒炕的！他們禽×，幹啥在我屋裏！」出奇的到是圓子，反而快活起來了。牛龍活虎的跳在地上。

「我給他燒炕去是新婚呢，總得燒暖有一點兒呀！」說着露出一種神祕的微笑來，向着其餘的兩個的臉上不懂的看着。

「我得想法子把老虎帶走！」老朱全趕快把雉吃完。

圓子想起了更有趣的事情，根本已將老虎去開九宵雲外。他在加重前邊的情緒，語氣雙關的說着：「頂好，讓他們睡在火裏！」

看那兩個祇顧收拾殘雞，沒理他的話。便一個人起勁的抱了一大抱柴火，放在「門竈子」（專爲燒炕而設的火洞）那兒，將柴點着。自己深深的思索着。爹就是給他孫家趕車，抗口袋壓吐血死的。媽媽奈不住苦跟一個走方的郎中跑了……以後是自己在孫家放豬，因爲跌碎一個紅花盤，被孫大絕後打了一交跌在階石上，現在頭頂那兒還有一個不好看的覆疤，留着這恥辱的紀念任人家叫他圓子……今天他們的賬房攬着野女人，睡覺把我們的酒興打消，把我們難得有的温情一溜煙兒的趕跑……他還罰我三個月的苦工……

他注視那冉冉的吐着紅舌的火焰，舐着竈門。他自己積壓了多少時日的深鬱的仇恨，突突的也都隨着火焰上升了，燃起了他的緊湊的結實的臉龐，一邊爲着一種濃重的感情沉摯的壓迫，一邊又爲一種未曾經驗過的歡躍的感情所鼓舞。火光照着，有一種奇異的金波在他身上閃爍。

「我少納了一石紅糧，他算了我十塊錢，還得月利五分行息，限二個月交還！」

是馬成淒苦的聲音。

「他祇把我們當作腳底下的泥……」老朱全奮慨着。

「有喘氣的嗎？屋裏？」

老朱全連忙扼住了嗓子，兩人交換了一下眼光來了！

馬成把桌子上殘剩酒端到地上。從柴堆裏尋出一把用高糧篾兒紮的掃帚在掃炕。

「滾，你們都出去，我自己的人來了！」

孫家的大賬房有名的麻算盤一陣冷風大踏步的闖進屋裏來。似乎屋子太小，不夠裝下他龐大的身軀，他在地心像個擺浪鼓兒似的四下轉着。後邊跟着專會拍他馬屁的大佃戶周德發，拖着新漿洗的紅小布子的兩雙大厚被，麻花褥，羊毛毡子在炕上鋪起。

「都滾！炕燒了嗎？有人在燒炕嗎？狠狠的燒，熱熱的……唔，不熱，燒呀，你到燒

呵……！
』

『這不燒呢嗎？』圓子爲了顯示出是在狠狠的燒，使用腿將一網未開繞兒的柴中間搗拆，整個的填在竈炕門臉裏去。

『媽的，你這整個兒的燒，炕能暖嗎！』他向圓子喊着。又像斥吐小鼠似的將朱全馬成兩個人趨到外面冷風裏，隨手將門卡的下了門。『燒，我看着你燒！』他撥了個木墩子坐在地心看着圓子燒柴。

『老虎！』朱全鑽出溫暖的小房來立刻記起老虎來了。他沒法把它帶出來了。一陣冷風吹過來，馬成打個冷戰。『我們走吧！』

『不，我等我的老虎！』

『圓子一定能替你帶來！』

『那孩子二二性性的（不可靠）！』

『你看風變了！』

子。

老朱全打了個噴嚏，醒着清鼻涕。還不放心老虎，他試探着去將消息傳達給圓子。

馬成耐不住冷，先去了。

『你到我那兒去住，呵！』抄着手將頸子回過來叮嚀着。

天氣一刻比一刻的冷了，老人毫無辦法。他立在窗下等圓子，圓子並不出來。默的看着窗底下今天辛辛苦苦打來的柴，圓子給他砍的那棵小柳椽也在那裏橫着。他怕偶然被麻算盤看見便將它塞在葉子底下去。沉思着如何將老虎救出。夜風越來越凶，身體已經有點兒僵了。便安慰着自己：『他不會找出它在那兒的，那狗通人性，知道仇人在眼前，不會叫出聲來的。……』開始有點兒心安了。

黑暗裏抵着剪刀樣的尖風他向馬成家奔去。

『燙人嗎？剛溫和，燒！』炕其實已經滾熱了。

麻算盤把手伸到褥子底下去。『燒呵，燒呀，你到燒呵！呃，是圓子嗎？』這沒把眼前的人當做人看的麻算盤，現在才有工夫來向他的奴隸辨認一下。

『唔。』

『呃，你得知道你好好侍候我有好處！』

『唔。』

『窮人就是賤骨頭，平時不巴結，臨時挖窗戶。總得圓通！把眼睛盯開，看清那邊是吃香的那邊，是吃苦的，再打定給那邊兒「曳全」！你燒呵，你燒熱了嗎？唔，周德發，這腳底下還得搭一條褥子來，壓腳，』媽，拉八個子的這娘們兒還不快來！』燒好了嗎？這回，呵，這屋子才剛有點兒熱氣！』

周德發從炕洞子底下用紅泥盆扒出來一盆紅堂堂的『底火』來，端端正正的擺在炕上。這時麻算盤才放心的將身上的草狐狸皮袍脫下來，祇穿一件羊皮褂子。他想總不要傷了風，夜裏才能有受用處。

「周德發你先給我兩盅提提神，薰魚帶來了嗎？媽的，圓子，你別「下價」（不起勁）狠狠的燒得燒的燙肉才行……哈哈哈哈哈」不知道他腦子裏想些個什麼，他忽然按捺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自己又不斷的重複着：『嘻嘻，湯肉！』

圓子半閉着一隻眼睛，偷瞞着他出名的「臊臊子」（橫行霸道的人）威風，憎恨的對他的大臉琢磨着。那張臉上布滿了顏色的麻粒，是他特有的標幟。在嘴子那兒有個小肉揪兒，上邊奇特的伸出了三根蜷曲的黑色鬚鬚，有一寸多長。據看相的李拐仙說那主一牛衣食不盡，有吃有喝，其餘的部分都是刮得光光的，尤其是作新郎的今天。上眼皮多肉而浮腫，看人的時候打着縐紋，迷縫着，像是在用力的在透視別人的心。或者就是在這當兒計算出來擺布他對手的全盤詭計……

不知什麼時候這雙夜貓子眼睛冷然的向圓子那兒一掃，便發現了有人正在偷偷的向他打量。這一下子非同小可，就像揪去了他的靈魂似的，慄慄的怒嚇一聲，麻算盤向圓子奔去。

「雜種，滾！你這雙賊眼，你在暗裏轉什麼主意！」

「不是在燒炕嗎？」

「媽的，你還敢還嘴！」過來就向蹲起燒炕的屁股啣的一腳。

「你給我七豆子搬家，滾蛋出溝，周德發，你來燒雜種！」

圓子摸摸辣痛的屁股，就覺得那飛舞在竈門口的火是在燒自己的心了……

他的主意算轉定了！

「滾！」

圓子被火烤得熱昏，捉一把樹葉算是揩了揩手，搖搖棍棍的站起來，滾出來了。

……給你們燒炕，你們在炕上玩樂，我們在冷風裏吹……。

他一個人悄悄的偷藏在窗下的柴堆裏，躲在一个背風的穴裏，點起煙來吸着。隨手向菓子屜一按，一顆冷冰冰的圓柱觸在他的手上，打了個冷戰。掘出來用眼睛

仔細辨認一下，是白天替朱全伯偷砍的那棵小柳椽兒，方才被柴集蓋得嚴嚴的。向那堆整整一個秋天苦苦搜積的小柴垛，無語的估量一會兒，不由的圓子傷起心來。還有那兩間小房，是老人家的妻子，也是兒子。一生的精血，希望，都花費在這孤單可憐的小小的土垣之上，如今才剛剛挺直了矮矮的脊樑，站在荒野裏會替他遮風擋雨了……老人對它也有着妻子一樣的熱愛，惟恐霜雪的摧殘，準備了一冬的火種。當他每一看見，也不算小的柴堆，也會由心底生出溫暖來吧……

圓子直朴的心有點猶疑了。

可是『過這春，便沒這甸了！』一句話追迫着他。

幾把茅柴算個啥，地上打的山裏出的！

兄弟們各出一把手，「齊下火龍關」玉皇殿一天早晚也落成……

而且讓他和三叔住去……

圓子心時是高興了，他覺得眼睛上有什麼東西在掛着。用手輕輕的一揩，不知

是什麼時候流下的兩棵冰冷的淚珠。他淒涼的笑了一下，摔在地上。把身上平一平，好讓胸膛的一股鬱氣呼出口來。

門門喀叻的響着。

『你也滾！你看那混種娘們還不快來去！』

是周德發踉踉跄跄的破承出來了。門門又門上。

娘們！

問了問着自己熱烘烘的腦袋，那娘們不要也化成灰嗎？

圓子心裏可憐無辜的同情，不知怎的突然的煥發成爲不可理喻的憎恨了。

『誰讓你和他睏覺來！』似乎就因這樣那娘們就非變成飛灰不可。『無恥的……』他默默的念着。有些兒不耐煩了，祇想趕快動手。比麻算盤還急切的盼着那娘們兒到來。

他又想起，那帶綠帽子的周磨官上回給馬成家過斗。「斗趨子」（將斗劃平

的木片）打的那麼「漂」把馬成頭上急的黃豆大的汗珠，哀求他將心放止些，他都不幹，可是給周德發開斗，溜的「苦」劃的重，「歌子」（計斗的數目）都數錯了……周德發還罵他「活干八，良心讓斗給約去了」……還放着自己的老婆來陪賬房大爺睡覺……。

遠遠的來了嗩嗩咕咕的笑語聲——

「這老急猴，真的就活不了啦！」

「早去早開場，一碗白菜湯，白菜湯裏再加四兩白糖！」

「缺德的！」

「你缺我不缺，我有個好老婆……嫂子，你別忘了我的好處，「去」（減租）五石租！」

「小死鬼，你又求着你奶奶了！」

「五石！」

「五棵芝麻粒你也作夢！」

「抵防他聽見。」

「干我屁事。」

「嫂子，五石！」

「去你的胡塗蛋！」

「我是狗屎蛋還不成嗎？……你別忘記了求他！」分明是周德發的聲音。他在半路裏停住了。望着周磨官的媳婦一個人向前飄搖搖的走來，灰暗裏透着一臉的

「小廝」胭脂粉。

「看我把你們燒成個烏雞蛋！」圓子向柴裏靠攏一些，牙咬得緊緊的。女的四下裏望望，又向後邊的周德發打招呼，才開腔叫門。

「我來啦！」

「媽拉個八子的！」聲音關在門門裏。可是還可以聽見。「我趕上等觀音菩薩

了，我還得候着你的高興！

『饑貓，晚吃一口也巴不得！』

圓子塞住了耳朵，好容易耐住性子等他們睡熟了，便急切的將火柴燃着了窗下的乾柴。早燃一刻早痛快。又勻出一把柴來，堆在門前。房頂的山毛烘也很快的點着它。

立刻火光就圓盆了。

一腔的憎恨，因過久的時日而結成了化石的憎恨，都在圓子的胸脰裏吐出，在火苗卜開了嶄新的花朵。看着燎原的紅火，這簡單的農民就誠實的笑了，是從久封的感情裏所解放出來的綻然的笑呢。

『狠狠的燒！』他大聲的念着麻算盤的警句。估量着裏邊的人不會逃出來了，便跳着蹣跚的跑向南邊，擡轆上一根小榆樹底下來觀望着火勢。

有遠近的村民慌慌的趕來救火。挑着水桶，扁担，二齒鈎，棉被，水槍，洋油水桶，跑

聲喊聲，亂成一片。遠村裏透出水會的鑼鳴。『打水來，來救火呀……』聲音裏傳出對於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之恐怖。

風勢越來越猛，火舌向天空噙着唇兒。

「老朱全的屋子快救人，燒在裏頭了！」

圓子睜大眼睛！準備跳出來，想報告被燒的人千萬不可以救，燒死的決不是老朱全。

「不是老朱全，老朱全今夜讓他們擡出去了，是麻算盤和周大媳婦霸佔了他的房子，在這兒摸墮墮兒！」

人羣裏有人說出來了。圓子想不妨再等一會兒出去，免得被別人疑心。

接起一陣哄笑聲湧過來，幾乎比火勢還猛。

「燒的好！」

圓子這時才出來。『大概是炕「上火」了，炕洞子「煤」了，今天炕燒的太多！』

終於圓子雜在人羣裏指出失火的可能原因。

『狠狠的燒！』他俏皮的想着。

救火的人們現在都像請來專看西洋景似的看得呆了。露出非常閒豫的心情，把水桶棉被都放在地上不管，祇是看着火去怎樣開展它的威力，怎樣的騰起怒焰。有人想起慨嘆着的是：『祇可惜了老朱全費勁巴力的柴火！』可要不失去這堆柴火又怎能換來這麼有生以來沒有過的痛快！

『值得！』有人笑着，很怕被風吹散，努力的去咀嚼話中顫抖的滋味。

於是許多人笑着了，『要吃狼虎肉，別捨不得茅草薰！』

『好火！』一口同音響着。大家看着火的稚氣的蓬瀛都非常的開心。

不過也不見得就太好呢，老朱全瘋狂的向着火光這邊奔着，寬人的棉襖還沒

有繃上襟兒，一隻情急了的蝴蝶似的飛撲了來。後邊跟着馬成。

『老虎，我的老虎！』

圓子呆了。

「怎麼，老虎在裏嗎？」他一把捉住了老人的肩頭，祇希望他回答說「沒有。」但是他分明也記起老虎是在外屋柴欄裏牢牢的拴着。

老朱全不顧一切向火堆裏跳去，大家拚命將他拉住。

「老虎，老虎！」大家都咳嗽着。

火焰奮怒的翻騰着，將半紅的菓子噴起。在墨紫的半空裏鑄了一道溶岩的飛瀑，不斷的飛捲，流瀉，又老虎的射湧。西邊的那半邊房子已經塌架了，裏紅的爐火昇上來。熱風裏似乎就吹來一股燎毛的腥味。老虎也許早已燒死了，老朱全完全不能自制了。

「我必得救出老虎！」大家急急的扯住了他。老人情急的發出嗚咽的聲音。

圓子過來將老人的大棉襖搶過來披在自己身上，然後將頭和手用布包好。

「馬成，用冷水潑我，快！」

他去救老虎了。雖然也有人反對，但想想平日給孤獨的老人，添了多少笑料，溫情和「油水」的老虎，那四方形的梆子嘴，那分拂在粗壯的頸頭的閃閃的金毛……大家都惋惜了。

「可惜了一隻好東西！」

馬成和幾個小夥子，用冷水將圓子身上的棉絮裹布都浸滿了冷水。用一棵濕漉漉的大傻繩繫在他的腰際，然後將一把快刀子交到他手裏。因為老虎是被繩拴着。

大家用冷水猛然的壓下火勢，壓出一條道來。圓子便凶狂的躍到火塚裏不見了。祇見一道灰燼踏起。

剛才澆下的水，一下子就又乾了，火勢更鉅烈的翻上來。大家拼命的握住了傻繩，都在替着圓子的生命擔心。

老半天傻繩不動了，大家吃驚的吐了一口冷氣。糟糕，快拉！

忽的火焰中有着像故老相傳的所謂「火鼠」那樣的東西，在紅光裏竄出，向半空一直躍去，身上還帶着斑斕的火點！

人們眼睛一閃，老虎！

一片喝采聲，老虎被老朱全親熱的用氈子抱住。大家也拼命的拉着纜繩將圓子拖出。

圓子已經讓煙火薰得昏迷。剛剛浸滿冷水，就馬上竄進烈火裏去。他身上已有幾處灼傷。

老朱全將棉被攤在他的身上，又連忙勻出一隻手來去抹他的心窩。老虎這兒便像一個可愛的嬰兒似的被許多慈愛的婦女們傳懷抱着。它祇燒了一點鬃毛，沒有受傷，大家都爲這個意外的奇蹟驚嘆着了！

圓子睜開了被煙薰得烏黑的眼睛沈昏的問着。

「老虎，救出來了嗎？」

『出來了，像飛一樣！』老人趕快的答着，替他換去溼衣。

圓子臉上露出欣慰的微笑。他癢癢了一下，又抱愧的加着說：

『祇苦了你一生的心血！』

『換個一般邊兒大來了！』

老朱全忽然老淚滂沱起來。不是悲傷，是爲一種至情所感動得不能自己了。

『我們太苦了呵！』於是把老虎愉快的抱起，想將內心描畫不出的心情傳佈給它。

周德發也跑來了！看火的人登時湧湧起來，聽見了他不平的喊聲。

『你們放着人命不救，你們救狗命！』

許多人怒衝衝也喊着。

『你去救呵，去了五石谷的主子！』

『人命不救救狗命！』

周德發看着周圍的人都向他怒紅了眼睛，如同那火就是從那些深不見底的

眼睛裏噴出來的一樣。他悄悄的看着風頭，覺着不是味兒，連忙收住了脛打算溜了。可是還想支持着一開頭的威武，好不讓衆人看出懦怯來，所以仍然壯着膽子嚷着。

『失火，怕不就是人放的呢！』

『不要嚷了，麻算盤死了立你的嗣！』

海潮一樣的蕩起了報復的笑和快意的呼嘯。有人在火堆裏抽出半燃的火把亂舞亂跳圍着他取笑。

老朱全回圓了自趣的縐了一下鼻頭。然後對着老虎一扯嘴。

老虎便駑馬似的向周德發的身上撲！

被撞破了的臉孔

遇見那張臉孔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事。從那次我懂得了「自信」……那對我是一個不朽的寓言。

我被從×××部提出之後，又被送到看守所裏。那時已經很晚了。放進月時，全看守所的犯人都已入睡。走廊燈光亮着，非常空廓沉靜。

看守讓我們在樓下甬道上，站成一排然後分撥到各牢房去。我是被派在辰字第十一號監房去的，在樓上。

一進門，便有被關進「太平間」裏去的感覺。昏黃的燈光之下，地板上頭頂頭的躺着黑壓壓的一片人。遲疑的不知道躺在那裏是好。因為根本尋不到安放我的位置。

『——禽你媽的，脫去鞋，到你家了！』

不知道是誰在罵，便脫去了鞋拿在手裏，走到盡頭。不見一個犯人——少半個的模樣——打橫睡在別人的腳底下。我想我的地位，一定是在他的下邊使蜘蛛似的委在他的腳下，一會兒，把鞋子放在頭下，我便得着休息了。

天光一亮，我突的被驚醒了，是一種不自覺的驚醒。起來坐了一會兒。但是必需照例的穿衣，洗臉刷牙等等的麻煩的——舊的犯人都醒來了。

二十六隻眼睛都盯在我的臉上。

『犯的什麼案？』——問着。

『學生』——又問。

『嘿嘿！他娘拉個×；學生？學生還是丘八的兒子呢，丘九！』——又自問自答。

一張臉孔，糊滿着專橫，自私，殘忍和欺詐的表情來……是個穿一層皮的土劣模樣的矮老頭子，操着河南北部的口音，在地上走場罵着。

我猜定這就是昨夜給我「下馬威」的那個了不得的人物。

對於這張臉孔我是熟習的，我看過有多少奴隸總管，屠夫們，紳士，百夫長，頭目

……有着這同一的臉孔。祇是不知他爲何對我這樣的激憤。

旁邊一個農民村的年青人拋出自己寒儉的衣包，意思是讓我坐在他的包上。我陌生的坐在那裏，眼前一個缺角的痰盂，發出腐爛了的葱皮味，四邊橫豎的掛滿了綠色的濃痰。這是我一早起發現的最可貴的友情之一。

『你前邊有「存款」嗎？』矮老頭子臉上每條粗皺的縐摺都爆炸的在喊。農夫用肘偷偷拐我，眼睛回卜看着，裝出未曾說話的樣子告戒我。

『你說沒有！』

一個山東大個子，替那矮子作義務翻譯。『問你呢，你有錢嗎？有就說有，沒關係！』居然頗有循循善誘的風度。

我搖搖頭。

『沒人給你送錢嗎？』那張臉孔如今完全是個嚴厲的法官了。

我還是搖搖頭。

『這兒也沒有親戚嗎？』

依然是搖頭。

『你是啞吧！』他完全忍耐不住了。

十幾個人都殺威棒似的將嗓門高高舉起——一聲威喝，轟聲大笑起來！

『你進來過多少次了？』一個語氣裏很擔心我是個「牢混子」不能順從他們的宰割。

『至少也有七次！』另一個又惟恐我不是個老資格，以致減低了他們的興趣。於是便帶着獎掖後進的大度與寬容。

『你說，沒關係，坐過十次的是英雄，滾過釘板的吃遍天下。』

大概因為我的確不是英雄。

「真的學生！」於是引起了極度的傷心，便詛咒起來。

「不是學好的，吃喝嫖賭殺人犯……你犯的什麼案？」

「那還用問，學生，哼，學生還不是大安門開個會來，西四牌樓散個傳單不哩！」

另一個替我回答。

「哎，就是，就是，國家都是他們給鬧壞了！」

「還得摟摟迷死們跳跳舞不哩！」有人予以補充。

「小子（音哉，北平土語）你也摩登了！」

「我顧得，摩你——」口吃的了，摩在禿頭的頭頂上——「雞雞巴燈！」

一個天津青皮模樣的人，滿臉橫肉，慄栗抱着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學生正在貼臉。

那邊那個小商人，披着灰色皮袍，灑開衣襟，存虔心打坐，祇有他閉目不笑。

屋裏分兩行，頭對頭一行七人。東邊為首的是那山東大漢。穿着他的就是那張

臉孔大夥都叫他干老頭。貪財謀殺卡一條人命，是我們的皇帝。

再下是個口吃。巴結那張臉孔最賣力氣，所以被派在第三位；以便隨時侍候。第四是禿頭。第五是位在禮大爺，腳上的腳鐐，已經磨得賊光，這就足夠說明他的權威，別人因此對他都十分恭敬。再下是小商人和那偷自行車的中學生。

西邊這行，第一個是從前右守所的科員，因為行賄下獄；勢力昭耀一切，河南矮子也得懼他三分。爲了體面，石守都叫他張科長。他和天津高皮打直睡，兩人佔四人的鋪位。身上穿着緞袍，絲面沾滿了油漬，香燻從不離口。

第三鋪，是剛來的一位鄉下老實小地主，毆打大美公司的收賬員，吃了官事。因爲是新來的，又是一塊肥肉，所以破科長石中，現在且和他商量吃三餛飩餃子。

第四是農夫。再下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學徒模樣的人，職業是扒手，翻着一雙魚白眼向人低能的望着。

少掌櫃比我多來不幾天，並且錢還沒化足，所以河南矮子和科長都主張——

「還得撇着他！不過祇要孝順到了相當程度時，是不難取得優越地位的。」

我們這邊與東邊比較起來，雖然也是七個人，但實際已佔去十個鋪位的大小了。何況還有一隻可尊敬馬桶，使你時時刻刻的，總想躲得很遠的，雖然是永不能。

所以少穿櫃寧願放棄了與馬桶為隣，而取了小地主，農夫，口癡等人脚臭擴散的地方。

最與馬桶接近的是我。或者說，我之卜是馬桶。

「讓他倒馬桶去，」那張臉孔咆哮着。「他」是代表我的專用詞。這裏指手畫脚的講我時都用「他」代的。

「有人理髮嗎？」一個穿便衣的人走進來。

小地主要理髮。

「最癢的慌，剪剪，出出火！」

小地主起來要跟他去，那人輕貌的推他一把。「你多少號？」

「一百二十一號。」

那人從耳朵丫子上取下一段小鉛筆來，記在小冊子上。回過頭來。「一二一，等會叫你。」出去了。

「有人開客飯嗎？」又有人來問。

「來了，來了。」那張臉孔喜形於色，忙着找紙筆去了。

「我們的大學生不開客飯嗎？」

「你前邊有存錢嗎？」

「好，等會叫他倒馬桶！」「來，開單子，開單子！」那張臉孔一面——威武的吩

咐山東大漢去寫，一面像大蝦蟆似的儘管在地上跳來跳去。

山東大漢拿過紙筆來，對着小地主睬也不睬的問着。

「郵票一百分，好不好？」

『好。』

山東大漢在紙上寫郵票兩元。

『大號瓷缸兩個，留你刷牙用！』那張臉孔在用御口吩咐。

『刷牙一個就夠用了。』小地，覺得擔負太重，又不敢違抗，臉却紅了。

『你買兩個吧。手巾三條，天就該熱了，擦擦汗來，都使得着。』

『用了那些嗎？』

『這是給你使呀，你自己用還捨不得，那麼不用開了，我不侍候這分！』

『嘿，您別生氣。您瞧着辦，您任辦我任領！』

『哎，這才像話。』科長在那兒接下腔。『開一片鹹菜來！』

『兩塊胰子，一個臉盆！』

小地主臉緊張着。『好，對了，臉盆得用。』

『我替你想的多周到。新筆兩管，信封信紙各一打。』

『我不會寫信。』

『你這人好不知好歹，你要託人寫家信，人家還給你墊上嗎？』

『是，是，我還沒想到這一層。』

『還有草紙一刀，行了，其餘的改天再寫吧。』

小地主長長的出口氣。

『不行，』口吃正用一塊馬口鐵片切白菜，『香，香，香油，醋，醋，都沒有有了。』

『對對，半斤香油，四兩醋，一斤醬油。』那張臉孔恨恨的拍了一下大腿。『喂，再來一瓶味之素吧，一個揖作到底，我半年沒吃味之素了。』這樣我們的皇帝圓滿的結束了他欽定的貢單。

山東大漢寫完，小地主額角已經涔出一粒一粒的汗珠了。

他剛措措，想坐下好好的出口氣，可是外邊小館來人了。

科長發了話。『來一百五三仙餛飩子，一盤口蘑湯，喂，來一百二罷！』

山東大漢逼着小掌櫃的作三盃大蝦面。

科長對小地主說：『你看我多憐惜人，少費了三十，咱們不能刻敲人！』

在禮大爺讓那打坐的小商人請他吃苜沙包。

這張臉孔一看祇有我沒油水，旬個粗摺都虎虎有勢的緊繃起來，臉上鋪滿了陰雲。

『我在這五年了，（誰知他怎能在看守所裏住了五年！）誰不知道我王老頭。我待人多好，我不打你們不罵你們就早高看你們。我待你們年青人，就像待我自己的兒子一樣。我傷心了，我的皮襖都被一個我體恤的難友穿去了。我待誰不好過？可是他出去，連封信都不給我來，他沒良心，可是人誰又有良心哪！非這樣治你們不可。我王老頭那樣對不起你們，我不打你們不罵你們就是好的了！』

『那是，那可真是！』小地主連忙奉承。

『那自然，您這還是好的呢！』小掌櫃語氣裏帶着市儈的狡狴。『要在前清那

還了得，咱們沒見過還沒聽說過嗎？回清大封異，讓你喝尿你也得喝呀！像你這樣的還算是幻的呢？」

他似乎也在「揚風」，河南矮子聽了臉上一沉，還兀自叫着：「沒良心！沒良心！」小掌燈這邊便一聲不敢再響了。

橘肉的青皮哄着那學生仔卜圍棋。圍棋的盤是用從破襯衫扯下的花方格子布作的。柑子是用碎紙攪成糊，團成扁圓形，曬乾，一半用墨塗上，一半不塗。

禿頭在那兒爲科長捲煙，煙草放在一個小木槽裏，然後將紙用手一滾，便成功一棵紙煙了。

口吃將一塊破布，中間包了一星棉花絨，用一個木板，在地上搓着，搓着，棉絨冒煙了，更搓着，棉絨着火了。他愉快的給科長點煙。

王老頭倒背着手，在地下來回踱着，突的他在地中心立住了。

『字櫃的，你的官司我替你打吧，準保贏！』

大家聽見他這樣神通廣大，眼睛都發亮起來，驚異的隨着他來回的移動偷覷着。

『——那行嗎？』小空櫃吃了一驚的問。

『哩，怎能不行呢？我都包攬了四份了，這就是咱們中國司法黑暗的地方，才有這樣的方便，別錯過了機會，千載難逢！』

『你也不像我呀！』空櫃的臉上突然的顯出憐憫、傻氣的，漲滿了猶疑和希望。

『哩，還用像不像，你這小案子，給我五千，我就像你了，管保讓你打贏！我有三個無期，一個人命五萬，無期一萬，人命已經打成無期了，一個無期一個打剩了三年，一個五年，一個打剩了八年，我現在還想找幾個小的，找幾個「幾千塊」錢的……』

『那行嗎？』

『哩，怎麼不行呢？我在這五年了，家裏音信皆無，我指着什麼活着呵？實不相瞞，

我一輩子也不想出去了，我已經賺了十萬匯到家裏去了。你給我不用多，五千就行。你不用管，我替你出庭！」小地主在旁驚詫的駭望着，王老頭的吐沫噴了他一臉。

『我沒現錢哪！』小字根準備躲閃。

『沒現的也行，你找舖保！』

『我說我沒錢呵！』小字根十足的叫出了商人的本色。

『沒錢那就不行了，沒錢你誘拐，至少也得五年！』那張臉孔大小的不行，然了。

『用了那些日子！』

『好，不用明天放你！這是法律！這才偷了一輛車呵，就是二年！你問他去。是嗎，你不是二年半嗎？』那張臉孔氣怒着指着學生，全身變成一個赤紅的肉球，在癡癡中打綴。

學生仔露出羞怯的笑。

「哎呀，我的寶貝，你別要我的命了！」青皮倒在他的身上，讓他給捶身。

「何況你這是偷了人家的小媳婦！」王老頭訕威赫赫的吼着。回頭忽然看見

我坐在那兒，使大喊一聲。『揩地板去！』

然後盛氣的在地上躡着，真是一片神聖的莊嚴！

「捨不得錢不行，這年頭兒，就是錢可通神。沒有花錢的不是。再不然我還有優待辦法：按天算，乾脆，一天兩塊錢，以五年計算。我打少一天，你給我兩刀，我打少五天，你給我十元，我打少二年，你給我一千四，我不多要你的。現錢，借據，隨你的便，我王老頭作事從不拖泥帶水！」他眼球裏凝結着要撕裂誰似的光芒。

「嘿嘿，就是沒錢呢！」

臉孔拉長了，老頭兒坐在那兒生氣，像一切的爲土地擴張欲所漲滿了的野心帝王一樣，臉上每道臃腫的縐紋都怒立起來，很久很久的那兒坐着不動。

快開飯了，送水來了。青年農夫和小扒手連忙去接——用我們皇帝的瓷缸，瓦

壺，搪瓷罐子。

「都讓他們截留了，我們沒有搪瓷罐子！」農夫偷偷的告訴我。

「每天渴的比餓的還要命，他們就用這個逼你。好讓你在家人石你時，史求家人帶東西，帶錢給他們。就是那學生，昨天也還帶五十個頭來呢，他們還管他要辣子醬！可惜我太窮，滿想給他們進貢也不成，所以，唉，祇好忍着。」

小竊沒有這許多感慨，祇白着眼睛向人儘望着。

禿頭和口吃在給那張臉孔拌白菜心麻油疙瘩頭，一股清新的菜香播散過來。送窩窩頭來了，這窩窩頭是和玉米皮一起輾的，農夫拐着要我盡量的取了我所應得的那一分，因為他每天都吃不飽。

我接過窩窩頭，一個給了農夫，另一個給了小竊。

農夫一把子把小竊的窩窩頭搶過來：「你他媽的還多吃！」他掉過臉低聲對我說：「上回他偷着多吃了一個，半夜裏拉了一磚兜！屎呀，讓人家走一路的打呀，

他還不要臉，他還想多吃，你有臉嗎？」

白癡不在意的眯着眼，對着他們那邊開着的窩窩頭，呆呆的打主意。

「什麼時候，我們能不受他們的扣剝呢？除非我們有錢，能去孝敬他們，再不然，我們殺過十一條人命，我就也可稱霸一方了。」農夫悲慘的望着菜湯，在那裏搜尋出一片青而帶綠的菜葉來。提起來，舉在鼻子尖上，仰着口，將它吞下。

一會兒，餃子，包子，大蝦面，都來了。農夫連忙放下了窩窩頭到門口小洞那兒去接，然後拭地板，鋪報紙，侍候他們去吃。「高口味，」他稱他們吃的爲高口味。

白癡乘機在農夫的窩窩頭下擰下一大塊來，趕忙往嘴裏填。

農夫轉回來看見，恨恨的罵着，在白癡尚未完全吞下的當兒，慌急的救護出他可能救出的一部分——吃了整個的四個大窩窩頭，露出很幸福的樣子。

白癡試探着要到那邊偷窩窩頭去。

「雜種！」那張臉孔多麼機警呵，他分明背面坐着也能看見。

『我沒有拿，我摸摸！』白癡愚蠢的分辯着。

『雜種，上回打誰來！』那張臉孔咬着牙罵着。『活雜種！你的皮又癢癢的慌了！』說完目光向我猛烈的一掃！

等他們都吃完了，學生吃他們剩下的餃子。禿頭，口吃忙着刷盤，白癡，農夫擦地板，小地主，小掌櫃也都動手收拾。

吃完午飯就「放茅」，我不想去。『你這時候不去，等下午就去不成了。』農夫告訴我。『下午也放一回，可是要有一人「求茅」，就是不在規定開放茅廁時間內請求出去大便。』這屋裏其餘的人就都不許放茅了，可是他們那一天都求茅，就成心和我們爲難！』

『住在這裏你知道啥價錢嗎？一天一塊也打不住……這比旅館還值錢，你看見那小地主嗎？進來三人就花了二十多塊。那是特等，普通算頭等一元，二等五角，三等逢五初十，按期進貢，我們這樣忍苦受餓還得奴打奴做！』

『你是什麼案子？』我乘機問他。

『唉，不用提了……交不上糧……』他不言語了……

『放茅了，放茅了！』外邊人叫着。『不要給「他」手紙，不要給「他」手紙！』我們的皇帝向他的臣民威武的吩咐，對我實行封鎖政策。

大便桶和南醬園的大醬桶一樣的一個都有三尺多高，連排的立着。放茅的人脚就蹬在這半寸厚的桶邊上——兩脚間的距離，與圓桶的直徑（大約三尺來光景）相等，沒有扶手，沒有脚踏，底下便是黃澄澄的一桶流質……「下地的人」用一種走江湖跑馬戲的嗓門，在旁邊催生。『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還拉不完，故意耽誤時間。快點，快點，後邊的人還沒拉呢。快點，快點，快點，快點！』他的職務就是在喊「快點」的，或是與「快點」相類的語言，從不間斷，而且自己就作出一派急悚慌迫的樣子使人膽寒。

放完茅不久就「放封」了。

兩個人一行，下樓梯時看守們像數牲口似的一對一對的數着。

出了過道，就是兩丈見方的一塊小天井，四邊都是二層樓的監房。大家就在這其間繞着圈子走。

上邊有一塊斗大的天光。

向上看看，天光。

天光，我回到屋裏來，靜靜的坐着，我還在回想着這片蔚藍的天光！

樓下忽然打起來了，一個死刑的，打一個新難友，那張臉孔跑到我腳前，把地板上一摞紙塞拔出來，用一隻眼睛從洞裏向下開心的看着。

『打的好，打的好！……打他的頭呵，你爲什麼不打他的頭！』我們的皇帝在熱心的指導。

農夫臉色嚇得慘白，好像被打的是他，小竊張着一雙魚白眼毫無感覺的望着。那張臉孔伏在地上，垂落了髮的老年頭頂，迎着窗戶閃着狠毒的是光，一會兒

他擡起頭來，露出牙齒對着我，顯出一匹餓狼的樣子。

『打得好，一會兒，我就這樣的治你！』

農夫的眼懼恐的看着我。人們都面面相覷。

擱的一拳清脆可聽的打下去，跣跟的頭使很沉重的磕在地板上了，額頭上立刻的青紫了老大一塊！

大概我這時的心情完全是基於一種好奇。『我要是打了你，你便怎樣呢？』
你便怎樣呢？』我竭力的要明悉這事實上的解答！

我想他一定是瘋牛似的咆哮，或者是和我扭作一團打得頭破血出。再不然他可呼嘯那班傢伙來向我羣毆……或者他老奸巨猾，尋機報復。

『反了！反了！』

他一隻手撫着頭皮，一隻手狂舞着。

不一會兒安靜的坐下來，自語自語着。『呵，你打了我，呵！』

大家都驚懼的在注意着那張臉孔的可能的變化和發展。

他在那兒靜靜的坐着，一會兒眼光漸漸的暗淡下去。他的頹唐的老態都流露出來了，額角的縐紋，重疊的堆着，像一個血紫的老雄鷄頸子經不住沸羹似的被汗水瀉浸着。

祇寂寂的咳嗽了兩聲，便和衣倒下，此外一點動作也沒有。

監牢裏爲着一種沉重的氣氛所籠罩，誰都不願無意中多咳嗽一聲。

等到大家都要睡覺時，那張臉孔幽幽的坐起來，一面解衣服，一面自言自語的說。

「半年了，家怎總沒來信呢？……哎，大孫子該會說話了吧……」

大家都避免一種豫感的不幸似的，各人守着各人的壁壘悄悄的睡了。第二天早起，那張臉孔又恢復了往日的榮光，兩眼射着毫芒，對人大叫。

「你倒馬桶去，你不倒我和你拚命！」

這已不完全是威風了！這裏分明頗有一點兒無賴的神氣。

「你，你，你！」

農夫大概首先看破了他所隱藏着的虛張聲勢的作做，無意中笑了。但馬上笑容又爲恐懼所收斂。

魚白眼還是若無所知的冷冷的張着。

小掌櫃幸災樂禍的縫縫着眼觀着他，小地主正在感到滿足。

他喊着似乎累了，有點兒嗆喇。便龍鍾的坐在被捲上，他完全老了，折縐的皮膚，死牛皮朥的貼在骨骼上。從前未曾注意到他的身子難看的瘦小，現在才發現他的兩隻瘦肩所架着的頭顱，是怎樣醜惡的龐大呵，很有些可笑呢，便不禁的聯想到一個叫鷲的伙儒了。

大概口吃這時也有了不同的感觸，便咬着舌頭嘍嘍的說：

「老，老，老了！唉！」

着。

禿頭似乎很想支持住老人往日的威風，無主意的搔着腦袋，頭皮白雪似的落

山東大漢扯起了喉嚨，在企圖復活我們皇帝已失的威嚴！

「打他去！就打去！」他在煽惑着。

我雖然不算健壯，但由於我的青春的體格和他的衰敗的老熊對照的看來……

農夫索興放膽的笑了。

「呵，你笑我，雜種……呵！」

他向農夫猛撲過去。

一場好鬥，大家想。農夫擺開了五花肉的肩樑，又開步，等着我們瘋狂了的皇帝的襲來。

王老頭蹣跚了一下，撲過來。但意識到自己大概不是農夫的對手，使回首向後望着。似乎在徵求誰的援助。意外的是口吃和禿頭也裂開了大嘴在那兒吃驚的望

音。

「你！」

我們的皇帝叫着伸出拳頭比畫着，又回頭望着。這回在他眼中可以讀出不是要求幫助而是希望別人勸架了。

禿頭說：「他打不過老頭的，老頭子有內功！」

口吃和他打賭：「看那莊稼小子擺的騎馬蹲橋勢，一定是練過拳的！」

大概科長和山東大漢，此時也和一般權勢者一樣，對於同一階層者的命運：平時互相維持均勢，一面有覆滅危險時，則設法子以支持，如已經完全覆滅了，便搓着手，探着頭，表示出紳士的惋惜。這時最要緊的是竭力避免捲進旋渦，以防陪着失去體面！

現在他們覺着是保守自己的體面第一了！

「嗶，你乾打雷，不下雨，（虛張聲勢）算嘛勁呢？」

農夫覺出他對手的無聊，搓搓手不耐煩的坐下了。

一句話掘出了活生生的真實，有人禁不住竊笑了。

這時我們的皇帝臉上泛着一道迴光反照的頰紅，團縈的面頰，兩塊半死的腐肉，爲憤怒困惑的情緒所激而突突顫動着，青腫的一塊，被掃破了的窟窿！他似乎是在很想老羞成怒的打鬧起來，但大概是看大勢已去，那樣犧牲的更多……於是便頰唐的把頭垂下了，彷彿是在措置其他的報復方法。

一刹那以前，這張臉孔充滿着勢力，莊嚴和不可侵犯的威稜。他全破的感情，簡直就是一個帝王的符號！但此刻就如一切都被那反叛的一擊所掃破，無邊的魔法卻從那紫腫的窟窿裏風化了！

後記

美麗的花常常是沒有果實的。

不美麗的菓實却常有。

好的文章常常是沒有序文的。

不好的序文却常有。

以下算是序文。

中國的聖人將人類的情感分爲七種：喜，怒，哀，樂，憂，傷，恨。其實勿寧說是七種現象，或者更多。我以爲情感的實質，祇有兩面，卽所謂「好忠之心人皆有之」是也。

一面是愛，另一面是憎。

憎的哲學在中國是不破允許的。

而愛的哲學却運用的最爲澈底，最爲廣泛。

有這樣的傳說：

有一個男人生了惡瘡，將不治而死，他的妻想盡了方法，爲他求醫，毫不奏效。

後來遇一神僧，告訴妻：『你能用你的口去吮吸他的膿潰，一口氣吃在肚裏，不

許作厭惡色，他的瘡馬上就會好了的。』

果然，病人的妻便這樣作了，吮吸了，吃了，嘔吐了，這病就好了。

我不知道，何以這個妻會有這樣偉大的先天性殺菌能力？爲什麼還必須要她

親口吞食那膿潰，而且爲什麼還不許她露出厭惡之色？

我疑心這是男人自己編造的故事，用來說服女人的。

對於一個無論在道德上在肉體上膿潰腐爛已經到了何等地步的丈夫，但爲妻的依然應該毫無嫌惡，毫不厭倦，默認着，忍從着，愛撫的將那些膿血滄痍，吞食在自己肚裏，還給丈夫一身的清白。

這是一個妻所必需有的本分。

這樣的愛的法律之後，隱藏着四千年來中國女性被男人奴性的役使，無間言的躺在床鋪上，不許憎嫌的吞食男人們用自己的特權所釀成的毒菓。

死本來並不是受歡迎的恩物。但倘是君加於臣的，則說「賜死」。由於這個「賜」字看來，死到是一件可尊貴的禮品了。所以這顆腦袋在落地之前，必得北向遙拜，向天子嵩呼謝恩，然後才算受之無愧。樣兒是滿親愛的。兒子愛父母，必須割肉療疾，奴才愛主子，則惟有雪山凍斃。這個愛真算愛的澈底。不過，這個「澈底」早已有人指出：被愛者祇在玩弄威權，愛人者不但澈底，而且漏底，由此拉倒，完蛋。

這樣磅礴敦厚的愛，雖然足使傻子贊嘆，却令別人頗不放心。爲什麼偏偏都是單戀，都會一頭吃虧，而且這一頭總落在軟弱的這一邊。

愛，到了這個程度，祇有使人毛骨悚然。愛是吃人的。

愛的經典上寫着。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密，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但我寧願憎恨。

據說愛的法律就是上帝的法律。

我曾聽說過拿破崙的法典，看過金鸞殿的「金牌」，身經過「瓜蔓抄」的盛世。却總不看見上帝的法律。

後來在監獄裏，知道講佛經的老和尚已為聖經所替代了。在「匪區」收復之

後，是牧師來拯救他們靈魂來了。當「光榮之子」派遣羅馬健兒到阿比西尼亞去宣揚文明時候，沿途有代表上帝旨意的人爲他們祝福……。

恍惚間，我認識了愛的法律。

但我寧願憎恨。

假設我能有摩罕默德的寶劍，我的可蘭，將更爲簡單。

憎恨那些可憎的吧！

即使我是鳴的鑼，我也要敲出這種聲音。我是響的鈸，我也會打出這種聲音的。讓我以嬰兒的言語來表達我的心願，是這一句。讓我在垂危時，所呼出的絕叫，也祇是這一句。

相信憎恨是戰鬥的火源，戰鬥是愛的澄清，愛的創造。

相信沒有憎的愛是罪惡的姑息。

相信第一個將火盜給人間的大勇者，是神的憎恨者。

對於蛆蟲無憎，對於花朵有愛的人，容或是有的。

對於蛆蟲憎恨，對於花朵無愛的人，是沒有的。

三。
二八。
三七。